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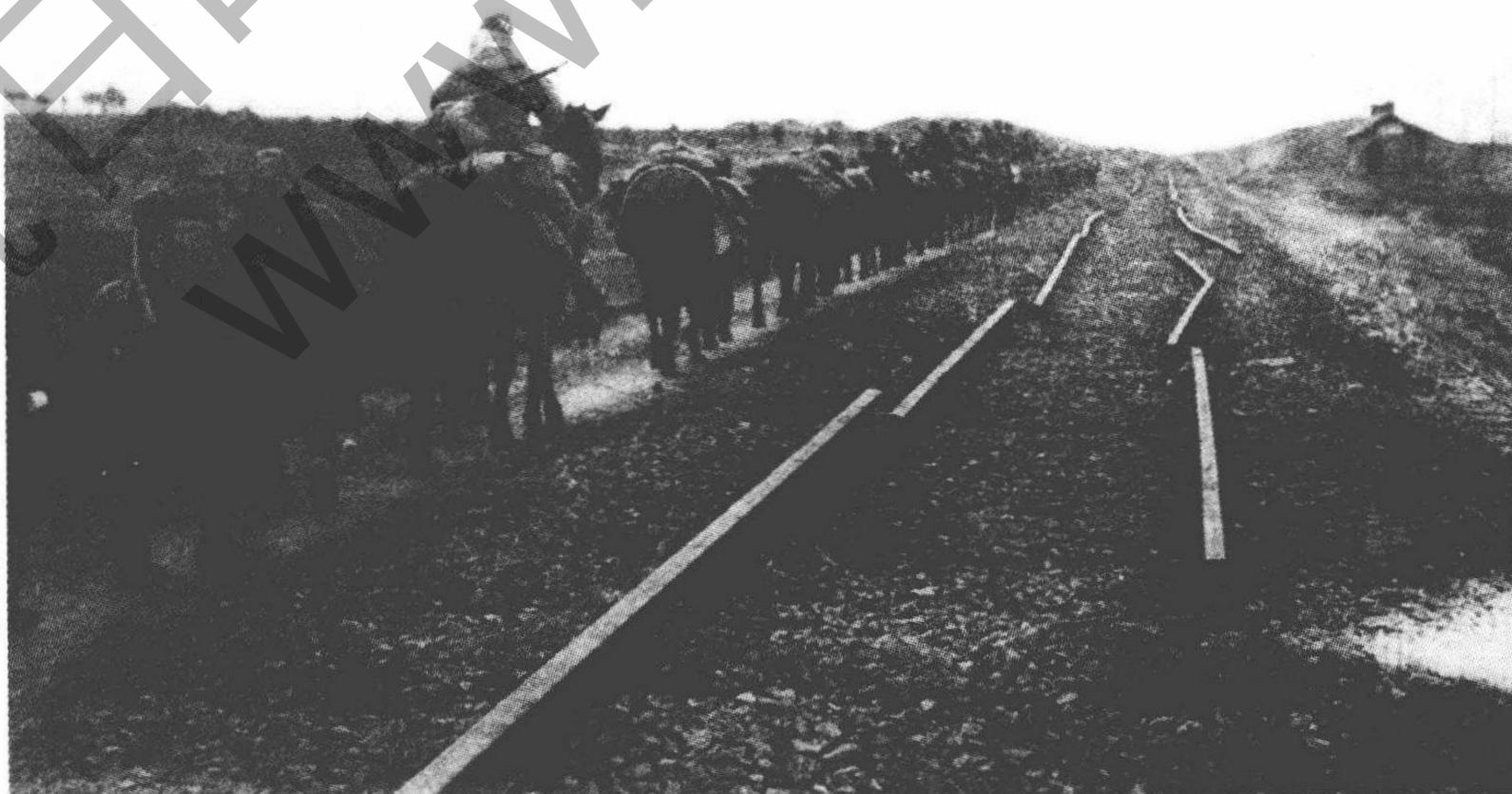
徐州会战

第一节 津浦路沿线序战

一、津浦路南段游击战

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陷落。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为了沟通南北战场，以打通津浦路、占领徐州为作战目标部署兵力。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于12月中旬组织大约八个师团的兵力，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进，并以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沿津浦路北进。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令西尾寿造组织所部第2军沿津浦线向南推进，一直挺进到鲁南大运河一线。西尾寿造依此命令部署进攻，令所部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津浦线向南攻击，突破中国守军防线，占领铁路沿线城镇和车站，建立据点，扩大战果，挺进到鲁南大运河一线，逼



沿津浦路北犯的日军

近徐州。同时，寺内寿一又令直属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沿胶济路向东进攻，占领青岛，然后由潍县南下，策应第10师团作战。整体战略：南北夹击津浦线，会攻徐州。

中国守军华北战场已败退黄河一线，针对战局的变化，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20日向各战区发出训令：为了粉碎敌军速战速决，攻占点线，必须全面抵抗，消耗敌人，因此各战区的军队、行政、党务机关，均不得离开原战区。为了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线之纵深，配备有力的部队以增强抵抗力，同时在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战。在作战方针和



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徐州

军事部署方面，调集精锐部队控制武汉及豫、皖边区，并予以迅速补充、整顿。从山西、河南、江南抽出有力部队，以增强鲁中及淮南的兵力，巩固徐州，力保豫北、晋南，阻敌南渡黄河威胁武汉，广泛发动游击战，牵制和消耗敌人。

南京失陷后，日军南北夹击津浦线，作战区属第5战区，最高统帅部赋予第5战区的任务是：保卫徐州，确保津浦、陇海两线枢纽，巩固武汉东北战线。规定第5战区在北线实施攻势行动，击破北路进攻之日军。在南线实施防御作战，阻止日军于淮河一线。

据此，李宗仁先以第5战区现有兵力，积极策划、认真组织对日军的抵抗。以李品仙第11集团军布防淮河以南津浦线，其主力刘士毅第31军在明光一带设防，相机“游击”敌人。于学忠第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凭险拒敌。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所部孙桐萱第12军、曹福林第55军在津浦北段山东境内布防，阻敌南下。其他部队暂守原防，根据战局变化和敌军动向，再相机用兵。旋即调驻防海州的庞炳勋第3军团，北上驰援临沂，堵截敌板垣师团部南进，庞部海州防地，由驻防苏北的缪澂流第57军接防。

中国最高统帅部充分认识到保卫津浦线、保卫徐州的重要性，决心投入更多兵力，展开徐州会战，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尽力迟滞日军的进攻“节奏”，以空间换时间，为下一阶段的抗战，为保卫大武汉，争取更为充裕

的时间。当李宗仁离开南京北上徐州时，蒋介石就表示，日后从京沪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皆归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打响之后，最高统帅部不断向前线增兵，先后投入数十万大军，仗越打越大。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中国守军与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会战，这场会战被称之为“徐州会战”。徐州会战经过津浦路沿线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徐州外围战与徐州突围等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日军投入约8万兵力，以津浦路南段为主攻，北段为助攻，南北分别向徐州推进，中国守军先后参战部队达7个集团军和1个军团（有些集团军或军团未投入全部兵力）。

津浦路南段的作战是以桂系的李品仙、廖磊部在皖北的“游击战”开始的。

李品仙，广西苍梧县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追随湘军将领唐生智多年，戎马倥偬，屡有建树，遂升至军长、方面军总指挥，成了唐生智的左膀右臂，得力干将。李品仙参加过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宁汉交战，李宗仁大败唐生智，李品仙部接受新桂系改编，并率部参加了国民党军的“二期北伐”。旋即，蒋桂战争爆发，李品仙又背离桂系重入唐生智麾下，归属蒋记中央。随之，蒋唐战争爆发，唐生智大败，其部被“分解”改编，李品仙成了光杆司令，远走香港经营农庄，等待机遇东山再起。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应李宗仁之邀，投身桂系行列。因曾有过背叛桂系白崇禧之举，坐了几年冷板凳，直至1935年夏担任桂系总部参谋长，始被重新重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广西动员兵力，组织参战军，李品仙被任命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7、第31、第48三个军。

广西军战斗力较强，因为广西省普遍实行兵役制，有较充足的兵源，而且李宗仁等人经营广西多年，提倡尚武精神，注重民丁训练，更重视部队的军纪教育和军事训练，尤其注重对部队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和使用，因此造就成广西军作战勇猛、顽强，坚忍不拔的作风。李品仙第11集团军奉调北上抗日，其中第48军、第7军先后投入淞沪战场，另组成第21集团军，由廖磊任总司令。李品仙第11集团军仅剩第31军，编入第5战区序列，李旋即升任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李品仙虽然不是李宗仁一手培养的“嫡系”，但已归属桂系营垒，颇受李宗仁重用，其所率部队，是地地道道的广西军、李宗仁的“亲兵”，李宗仁指挥起来，驾轻就熟，如抬手挥臂般自如。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附三个联队在师团长获洲立兵中将率

领下沿津浦路北犯，连陷滁县、盱眙。1938年1月18日，日军占领明光；随即兵分三路，向蚌埠进攻。李品仙于1月5日把第11集团军总部从徐州移至安徽寿县，就近指挥作战。李品仙命令第31军以一部在刘府附近，主力在凤阳、红心铺附近占领阵地，采取攻势防御，对沿铁路线北进之敌实施侧面攻击，寻机分割围歼敌军。另以一部进出张八岭、明光一带实施游击，迟滞敌军前进。与此同时，第5战区长官部急调于学忠第51军拒守淮河，命新加入第5战区的徐源泉第10军速向合肥挺进，以策应第31军作战；杨森第20军在徐源泉部未到达之前，以一部留守和县、裕溪口等处警戒江防，主力移驻安庆，担任江北防务。为增加淮南地区兵力，第5战区请示统帅部同意，急调退出淞沪战场后在浙西休整的廖磊21集团军北上，从九江渡江，向合肥集结。



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

二、淮河阻击战

1938年1月28日，刘士毅第31军在给北进日军以重大打击后，奉命西撤，让出明光。日军占领明光后，以为中国军队已经败退，便展开大规模攻势，2月初占领定远、蚌埠，并准备强渡淮河，继续北犯。廖磊第21集团军赶到淮南地区后立即投入战斗，在明光、池河、定远一带进袭日军侧背，猛烈攻击日军后方战线。第31军在李品仙指挥下也主动出击，在空军的支援下，把津浦路南段截成数段，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孤立之敌。日军先后损失两千多兵力、战车百余辆，因腹背受敌，害怕后路被截断，不得不将主力暂时南撤，放缓了对淮河防线的攻击，双方在津浦南段形成胶着状态。

李品仙、廖磊率部在津浦南段“游击”，拖住了南线日军的北进，大大减轻了淮河防线的压力，打乱了日军会攻徐州的计划，为实现李宗仁“阻南打北，各个击破”的战略意图，在鲁南地区相机打击日军创造了条件。

参加淮河阻击战的中国守军，主要是于学忠的第51军。于学忠，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奉天旅顺。曾在北洋军中供职，为直系吴佩孚的爱将，北伐军兴，吴佩孚兵败之后，于学忠依附奉系，追随张学良以立足，屡建大功，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重用。后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因为对日态度强硬，在日方

压力下，被排挤出华北。于学忠率第51军入陕、甘，为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到来，于学忠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学忠所部被调到江苏淮阴一带驻防，部队整编为第113、第114两个师。抗战爆发后，军委会任命于学忠为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率第51军驻防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津浦路上的游击队除了袭扰日军外，还帮军队挖筑工事。青岛，防御日军海上登陆。日军沿津浦路正面进抵黄河北岸，孤军守卫青岛已失去战略意义，而且南京失守后，日军南北夹击津浦路，津浦南段防务薄弱，因此第5战区长官部命于学忠率部撤出青岛，增援津浦南段防务。

旋即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擅自弃守，津浦北段门户洞开，徐州正面危急。李宗仁急电于学忠：“着第51军速开砀山黄口附近，归入第3集团军之序列。”并任命于学忠继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督率第3集团军部队迅即堵塞津浦北段门户，阻止日军南进。实际上于学忠能直接指挥的部队，仍是第51军的两师之众。由于其他友军部队及时“补位”，拼命抗阻日军的长驱直入，使北线战局趋于稳定，于学忠部在砀山黄口一带未继续北上。

1938年1月中下旬，津浦南段日军发动攻势，第31军让开津浦路正面，撤至铁路西侧山区伺机反击，定远、临淮关、蚌埠相继失守，淮河防线危急，李宗仁急调于学忠率第51军驰赴淮河北岸布防。

于学忠及第51军属东北军旧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日情绪高涨。第51军的装备、战斗力较其他地方派系的部队为强，且东北军部队官兵欲报国破家亡之仇心切，抗日情绪强烈，士气旺盛。虽仅两师之众，但足可以战。

2月2日李宗仁电召于学忠赴徐州面授重任后，于学忠立即率部奔向指定地点，在东起五河、西至怀远的百余里防线上布防，迅即投入战斗。同日日军占领蚌埠，中国守军全部撤到淮河北岸防守，并炸毁淮河铁桥以阻敌。

日军第13师团占领蚌埠后，在临淮关、蚌埠间组织两千多日军乘民船、橡皮筏，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强渡淮河。遭到刚进入防线的第51军牟中珩所部114师第342旅将士英勇阻击，“敌军落水、死亡者不下三四百人”。

2月4日，刚刚运到阵地的周光烈第113师也立即投入战斗，把渡过淮河登上北岸的日军三四百人全部歼灭。

2月5日至7日，临淮关至蚌埠、怀远间连日均有叙烈炮战，双方空军也投入战斗，全线战火弥漫，中国守军数次击退日军的北犯。

2月8日，日军六七百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蚌埠北渡，一度攻入北岸小蚌埠街内，第113师337旅奋起抵抗，674团团长梁忠武率部反击，将攻入小蚌埠之敌击退。9日，日军七八百人，再次强渡淮河，向小蚌埠中国守军阵地轮番进攻，守军674团赵营伤亡过半，被迫退出小蚌埠。674团急调孙营增援，于学忠亲临前线督战，第339旅旅长窦光殿也身先士卒，到火线指挥作战，士气为之大振。孙营为夺回阵地，组织敢死队，孙营长感情诚挚地动员道：“我平时与你们相处甚厚，时至今日，无论为国、为部队、为自己都要拼命，要反攻！”他带领敢死队，率先冲入敌阵，先后两次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中国守军的互相配合下，“经过自辰（8时左右）至未（14时左右）一场血战，终将渡河的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之前”，夺回小蚌埠阵地，敌军被“击毙落水者三百余人，生俘者二百余人”。中国守军大获全胜。

日军不甘心失败，更疯狂地组织反扑。

2月10日，3000日军从临淮关方面晏公庙西强行渡河，攻占淮河北岸黄坂子、王庄、前坂子等村庄，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342旅旅长李雨霖亲临前线指挥，全体守军展开反攻，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至下午3时左右，经过数次冲锋，将全部失陷村庄夺回。

11日晨，敌13师团集中主力再次强渡淮河，向第114师、113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第114师阵地多处被敌突破，伤亡惨重，“官长伤亡七十余员，士兵伤亡二千余人”，“预备队已尽数使用”，全体官兵已“两昼夜未食未眠”^①，未能收复失去的阵地，被迫转移到沫河口、四铺之线，继续组织抵抗。第113师阵地也受到日军攻击，“小蚌埠一隅已反复争夺达四五次之多”，守军第674团官兵伤亡殆尽，团长张儒彬受重伤，小蚌埠遂陷入敌手。^②

第51军防线被撕破，战局十分危急，于学忠分析战势，决定趁日军过河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展开总反攻，夺回失去的阵地。于学忠重新调整、部署

^① 《陆军第114师临淮关大小溪河等役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陆军第113师临淮关大小溪河等役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部队，组织反攻。他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布置反攻，作战前动员。于学忠语重心长地向部将们说道：“只有更坚决地抗战下去，才可以生存，和平妥协，结果总是灭亡！我们东北几年来的亡省之痛，刻刻在心头，难忘的仇恨酝酿着，全军官兵皆热血鼎沸，这次终究有机会与仇人相见于疆场了，我们下了必死的决心，战斗在津浦线……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敌军总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我们在正面血拼硬战，使敌人的进展，延迟了一小时，即可使我后方的阵地多一小时的强固起来。”

第51军全军将士上下一心，士气高涨，誓与敌军决一死战。

2月13日凌晨，第51军展开总反攻。军长于学忠和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114师师长牟中珩及4位旅长，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并限令各部必须夺回失去的阵地。经过八小时血战，迫使临淮关方面的日军退回淮河南岸，第114师阵地全部夺回。小蚌埠方面反攻持续了一天，渡河日军被第113师部队两翼包围，战斗异常激烈。

恰在此时，援军张自忠第59军赶到，接替第51军防线。伤亡严重的第51军撤离火线，转移到宿县南西寺坡一带休整，由第59军全面负责淮河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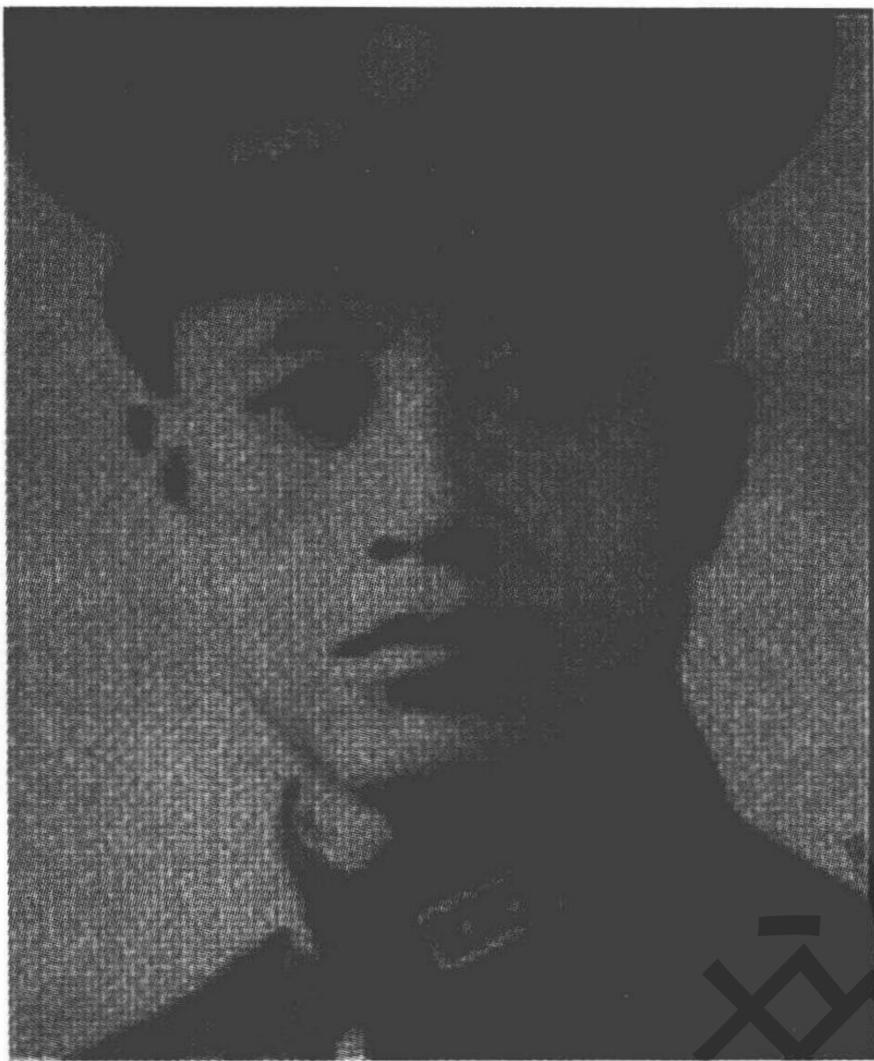
15日，第59军军长张自忠下令全军对敌实行主动攻击，他训令全军官兵时态度坚决地说：“我带领大家一起拼命保国”，大家要“奋勇前进，不准后退”。^①

第59军组成左右先遣队，向日军占据的淮河北岸各据点猛烈反击，18日大部分阵地被夺回，20日收复小蚌埠，困守小蚌埠的日军被歼灭大半，残敌逃到淮河南岸。

与此同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淮南由津浦路主动西撤的第31军和从浙西增援而来的第7军，积极反攻，向津浦路“游击”，并联络空军，轰炸日军占领的津浦线和日军据点。津浦南段日军腹背受敌，敌第13师团不敢在淮河一线贸然进攻，并把淮河北岸所剩的军队，全部撤回淮河南岸。中日双方遂隔河对峙，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5月初。

淮河阻击战，第51军作战有功，以2师4个旅（均二二编制）兵力，抗击日军1个师团另附3个联队、7个大队、7个中队的航空兵、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铁道兵之精锐部队的进攻，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技术装备上，日军都占有绝对优势，但第51军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消灭日军3000余人。日军付出沉重代价，却未能最后突破中国守军防线而长驱北进，反不得不龟

^① 冯玉祥：《痛悼张自忠将军》，载1940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第51军军长于学忠

缩在淮河南岸。中国守军取得淮河阻击战的胜利，主要由于第5战区调兵布防及时，战役指导方针正确，前敌指挥员抗敌决心大，广大官兵英勇顽强。除此之外，有两点不可忽视，一是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二是第51军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第51军中有中共秘密党员数百人，军、师建有中共秘密工委，团建有秘密总支，大部分连队建有秘密支部。淮河阻击战中，中共第51军工委号召所有党员勇猛作战，带动全体将士英勇杀敌，争取首战告捷，以振军威，以鼓民气，以利抗战。所有党员，均能

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秘密党员第114师684团1营营副罗广智，战斗中率部反击，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顽强战斗直至光荣牺牲。第679团1营1连6名中共党员，在战斗中冲锋在前，英勇顽强，牺牲4人，重伤1人，轻伤1人，由此可见共产党人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淮河阻击战的胜利，迟滞南线日军北犯进程，暂时打破了日军夹击津浦、会师徐州的狂妄计划，从而为北线战场赢得时间。同时大大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在国内各战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韩复榘弃守津浦北段

抗战爆发后，担任津浦路北段正面防御任务的是山东省最高统治者韩复榘及其第3路军。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生于1890年，20岁投军入冯玉祥部。因作战勇敢，深受冯玉祥的信任，得到冯的不断提拔，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而升至师长、军长、方面军总指挥。1929年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韩复榘联合石友三，率部叛冯投蒋。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韩复榘向蒋表示，只打晋军不打冯军，以示他不忘冯玉祥的栽培之恩。蒋介石便任命韩为第1军团总指挥，负责山东防务，

在鲁境与晋军作战。9月，冯、阎失败，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自此至抗战爆发，韩复榘一直在山东省政府主席任上，统治山东近八年之久。

随着日军对华北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趋向强硬，韩复榘夹在蒋日矛盾间，为了自保，他一方面解散抗日组织，取缔反日宣传，尽力向日本显示“友好”，并与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花谷频繁交往，多次宣称“日本不让山东驻中央军”，^①利用日本势力阻止南京国民政府蒋系“中央军”进驻山东；另一方面，他从未公开表示脱离国民政府“中央”，日本人策动韩复榘搞“山东独立”，韩复榘曾与日方代表密商过这一议题，据南京国民政府“大本营”派往山东的联络参谋王道生云，日韩密商的结果是“韩复榘同意维护日本在华特权，保护日本在华一切利益，韩部军队和日军和平相处避免战斗”，日方要求韩时机成熟时宣布“山东独立”，韩要求日军不得进驻山东。^②但日方经多次交涉，对韩施加压力，韩氏却始终未公开宣布“山东独立”，并拒绝在日方准备的相关文件上签字。韩氏不但拒绝了“山东独立”，还拒绝参加日本华北驻屯军鼓动的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阴谋。韩复榘还对日军可能发动的侵略做了一些防范准备，从1936年起他在山东开展民众自卫训练，计划三年内训练完毕全省壮丁；并扩充各县民团，办理学生军训，举办民众军训大检阅，在所部第三路军中开展抗日宣传。

1937年4月，蒋介石电邀韩复榘去杭州晤谈，韩复榘明知如果南下晤蒋，“日本方面一定不高兴，但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们了”^③，他毅然南下与蒋会面，表示了明确的抗日态度。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韩复榘迅即作出抗战部署，他令所部军官安排好眷



韩复榘

① 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载《一代枭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② 王道生：《大本营派我到韩部》，载《一代枭雄》，第234页。

③ 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载《一代枭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属，集中待命，并限令日本驻济南领事馆人员及日侨离境。7月30日韩复榘应召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行前致电国民政府，“主张抗战到底”。^①

会议期间蒋介石虽表示要坚决抗战，但并未开诚布公地向与会者交代统帅部的详细战略意图，韩复榘觉得蒋介石“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认为蒋“并无抗日决心”^②。他返回济南后抗日态度转向消极，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日军试图争取韩复榘不参加抗日，派人秘密飞抵济南与韩晤谈，日方表示只要韩部不抗日，日军可以不在山东驻兵，但须借道山东运兵，韩则表示，不论驻兵还是运兵，日军都不得进入山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淞沪抗战打响之后，中日战争华北、华东两个战场同时展开，韩复榘奉命防守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地区，处于两个战场的中间，日军未从山东登陆，因此没有战事。当日军在华北战场得手之后，分兵沿津浦路向南进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在津浦路北段设立第6战区，委冯玉祥为司令长官，组织津浦路北段的对日作战。宋哲元、庞炳勋等部在沧州一带战败溃退，冯玉祥亲赴济南令韩复榘派兵北上增援，韩认为出兵也无法挽救北线败局，拒不执行命令。冯玉祥指挥不动韩部，无力挽救战局，愤然返回南京。国民政府撤销第6战区，山东战场划归第5战区。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赴济南，与身为副司令长官的韩复榘作了彻夜长谈。与李宗仁的一席谈话，使韩认识到，抗战“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但“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自己的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③。他曾公开向部下说：“要知道作战全靠军队，第一要能保存实力。没有实力还用什么去作战？……我们若能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边，也能有吃有喝，谁也不敢轻视我们。”^④韩复榘的认识和出发点，是近代中国军阀混战、割据形势下拥兵实力派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但不适应中日民族战争的形势，不符合抗日战争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一错误观点，贻误抗战，也害了韩复榘本人。

1937年11月间，日军进攻鲁北，韩复榘调曹福林部在德州、惠民、齐河一线进行抵抗，损失惨重，韩本人过河北上视察时被日军包围，差一点做了俘虏。他愈发认为，不能与日军拼杀，与日军拼杀，“老本”会被打光的，便下定决心“避战”，不再抵抗。韩复榘将所部全部撤退到黄河以南，炸毁黄河

①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长官会议记录第21次，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② 梁漱溟：《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载《一代枭雄》，第224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710-712页。

④ 杜天锡：《韩复榘言行琐记》，载《一代枭雄》，第194页。

铁桥，并部署山东省和济南市政府机关人员和军政官员家属携资撤退。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后，用远程炮轰击济南，但一时无法过河，双方隔河相峙。

11月28日，李宗仁带着作战计划到济南向韩复榘布置作战任务，令韩部以沂蒙山区为后方，守卫济南，必要时撤到沂蒙山区打游击，牵制日军，使日军不敢急速南进。韩复榘顶撞李宗仁道：“浦口已失，南路敌人将打到蚌埠，我们已没有了退路，北路日军若过济南，南北一挤，我们岂不成了包子馅了吗？”他不理睬李宗仁的作战命令，当着李宗仁的面部署撤退，命令部队撤向周家口、鄆城一带，眷属和物资撤向豫西。

12月下旬，日军由青城、济阳间强渡黄河，韩复榘率部南撤，仅留一个师守卫济南。27日济南失陷，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韩复榘循津浦线后撤，设险防守，固守兖州、济宁。韩复榘拒不执行命令，竟然指示部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擅自率部先后放弃泰安、大汶口、济宁，舍弃津浦路，退向鲁西南。韩复榘留一部沿运河设防，主力全部退到运河以西曹县、城武、单县一带，造成津浦北段正面大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

1938年1月初，敌矶谷廉介第10师团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泰安、兖州、济宁，直接威胁到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的安全，致使战局急剧恶化，对徐州会战中国防线极其不利。

韩复榘擅自弃守，直接影响到抗战大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中国最高统帅部对韩极为不满，十分气愤。加之抗战爆发后，韩复榘曾联络川军将



向山东方面进攻的日军第10师团团长
长矶谷廉介



由于韩复榘不抵抗，日军很快占领了济南城

领刘湘，试图“拥川独立”、“拒蒋入川”、“和日倒蒋”，阴谋败露，更遭蒋介石的忌恨。韩复榘的所作所为，已使统帅部和蒋介石无法容忍，决定严办韩氏。

1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在开封主持召开第1、第5战区军事长官会议，诱使韩复榘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面临的抗战形势，研究新的战略任务。蒋介石在会上指出：“我军的战略是什么呢？简单明了地讲起来，就是东面我们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大家知道，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就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了，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但是我们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拼死固守，绝不容敌人进犯。如何守法呢？”蒋介石指出：“一定不要呆守不动，坐以待敌。必须积极动作，对威胁我们的敌人，争取攻势；必须严密监视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尤须尽心研究，想出各种有效的方法，准备各种可能的制敌的方案，千方百计，来打击敌人！特别是在精神上，要设法鼓励士气，加强攻敌的决心，或从正面冒死突进，或由侧面绕道截击，或迂回包抄围攻歼灭，或纵兵深入断敌归路。因为我们部队多，兵力大，就可以四面八方，同时发挥我们主动的攻击精神，配合各种有效的战术，先发制人，攻守自如，陷敌人于被动，使他顾此失彼，应付不暇。如此我们才能够固守，才能够借津浦、道清两路，来屏障武汉。武汉重心不致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随即，蒋介石大骂一些将领的无能，含沙射影地斥责了韩复榘的弃守。

蒋介石说：“我们这几个月战场上的挫失，并不是倭寇的军队怎么多，实力怎么强，也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队，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要被敌打败！”“现在我们丧失了这许多生命财产，并不是敌人已经支付了绝大的代价，硬打进来的，而是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的，所以敌人才敢进来！”蒋介石以津浦北段战况为例斥责道：“敌人由济南攻下泰安的部队，不足一师人，而且不是正式军队。他们如此脆弱的部队，居然向南深犯，这完全是我们等敌人到了就退，既不攻击，也不死守的缘故。”“就是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鄙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就是望风退

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最后，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作战惩罚办法》和《作战奖励办法》各10条，并强调说：“这一办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从此格外惕厉奋发，努力抗战。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从优奖励。哪一个部队作战有功，牺牲最大，就要尽先补充他这一个部队，不仅尽先充分补充，而且要格外嘉奖他这一部队，使他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占着最光荣的一页，为世代子孙立一个永垂不朽的规范！”^①

参加会议的军官将领，大都能挺胸抬头，聆听统帅的教诲，唯有坐在前排的韩复榘，始终耷拉着脑袋，抬不起头来。蒋介石的许多话语都是冲他来的。

大会之后，韩复榘即被戴笠拘捕，旋即被押往武汉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于1月19日，经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何应钦担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担任审判官。24日被处死。

韩复榘作为中国守军中的高级将领，以擅自撤退逃跑罪被处以死刑，“这一严厉处分振奋了士气和民心”，^②“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③与此前后还处分了一批贪生怕死、擅自弃守的军官将领，包括对第61军军长李服膺的处死和对蒋介石宠将刘峙的“撤职查办”，这无疑对制止正面战场军官将领弃责逃跑、振奋军心起了积极作用。

四、孙桐萱、邓锡侯奋力稳定北线

韩复榘将津浦北段弃守之后，北路防线门户洞开，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岌岌可危。2月初，军令部建议李宗仁，可将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河南归德或者安徽亳县。李宗仁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敌人南北两战场的重心，正集中对付第5战区，为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徐州保卫战应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更多的时间，以部署武汉保卫战，指挥徐州会战。徐州占有交通、通信方便之利，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战区司令长官部最合适的处所，其优势是归德、亳县无法比拟的，而且，临战迁移司令长官部，必然影

^① 转引自杨树标《台儿庄战役与蒋介石》，载“台儿庄大战5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436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6页。

响民心和士气。“重心一失，全盘松动，将不可收拾”。^①因此，李宗仁不同意迁移司令长官部，但是，军令部有此建议，中央和长官部不少人都主张迁移，李宗仁不便公开反对，便采取拖延的办法。李派出“设营小组”前往归德、亳县考察，要求详细考察，详细具报，往返费时，台儿庄方面的战局已万分紧张，长官部便不能迁移。有幸长官部未迁，对后来掌握战局和指挥台儿庄大战并取得胜利，徐州确实堪称“心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李宗仁调兵遣将，努力稳定北线。韩复榘弃守后撤之后，为了加强津浦北线的防务，第5战区调于学忠第51军开赴砀山、黄口一带集结，准备投入北线作战，并决定由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于学忠代行该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权。

旋即，因增调川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驰援北线，而南线淮河防务吃紧，遂改调于学忠第51军南下增援淮河防线，投入淮河阻击战。同时，蒋介石考虑到第3集团军仍不失为一支生力军，为调动该部抗战积极性，增强该部凝聚力，为了更易指挥、调动该部积极参战，于1938年1月13日任命该部资深将领第12军军长孙桐萱为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6月7日正式任命为总司令）。

为了稳定北端阵线，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2月10日，李宗仁命令孙桐萱指挥第3集团军袭取济宁、汶上等日军据点，侧击津浦路北段日军。孙桐萱立即作以部署，命令谷良民第56军第22师（谷兼师长）进攻济宁，第12军（孙兼军长）展书堂第81师袭取汶上。各部受命之后，稍做准备，便立即分别由驻地向攻击目标进发。

第22师奉命后从定陶县出发，昼伏夜行，经巨野、嘉祥，于12日晚自大长沟渡过运河，兵临济宁城下。驻守济宁的日军约一千三四百人，大部驻守南关，城里有四五百人，北关没有驻兵，北门城楼驻有少量日军。济宁位于运河东岸，因运河年久失修，东岸一片沼泽，不能通行，只有城关二十里堡有小木桥可以通过。中国军队撤退或增援都比较困难，而日军则可利用兖州、济宁间铁路，随时可以增援，而且驻汶上县日军有坦克和炮兵，机动性很大，可随时增援济宁。根据这一形势，攻城宜速战速决。

2月14日夜，第22师发起攻城战斗。由于缺乏重武器，无法用火药轰破城墙或摧毁城门，就采用云梯攀登入城，由于梯子多、士气壮，拂晓前有九个连攻进城内。天明之后，城墙上日军增加，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无法继续“爬城”。攻入城内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巷战，短兵相接，血战竟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27页。

日，战斗到天黑，九个连牺牲殆尽。城外部队反复组织攻城，伤亡惨重。日军大批援兵赶到，攻城部队腹背受敌，被迫于17日晚撤退到运河西岸。

第81师受命攻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过运河，立即向汶上县城发动攻击，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进行巷战，其余攻城未成，死伤甚多。13日增援日军赶到，双方在城南发生激战。敌机数架对第3集团军阵地狂轰滥炸，第3集团军伤亡惨重，奉命向运河西岸撤退。

第3集团军西撤之后，日军继续追击，19日占领了济宁以西的安居镇，20日又占领了唐家口。第3集团军一部于21日夜袭了傅家庄、李家庄之敌，获得胜利，缴获敌炮4门、战车3辆以及大批武器弹药，暂时稳住了阵脚。随后，第3集团军撤至相里、羊山集、独山集、巨野一线。该集团军后调入第1战区，仍在鲁西南地区对日作战。

与此同时，李宗仁急调刚加入第5战区战斗序列的第22集团军开赴临城以北，支援孙桐萱部作战。

第22集团军为川军，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邓锡侯早年曾就读成都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保定军校，后投入川军，效力于军阀混战，不断升迁，实力渐长。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邓“易帜拥蒋”，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22军军长。随后，邓在四川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冲撞挣扎”，“摔打滚爬”，“起伏升降”，终未沉没，占有了一席之地。邓锡侯以善于观察风向、保存实力见长，被人称为“水晶猴子”。



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

抗战爆发以后，川军出川，奔赴抗日战场。川军编为第2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按照与蒋介石达成的谅解，川军集中使用，给予补充装备。由于战局的变化，为适应前线需要，川军被分散使用，投入淞沪、晋、徐海等几个战场。装备极差的川军，未得到补充，便被投入场，参加战斗。虽然是由于战局紧迫所致，但蒋介石或多或少有“歧视”地方杂牌军之嫌，这对川军的战斗力、士气以致军纪，不无影响。邓锡侯所部，被编为第22集团军，列为第2战区战斗序列，“专对晋东作战”。^①

第22集团军辖第41军（军长孙震）、第45军（军长邓锡侯）两个军，

^① 《第七、二、八战区作战指导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属“乙种军”编制，即每军二师，每师二旅，每旅二步兵团，没有其他特种兵。全集团军4万多人，武器装备极差。主要武器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大刀、手榴弹，以及为数甚少的土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重武器全无，通信、卫生装备器材极少。第22集团军出川前曾要求蒋介石换发武器装备，蒋答复：“前方紧急，时机迫切，可先出发，途经西安，准予换发。”^①该集团军于1937年9月5日誓师抗日，离开成都，徒步出川北上。

10月上旬，先头部队抵达西安，前方战局吃紧，未补充装备，统帅部即严令该部着速东进，过潼关，过黄河，到太原加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时值深秋，该部将士仍着单衣，武器装备又极差，邓锡侯请求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补充装备，遭阎拒绝，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提供，还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造访时赠送了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

10月22日，阎锡山命令邓锡侯“着122、124两师迅速乘正太车开娘子关”。^②部队立即出发，第122师25日到达娘子关西南之马山村，即与日军第109师团发生激战；第124师在正太路阳泉、寿阳南侧掩护友军。娘子关失守，第22集团军以疲惫之师投入战斗，不了解敌情，不了解地形，仓促上阵，与敌周旋，损失惨重，伤亡过半。12月初，该部在离石、赵城一带整补，军、师、旅建制保留，但每旅原有的两个团合编为一个战斗团，全集团军实际只有八个团，总兵力不过两万来人。第22集团军整顿期间，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也率部在该地区布防。邓锡侯与朱德同籍，又曾在护国战争期间相识，算得上“老朋友”，邓多次邀请朱德为第22集团军官兵“训话”，传授游击战术。丁玲带领的“八路军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还为第22集团军演出抗战文艺节目。这对于鼓舞“川军”士气，大有裨益。

第22集团军由于一直没有得到装备、给养的补充，在娘子关之役败退途中，曾路遇一晋军军械库，士兵们出于义愤、出于需要，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有些士兵还“强买强卖”。阎锡山对此大为恼怒，骂该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兵”。^③阎锡山还致电统帅部，要求将该部他调。统帅部欲把第22集团军调往第1战区，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拒绝接收。使“川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低，总认为川军喜好内战、也只会打内战，军纪差、扰民害民，因此，第22集团军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冷遇。

^① 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载《徐州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2页。

^② 《娘子关会战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26页。

正当统帅部不好安排第 22 集团军的时候，在统帅部供职的李宗仁的老搭档、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立即打电话给李宗仁，询问第 5 战区是否愿意接收第 22 集团军，李宗仁正为韩复榘擅自弃守、津浦北段战局吃紧、兵力不敷分配而犯愁，一听说有支可用部队，简直喜出望外，立即答应愿意接收该部，并请统帅部速调该部奔赴鲁南战场。



第 41 军军长孙震

第 22 集团军奉命于 1937 年 12 月底离开晋东南战场，奔赴徐州战场，调入第 5 战区。部队抵达砀山、单县、徐州一带，邓锡侯、孙震亲往徐州拜访李宗仁，受到礼遇。李宗仁呈请军委会拨给该部 500 支新枪，并由 5 战区库存中拨发了大批子弹和部分迫击炮，使邓、孙大受感动。第 2 战区、第 1 战区皆不愿接收第 22 集团军，民众对该部多有“误解”和“非议”，这对邓锡侯、孙震和所部广大官兵刺激很大，他们决心要在抗日战场上洗刷耻辱，用实际行动在人们心目中重塑川军形象。邓锡侯严加管束部队，禁止部队拉夫、派款，严禁官兵擅自进入民宅，受到民众的欢迎。该部进入鲁南之后，抗日情绪高涨而又热情豪爽的山东民众，把该部当作自己的子弟兵，给予热情、无私的支持和援助。第 22 集团军广大将士非常感动，他们真情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

1 月初，第 22 集团军奉李宗仁命令，从徐州沿津浦路北上，阻击从泰安南下之敌。邓锡侯把第 22 集团军总部设于临城，命第 45 军主力由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第 41 军主力集中滕县附近，构筑工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歼进犯之敌。

1 月 20 日，刘湘病故，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 月上旬，蒋介石召邓锡侯赴武汉征求治川意见。3 月 2 日，大本营发表委任邓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任职令；3 月下旬邓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邓锡侯暂离前线及回川之后，由孙震代理、继任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之职，邓所遗第 45 军军长之职由该军第 125 师师长陈鼎勋继任。

2 月 7 日，第 22 集团军奉命进攻邹县，孙震根据敌我双方之情形，作了如下部署：以陈鼎勋第 45 军的 125 师进攻邹县以南两下店铁路两侧地区，第 127 师位于滕县、界河，以一个团兵力向邹县、曲阜地区进行游击（由第 757

团担当此任)；由王铭章(122师师长、代军长)率第41军在临城、韩庄布防，其第124师370旅部署于两下店以西的石墙地区，以增强该地之防卫力量；集团军总司令部仍设在临城。

2月14日，125师373旅主力进攻两下店，一部绕袭邹县，由于缺乏重武器，而日军第10师团防守火力较强，进攻数日未能攻克，2月18日第125师撤回至界河地区。第127师第757团先向邹县以北的曲阜地区“游击”，袭扰敌人，继之在界河与两下店之间继续对敌“游击”。第22集团军以第45军为一线部队，第41军为二线部队，第45军以滕县为据点，在界河东西香城、九山、王福庄、张庄、后圪、金山之线占领阵地，与敌保持接触；另以一部挺进到兖州、邹县、曲阜间进行“游击”。双方在这一地区呈胶着状态，日军一时无力向南推进，相持了一个多月。

由于孙桐萱第3集团军和邓锡侯、孙震第22集团军对日军的顽强攻击和积极袭扰，使第5战区北端阵线暂时得以稳定。



第二节 临沂战役

一、庞炳勋力战阻敌

从1938年3月初开始，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又称台儿庄会战。这一阶段，日军进攻的重点在北线。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目标是：挺进到兖州、邹县、济宁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由邹县南下，攻占滕县、临城，歼灭该地区的中国军队，占领至大运河以北地区。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向临沂地区挺进，占领临沂后，进至峯县，协助第10师团作战。上述目标达到之后，继续扩大成果，扫清徐州外围，为下一步会攻徐州打下基础。

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方针和部署为：调集精锐部队控制武汉及豫、皖边区，并予以迅速补充、整顿；从山西、河南、江西抽出有力部队，以增强鲁南和淮南的兵力，巩固徐州，力保豫北、晋南，阻敌南渡黄河威胁武汉；广泛发动游击战，牵制和消耗敌人。赋予第5战区的任务是：保卫山东、苏北、皖北地区，进行持久抗战。

第5战区是徐州会战的主战场，第5战区部队是徐州会战中抗日作战的主力军，其根本方针为：南线继续“游击”，积极防御，牵制南线日军无力北上。北线坚守战略要地，消耗日军，阻滞日军进攻；阻挠日军第10师团和第5师团会合；机动用兵，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打几场胜仗。

北线战场，战况异常激烈，中国守军进行了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台儿庄大战，并最终取得台儿庄大战的巨大胜利。

日本海陆军间素有矛盾，1938年1月7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以大本营名义命令在上海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部署海军封锁中国沿海，相机攻占青岛。8日，日本陆军亦以大本营名义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派部队占领青岛。寺内寿一令所部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担任此项任务。1月10日，日本海军第4舰队率先从胶州湾登陆，占领了青岛。青岛市长沈鸿烈率中国海军陆战队退至诸城、沂水地区。担任沿胶济线向东进攻、占领青岛的敌第5师团，在铁路、公路已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的情况下，步行跋涉，推进速度缓慢，其先头部队1月13日才到达青岛，该师团国崎登第9旅团14日由南京海运至青岛上岸，坂垣征四郎本人18日到达青岛，整个部队19日才全部到达青岛。这时青岛已为海军率先占领，重要设施皆为“海军

管理”，因此第5师团进入青岛之后，为驻区、警备区等问题与海军发生严重争执，经日本国内陆军、海军上层之协商调停始告解决。

坂垣征四郎部抵达青岛之后，奉命由潍县南下，进攻临沂地区，以配合第10师团向鲁南推进。板垣立即派部南下，向诸城、沂水、莒县地区进攻，试图攻占临沂，然后南下与第10师团会攻鲁南，切断陇海线，攻击徐州。

临沂是鲁南重镇，又是军事要地，若被敌人占领，敌人两支主力合流，将大大增强对中国守军的攻击力，陇海铁路的东段及连云港，以致峯县、台儿庄、徐州，必将受到严重威胁，战局将不堪收拾。

胶济路潍县、临沂间部署的中国守军力量极其薄弱，沈鸿烈所率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有2000人，第3、第8行政区抗日游击队各2000多人，系刚组建起来的抗日武装，战斗员大多是未经军事训练的民众，装备也极差。还有一些抗日游击队，正在组建、集结之中。为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卫，确保临沂军事要地的安全，以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阻止敌人两支主力军的会合，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即调驻防海州一带的庞炳勋第3军团赴临沂一带布防。

庞炳勋所部名为第3军团，庞任军团长，但所辖军队仅第40军一个军，由庞兼军长。兵力尚不足一个军，只有一个师，即马法五的第39师，下辖朱家麟第115旅和李运通第117旅（每旅两个团）两个旅，一个补充团和炮、工、辎、通各一营，一个骑兵加强连和手枪连，军部直属一个特务营，全军总兵力13000余人。装备计有步枪8000支，手枪900支，轻重迫击炮60门，重机枪60挺，轻机枪600挺，掷弹筒200个，山炮4门，战马300匹。庞炳勋军乃西北军旧部，经连年内战而未瓦解，实为庞氏带兵有方，善于保存实力所致。



青岛市市长沈鸿烈



第40军军长庞炳勋

庞炳勋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为世人称道。庞炳勋部实力虽弱，但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以故庞部拖曳经年，又久为中央所歧视，仍能维持于不坠”^①。庞本人也成了“不倒翁”。

抗战爆发后，庞炳勋率部投入抗日战场，在沧县抗击日军，后奉命编入第5战区序列，调往东海、连云港设防。庞炳勋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也十分善处人际关系。庞部编入第5战区，庞炳勋即赴徐州拜见司令长官李宗仁，虽年长于李，却仍“执礼甚恭”，给李宗仁留下良好印象。李宗仁对庞“破格优礼以待”，初次见面便推心置腹，诚恳地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过去被迫在内战的“旋涡中打转”，“太没有意义了”。“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做一军人，以终其生。”^②庞炳勋大为感动，表示“为国效力”，“万死不辞”，“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与敌人拼到底。”^③

李宗仁还设身处地为庞炳勋解决实际困难，庞部原有5个团，统帅部要求庞炳勋共编4个团，否则将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庞部兵员足额，无法将直属补充团并入其他4个团内，只能遣散。将领爱兵，理所当然，庞炳勋不情愿遣散自己精心编练起来的部队。再者正值抗战用兵之际，中央的嫡系部队都在扩编，却要遣散他的部队，庞炳勋也确实想不通。李宗仁出面做工作，统帅部终于收回成命，同意庞部维持现状。同时，李宗仁又指令第5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3军团的弹药和装备。庞部奉命调防海州临行之前，李宗仁又亲到该部训话，做抗战动员。从庞炳勋到广大官兵，对李宗仁的“体恤”和帮助都“大喜过望”，“感激涕零”，欢腾振奋，“军容殊盛”，抗战情绪更加高涨，俨然成为一支劲旅。

庞炳勋与李宗仁虽是初识，却建立了“互信”，庞部虽不是李宗仁旧部，但李宗仁感到足可驾驭和指挥。因此，当军事要地临沂方面急需用兵之际，李宗仁立即把庞部调往临沂担当重任。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8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8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18页。

庞炳勋接到命令后，遂把海州、连云港等地防务移交给驻防苏北的缪激流第57军，立即率部奔赴临沂地区。根据庞炳勋2月9日致蒋介石的密电，庞部先头部队已抵达临沂地区，第39师师直属部队和第115旅也于10日晚到达临沂地区。同时，划归庞炳勋指挥的部队还有临沂及其附近地区的抗日武装，主要有第三行政区保安团（又称游击队）2000余人，行政专员张里元任保安司令，该部驻临沂城内，有相当战斗力；第八行政区保安团2000余人，厉文礼任司令；海军陆战队2000人，张赫炎任司令；刘震东第一游击司令的游击队，正集合队伍；杨士元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500余人，正集合队伍。庞炳勋根据敌情和兵力，作了如下部署：以第117旅234团与所配属的地方游击队攻击泗水，先头部队已到朱满；以补充团与配属的地方游击队攻击蒙阴，先头部队已到青驼寺；令上述两部攻占泗水、蒙阴后，向泰安、曲阜间威胁敌之侧背。以第115旅的两个步兵营、海军陆战队及该方面游击队，固守莒县、沂水以北要隘，并以莒县、沂水为基地，向胶济路及其以北施行截击。诸城已有日军三四百人，装甲车30余辆，有西犯迹象，令厉文礼、刘震东派队截击。日照、石臼所海面，停泊敌舰两艘，连日炮击石臼所及日照县城，日照东北泊儿镇有敌军数百人，令张元里截击日照方面敌军的进犯。其余部队，集结临沂固守，兼以策应各方。^①

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抵达青岛之后，与海军争夺地盘的矛盾经调解暂时缓和，便开始执行“南下”的任务。第5师团第21联队长片野定见大佐率步兵一个半大队，炮兵一个中队为先头部队，于2月21日乘汽车沿公路向南推进。守卫沂水、诸城、莒县一带的沈鸿烈、张赫炎所率海军陆战队和刘震东游击队与进犯日军发生激战，敌军先头部队当天便推进到莒县东北的招贤镇，22日开始进攻莒县。

当日军南下、前线纷纷告急时，李宗仁电令庞炳勋派兵增援，庞立即派第115旅旅长朱家麟率该旅两个团火速增援莒县。第115旅因抗击进犯敌军、保卫莒县、稳定前方阵线心切，在对敌情和地形都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便立即出兵直扑莒县。情报有误，谓正面进攻之敌乃刘桂堂部伪军，第115旅兵分两路，由旅长朱家麟率第230团为左翼，由副旅长黄书勋率第229团为右翼，齐头并进，火速向莒县挺进。21日午夜，该部抵达莒县，右翼第229团立即进城，占领阵地，做固守县城之准备；左翼230团进驻莒县城西一带村庄，以作城内守军的策应。此时才发现，原驻防该城的中国守军，已大部撤走，城防异常空虚。其时，抵达莒县城下的日军，已做好攻城准备，而且部

^①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分敌军“早乘势潜伏关内”。^①形势对第115旅极其不利。

22日晨4时，日军便发起对莒县的猛烈进攻。第115旅刚刚进入阵地，立足未稳，又对地形不熟悉，日军从西、北两面对莒县实施包围，第115旅左右两翼遂被敌军切断联系。敌军配备的有炮兵中队，炮火异常猛烈，坚守城内的第229团伤亡甚重，团长邵恩三左臂负伤，坚持在城上督战，不下火线。由于守城部队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到下午2时，敌军攻势被扼，暂时后撤，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攻势。半夜时分，敌军发动偷袭，敌军一班带轻机枪一挺，偷上城西北角，向城东南面猛烈扫射，城内中国守军顿时混乱，纷纷向南门撤退。副旅长黄书勋和团长邵恩三亲登城南门，组织火力，消灭偷袭之敌。并令炮兵（该部配属山炮两门）自城东南角向西北角发炮，终将上城之敌人完全消灭。

23日拂晓，日军又自城东北角偷袭而上，逐渐向西、南两面延伸。中国守军组织火力反击，未能奏效，遂展开巷战。扼守城东北角的刘震东游击队，遭敌攻击首当其冲，刘震东战死，余部溃退。第229团两营兵力，伤亡严重，团长及两个营长均负伤。左翼驻守城西郊的第230团始终被敌牵制，对莒县城内策应不上，无法增援。邵恩三团长主张继续巷战，与城共存亡，黄书勋副旅长则认为众寡悬殊，又无增援，劣势之下死拼已无济于事，因此主张撤退。下级服从上级，全部守军开始从城南门撤退。两门山炮无法运出，经炮兵破坏后，遗弃城内。

第229团莒县守卫战损失惨重，当日下午6时许撤至莒县西南30里的夏庄，始与旅长朱家麟所率230团会合。不久，日军又追至夏庄，朱旅且战且退，沿沐河两岸，撤至相公庄一带休整。此役朱旅共伤亡官兵500余人，损失山炮两门，步枪数百支。同时，毙伤敌军200多人。对于这次战役，庞炳勋认为第115旅旅长朱家麟“放弃县城，虽因牺牲重大寡不敌众，亦属指挥不善”，因此致电统帅部，“拟请”对朱给予“革职留用，戴罪图功”的处分^②。庞炳勋还调整部署，命令攻击蒙阴、泗水的补充团和234团回调，以加强临沂方面的防卫力量。

与此同时，向蒙阴方向挺进的补充团在垛庄一带打了个胜仗。补充团向蒙阴挺进途中，获报有一股敌军由蒙阴沿公路南下，团长李振清立即率领全团向该敌迎击。先头部队到达垛庄以南约40里处的一个村庄，发现日军百余人，携小炮一门，重机枪一挺，据村而守。入夜，李振清命令迫击炮向村内

^①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发炮40余发，敌人龟缩村内，始终未敢还击。李振清遂派刘兰洲连沿公路监视敌人，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攻击，不料敌人连夜逃跑。次日天亮，李振清即率部追击，中午追至垛庄，发现日军在垛庄寨内据守。李振清命令1营到垛庄北八里左右的大石桥附近设伏，阻击援敌，防敌逃跑；令机动队队长苏万春率兵一班攻击垛庄寨门，该班冲进垛庄外寨西门，随之冲向内寨南门，敌军设在寨门楼上的机枪猛烈射击，攻城战士当场伤亡四五人。

薄暮时分，李振清又命令苏万青率步兵一排和一个手枪班，围攻南寨门，与敌人对击一整夜，翌日拂晓，李振清调去山炮一门，对南寨门猛轰数炮，打开一个缺口，仅能容一人通过。随之李又命令第2营爬寨墙，第3营攻寨门，发动总攻，当第2营爬上寨墙时，突然飞来敌机3架，先投下信号袋1只，为中国军队所获，内情是通知日军守寨部队，将派6辆汽车前来接应。随后，敌机投炸弹数枚，2营营长潘鸿恩和一名排长被炸死，士兵被炸伤亡数人，攻寨部队遂即撤下。相持到晚上7时左右，敌军6辆汽车，在两辆战车掩护下，由蒙阴南下增援被围困在垛庄的敌军。当敌人援兵到达垛庄北大石桥附近时，进入该团一营预设的伏击圈。1营奋勇出击，炸毁敌人汽车3辆，缴获全新六轮车1辆，并毙伤敌军数十名。恰在此时临沂方面正面战线吃紧，补充团奉调回防。时蒙阴、临沂间公路已被破坏，补充团发动沿途民众，把缴获的汽车用畜力拉、人力抬，运回临沂，上书“补充团攻蒙阴虏获日军之汽车”大字标语，放在临沂师范大门前展览，以鼓舞斗志，振奋民心。补充团撤回之后，垛庄敌军也于次日撤走，遗尸装了几个汽车。



进犯中的日军

3月初，日军由莒县西南夏庄、黄庄向临沂前沿阵地汤头逼进。中国守军第117旅232团奋起抗击，战况日趋紧张激烈。敌军派飞机每日数次轰炸中国守军阵地，又不停地以排炮射击，炮火异常猛烈。敌军还以坦克作掩护，反复冲击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顽强战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但始终无法瓦解敌军攻势，击溃敌军。战斗持续了五六日之久，第232团伤亡惨重，奉命放弃汤头阵地，撤至后方整顿待命。

汤头撤守之后，敌军继续进逼，太平、白塔告急。据庞炳勋3月5日致蒋介石密电所报，当日“下午2时后阵地前沿沂河两岸，均发现敌情，有直迫临沂城企图”。庞炳勋“以39师为野战军，即在现地竭力抵抗”，令第117旅231团坚守白塔、太平阵地，拖住敌军主力。“以地方团队为守城军”，固守待援，“相机反攻”。命令在沂水西南地区游击的海军陆战队，赶回临沂城北柳官庄、朱满一带，“威胁敌之侧背”。“令第二游击司令郭鸿儒部一队，一百五十人到城东相公庄游击”。^①另由垛庄调回补充团，令该团由葛沟以北抄袭敌军右侧背，调115旅229团沿沐河东岸抄袭敌人左侧背。

补充团调回之后，防守桃园、蒋庄一线，以第2连布防前沿阵地葛沟阻击敌人。李振清团长在向2连下达命令时极其严肃地说：“临沂葛沟这次战役，胜负至为重要，一定要有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惜牺牲，歼灭日军。”全连官兵表示，宁愿战死沙场，也不当亡国奴！^②2连左翼依托沂河，在台（儿庄）潍（县）公路附近和村庄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好迎战准备。

3月9日下午1时左右，300多名敌军，步、骑、炮配合，向2连葛沟阵地发起猛攻。2连沉着应战，战至5时，敌未得逞，即退去。黄昏之后，敌步兵100多人再次攻击葛沟2连阵地，俟敌人进入有效射程，2连官兵奋起还击，将敌打退。翌日从8时开始，敌机6架分为两组轮番向2连阵地轰炸。敌机投下一批炸弹，刚刚飞走，敌炮便接着猛轰，整个阵地和村庄一片火海，2连士兵，当即伤亡七八人。敌炮轰击过后，敌军骑兵便冲向2连阵地，2连集中火力，打退敌骑，敌人便又开始炮击。战至下午3时，敌机、敌炮轰炸之后，敌步兵开始进攻，2连官兵勇猛还击，双方伤亡都较惨重。敌军无法突破阵地，复以炮火轰击，2连连长王景洲阵亡。

3月11日凌晨，日军向2连阵地发起第五次进攻。先以炮火轰炸约一小时，继以装甲车3辆为先导，200多名日军向2连阵地猛扑过来。双方激战两小时，2连守军又打退日军进攻。下午5时许，日军组织第6次进攻。由1营

^①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李宗岱：《坚守葛沟立殊功》，《徐州会战》，第122页。

长亲率3连的一个排前来增援。2连排长李宗岱向营长请战，要求带一支敢死队迂回到敌阵拦腰奇袭。营长同意后，李宗岱大声叫道：“弟兄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不怕死的跟我来！”立即有50多人报名参加敢死队，李宗岱挑选了20多人，每人腰系四五枚手榴弹，手执大刀，利用地形和夜色的掩护，摸进敌营，甩完携带的手榴弹后，就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敢死队员都学过武术，白刃搏斗颇为得手。敌军阵脚大乱，向后溃退。敢死队抬着7名负伤战士，利用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歪把机枪作掩护，顺利地返回自己的阵地。

12日凌晨，日军又开始大炮、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已坚持战斗三天三夜，饥渴难忍。几位留在村子里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抬救伤员，冒着敌人的炮火，给坚守阵地的官兵送水送饭。一位58岁的葛大娘和一位近70岁的王大爷，也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茶水、送干粮，战士们深为感动，坚持要付钱给他们，他们死活不收，诚恳地说：“老总们打日本，保卫我们家乡，啥都能丢掉，俺老百姓烧点茶水，送点干粮，能算得了什么？”

日军轰炸之后，又发起对中国守军阵地的第7次进攻。激战两小时，双方伤亡惨重，新任连长负伤，由李宗岱继任2连连长，团长李振清亲自打电话下达任命，并指示新任连长：“一定率全连官兵加强工事固守阵地，坚决做到人在阵地在。”下午，中国守军又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第8次进攻。经过连日作战，2连伤亡过半，包括伙夫、勤杂在内，剩下的还不足50人，能够直接参加战斗的仅40人上下，而且都疲惫不堪。

13日拂晓，200多名日军又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第9次进攻。中国守军待敌进入有效射程之内，迅猛向敌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第9次进攻。随后，日军增加兵力，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势，中国守军阵地多处被突破。李宗岱率领10余名机动队员，左挡右堵，哪儿有险情，就扑向哪儿。终因中国守军势单力薄，敌人突破阵地，潮水般涌进村口，双方展开肉搏，中国守军利用墙边屋角、断壁残垣，与敌争夺每一寸土地。血战持续到下午，战斗十分惨烈，中国守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阵地岌岌可危。恰在此时，敌人后方传来枪炮声，59军援军赶到，敌人向后撤退。中国守军仅存29人，连长李宗岱对幸存人员重新编组部署，配合右翼战斗部队，肃清当面之敌。以2连为主力的守卫部队，胜利完成扼守葛沟的任务，奉命转移到白庄附近地区补充待命。

奉命沿沭河东岸抄袭敌人左侧背的第115旅229团，也与敌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当229团2营前进到铜佛官庄时，与敌军相遇，229团当即对敌采取包围之势，展开激战。第3营营长汪大章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壮烈牺牲，以身殉国。其他官兵也伤亡80余人。敌军发现被左右包围，受到夹击，遂于3月6日放弃太平、白塔一带所占的村庄，撤回汤头镇。中国守军乘胜追

击，收复了汤头以南阵地。此役，敌我双方各伤亡数百人。

敌军撤至汤头后，敌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立即调部增援，兵力增加到5000人，配属大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由敌第5师团第21旅团长坂本顺任前敌指挥，于3月9日发动总攻，试图一举攻破中国守军临沂防线，向台儿庄方向进攻。庞炳勋调整部署，坚决表示：誓与临沂城共存亡！其部署主旨是：以117旅231团、232团，配属山炮两门，为临沂正面防守部队，由旅长李运通任指挥官；以第115旅（缺229团）为右翼防护部队，由旅长朱家麟任指挥官；以229团、补充团、特务营、工兵营为总预备队，由补充团团长李振清任指挥官；由第39师师长马法五任前敌总指挥。敌军发动总攻之后，先后攻占沂河以东汤头以南的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村庄，中国守军与敌军逐村争夺，战斗异常激烈，战斗进行到11日，日军已控制了临沂以北15公里之外的沂河两岸地区，逼近临沂正面诸葛城至郁九曲之线。敌军飞机、大炮轮番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大部分阵地被炮火摧毁，中国守军伤亡严重。正面守军仅有两门山炮，在敌军炮火压力下，始终未敢还击，只在敌军步兵逼近时，当作迫击炮使用，才能发挥一些作用。敌军20多辆坦克，轮番向中国阵地猛冲，中国守军仅凭手榴弹进行阻击，炸毁敌坦克数辆。庞炳勋多次请求战区司令长官部派飞机助战，但长官部始终未能派出飞机。从技术兵力上看，中国守军处于明显劣势，但中国守军士气高涨，勇猛顽强，以血肉之躯，阻挡优势敌军的进攻。

二、以日寇血雪耻的张自忠

激战一直进行到3月12日，庞炳勋第3军团仍坚守着临沂正面的阵地。第3军团连续作战，伤亡严重，尽管决心很大，士气高涨，但在优势敌军势在必得地猛烈攻击下，深感力不从心。临沂外围阵地不断告急，战局形势极为险恶。恰在此时，中国援军张自忠第59军及时赶到，临沂战局得以稳定。

张自忠第59军，是作为第5战区机动兵力使用的，哪儿有险情，就调向哪儿。第59军不愧为一支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部队，指向哪儿就打到哪儿，打到哪儿都打得勇猛坚决，不遗余力，屡屡稳定阵线，扭转战局。第59军之所以成为一支抗日生力军，屡建奇功，是与该军军长张自忠抱定以死报国的抗日决心和治军用兵有方分不开的。

张自忠，字荇忱，山东临清县人，生于1891年。早年曾先后就读于临清县高等小学堂，天津法政学堂，济南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秋投军，在陆军20镇39协87标车震部当副兵。1916年车震兵败“解甲归田”，张自忠经车

震介绍投入冯玉祥军营。张自忠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深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栽培，由差遣兵、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一直升到副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战败，张自忠率西北军第6师退避晋南，被张学良改编为陆军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冯治安任第37师师长，张自忠任第38师师长，赵登禹部、刘汝明部另外编为两个旅，由该二人分任旅长。旋即，刘汝明部扩编为一个暂编师，刘任师长。



张自忠将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29军抗日情绪高涨，经常以日军为假想敌，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宋哲元还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口号，激励官兵随时准备“效命疆场”。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又进犯长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第29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任务是抢占喜峰口，阻敌前进。张自忠任29军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第29军喜峰口抗战，消灭日军6000人以上，保住了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长城沿线阵地，把进犯之敌赶到长城以外，“造成自九一八以来北方战场首次之胜利”。^①宋哲元、秦德纯、刘汝明、张自忠、赵登禹（赵旅为喜峰口战役主力）、冯治安（29军前敌副总指挥）等人，均获青天白日勋章，成为被人们传颂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1935年，日本侵略势力直逼华北，对察哈尔连连挑衅，在河北不断制造事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新的挑战。日本侵略者加紧策划“华北自治”，一小撮民族败类乘机在河北各地组织汉奸政权。

6月28日，汉奸白坚武自称“正义军总司令”，率领一批流氓匪徒袭击北平，北平城防空虚，时执掌北平军分会工作的鲍文樾（何应钦回南京）惊慌失措。宋哲元的高级谋士萧振瀛以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向鲍文樾建议，调29军平定白坚武叛乱，鲍立即同意，第29军迅即粉碎了白坚武叛乱，并一举控制了平津两市和河北省。不久，宋哲元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还兼任河北省主席，张自忠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萧振瀛

^①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181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为天津市市长。

萧振瀛自恃有功于宋哲元，当上天津市市长后，勾结日本人，争权夺利，引起第29军将领的不满。1936年5月张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长。张率部第38师到天津赴任，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只能住天津周围20里以外，城内只能住少量保安队。第38师部队皆住在城外，城内只有师特务营改编的保安队维持治安。外侮之下，失权受制，这件事对张自忠在思想上刺激很大。

张自忠主政天津，处于蒋、宋（哲元）、日三方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天津五方杂处，情况复杂，又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摆在张自忠面前的内政外交问题处处棘手。日本侵略者欲扩大侵华，制造华北事变，不会放过首当其冲的天津，便努力控制、利用张自忠，想通过宋哲元、张自忠等地方实力派，抵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深入华北。南京国民政府自1935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对日态度转向强硬，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步步升级，严重危害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国民政府必然进行抗争。但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并不是要立即与日开战，主张“牺牲来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总希望能通过妥协退让的办法，缓和中日矛盾，解决中日间的摩擦和冲突。既希望借助宋哲元的势力在华北作为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缓冲”，与日进行周旋，不致使华沦为汉奸之手；但同时又担心宋哲元走得太远，真的与日本勾结起来。因此，对宋既拉亦防。宋哲元为保持第29军的势力和地盘，不愿当汉奸，又不想与日方闹僵；既不愿脱离国民政府，又想多得一些“自主权”。试图“借”日本势力，抵制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对华北的深入；“借”国民政府力量，排斥日本侵占华北。从而达到保全地盘和集团利益的目的。用宋哲元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中央绝不说脱离中央的话，对蒋介石绝不做他个人玩弄的工具，对日本力求表面亲善，绝不屈服投降”。^①因此，对日方面，采取了“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加强对日交涉，缓和对日关系，谋求日方对第29军的容忍。张自忠作为宋哲元的部将，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他赞成宋哲元处理蒋、日关系的原则和方针，并身体力行地推动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在对日关系方面，宋哲元不便出面的时候和地方，由张自忠出面代为斡旋。

1937年4月，日本邀请宋哲元访日，宋担心日方胁迫他签订卖国协定，婉言谢绝访日，改派张自忠率参观团赴日本观光，作“亲善”访问。在日期间，张自忠始终没做有失国格、有丧人格的事情，他“个人也没有与任何日

^① 李世军：《宋哲元与蒋介石关系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本人作任何接洽”^①，还以提前归国相要挟，迫使日方关闭了名古屋国际博览会的伪“满洲国”馆，降下伪“满洲国”旗。5月末，张率团归国。

宋哲元、张自忠的对日“亲善”行为，遭到舆论谴责，引起人们的怀疑和不满。“宋日合流”、“张自忠是亲日派”之说，广为流传。时为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也对宋、张颇有微词，当张自忠从日本归来路过济南时，韩曾对部下讽刺张是“朝日归来”。连张自忠的部下，也对张很不理解，曾当面询问张：“现在舆论对你抨击，国人对你唾骂，连我们都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张自忠郑重回答说：“目前华北的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军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仍散住在各处，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好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②宋哲元主政华北、张自忠主政天津期间，尽管与日周旋，表示“亲善”，但确实未曾签订过一件丧权辱国的协定或条约，而且一直表示不脱离“中央”，始终未在华北自治协定上签字，尤其不同意第29军撤出华北，应当说未失民族气节。但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举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宋、张对日“表面亲善”，不符时代潮流，不合民众心愿，遭到谴责和诋毁也在所难免。

七七事变爆发时，宋哲元正在老家山东乐陵，张自忠由天津赶到北平，会同第29军高级将领一面电请宋哲元速返，一面调动军队布防，做固守卢沟桥阵地的准备，同时又开始对日交涉，并拒绝了日方的非分要求。但是，张自忠又非常希望事变能够和平解决，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他也反对无限制扩大战事。七七事变爆发后，前线将领何基沣等人商定，加强卢沟桥一带兵力，计划乘敌军大部兵力尚未到达之际，于10日夜突袭丰台日军。张自忠从何基沣的电话中了解到这一攻击计划，明确表示反对，他在电话中当即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现在要紧的不是打仗，而是和平解决。”^③随即，张自忠通过军部向前线将领发布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宋哲元7月11日到天津，谋求事件的和平解决。此时日军大部还未调到

^① 何基沣：《在第一次庐山谈话会上第一次共同谈话记录》，1937年7月16日。

^②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载《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15页。

^③ 张同新主编《爱国抗日三将军》，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平津前线，为迷惑宋哲元以赢得大举增兵、部署全面进攻的时间，日方便与宋哲元玩弄起和谈阴谋。宋哲元派了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议定“三条”，作为解决事变的条件。宋哲元对“和平”抱有太大的幻想，以致疏于军事上的部署和准备，贻误了战机，当日军部署就绪发动全面进攻时，第29军仓促应战，处处被动，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仅仅两天的工夫，平津全部沦陷。宋哲元受到舆论的抨击，而张自忠受命与日方谈判，又代表宋哲元在协定草约上签字，更落了个“亲日派”的臭名，所受抨击更甚于宋哲元。

7月底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张自忠决心全力抗战，用实际行动洗刷自己“亲日派”的臭名。但是，宋哲元却要他留在北平“与日本周旋，以拖延时间收容部队，稳定时局”。

28日下午，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再次找张自忠面谈，宋对张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接触，好维持局面，谈得好的话，29军兴许还能返回，谈不成也不要紧，只要能拖延几天就行。这一切，以后我会代你剖白的。”宋当场写下手令，委任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等职，代行宋哲元的一切职权。次日，宋到保定后曾给蒋介石发出密电，呈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①但此事事关重大，如果接受这一“任务”，作为中国军事将领，中日两国开战之际，不率兵效力疆场，却留在敌人占领的区域，与敌人“接触”、“周旋”、“谈判”，那就不仅仅是“亲日派”的“骂名”了，肯定会被国人骂为“汉奸”的，这等于是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张自忠久经沙场，饱尝人生阅历，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呢！所以当宋哲元授他手令时，他拒绝接受。宋哲元幻想与日周旋可以拖延时间，收容军队，保住第29军，因此他执意要张自忠留下，便气哼哼地对张说：“我们29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呢？”宋哲元如此“将军”，张自忠被逼到了“死角”。张自忠是注重情义的热血男儿，愿意为上司分担“艰难”，而且也非常看重29军的命运，为了尽力维持29军不散、不垮，为了对得起长官，只能“下地狱”了，他不得已哭着接受了宋哲元之命。^②当他送别宋哲元等人时，拉住秦德纯的手，满含热泪，期期艾艾地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③其内心的苦楚和悲哀，可想而知。

^① 《宋哲元致蒋介石等密电（1937年7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02页。

^②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第1072-1073页。

^③ 秦德纯：《我与张自忠》，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卷第2期。

张自忠留在了北平，同时他又给他的第38师的主要将领写信，要求他们服从指挥，团结抗战，狠狠地打击“日寇”（第38师主力在天津作战）。

7月29日、30日，张自忠接管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机关，并改组政委会，吸收一些亲日分子参加，以便于与日方接触、谈判。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旨在殖民中国、灭亡中国，要在日军的刺刀底下谋求“自主”权利，确实是与虎谋皮，无法办到。张自忠接受了一项本不该接受的毫无指望的“任务”，碰壁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张自忠要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对等”式的与日方谈判，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日本要的是汉奸傀儡政权，不承认张自忠改组的冀察政委会，因此根本不与张自忠谈判。而且，张自忠的第38师正在天津与日军作战，日方便认定张自忠肯定是“抗日积极分子”，不把他作为可以利用的人物，张自忠也绝不会愿意当汉奸。日方不但拒绝与张自忠交涉，还要求张从速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此时的张自忠，心中非常苦闷，但也“如梦方醒”，自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8月6日，张自忠声明辞去一切职务，躲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

9月上旬，张自忠化装逃出北平，几经辗转，到达济南。张的故旧袍泽，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南京，去南京凶多吉少。张自忠的回答是：“纵使国人不谅，中枢也可能将我置之典型，我还是要去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能为自己打算吗？若这样，我早就不会让国人怀疑我了。”言下之意，我留在北平背黑锅，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在抗战大氛围下，即便“置之典型”，我也不足惜。他毅然奔赴南京，“负荆请罪”，听候中央处置。蒋介石对张自忠给予慰勉，但鉴于舆论的压力，将张撤职查办处分，暂留南京。时京、沪舆论对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多有谴责，“吁请中央严于惩办，以儆效尤”。南京街头，竟有标语，骂张自忠为汉奸。统帅部门内也有人主张对张自忠组织军法会审的。一时群情激奋，张自忠百口莫辩，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张自忠羁留南京，引起西北军将领和张自忠旧部的不安。张自忠的第38师已于8月中旬扩编为第59军，该军将士强烈要求张自忠归队指挥作战。第1集团军司令宋哲元、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以及原西北军领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等多人向中央说项，请中央放张自忠归队；李宗仁到南京以后，从张自忠的旧识中了解到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骁勇善战，并断定张“不会当汉奸”。李宗仁特邀张自忠面谈，更深信张自忠乃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便对张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张自忠表示：“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李宗仁没有食言，向何应钦、蒋介石等为张自忠说情，建议放张归队

“戴罪图功”。11月末，统帅部同意张自忠归队，担任第59军军长。张离开南京时曾向李宗仁辞行，向李宗仁表示谢意，并发誓言：“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①张自忠重返部队、重返战场以后，决心在抗日战场上以杀敌报国、舍身成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宗仁在徐州前线

张自忠是在冯玉祥手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受冯玉祥的影响很深，除了爱国家、爱团体之外，就是体贴士兵、关心士兵、爱护士兵。张自忠慷慨轻财，常常把自己的薪饷用到士兵身上。并时常与士兵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喜欢和士兵拉家常、谈笑话，对自己手下的官兵每人的性情、特长、能力、思想以及家庭状况，都能了如指掌。下属和士兵遇到困难，他都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因此，张自忠深受所部官兵的信赖和爱戴。张自忠对部下又有严厉的一面，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尤其在军纪方面，要求极其严厉。管束部下，不仅说服教育讲道理，有时还会骂人、打人。由于他治军严字当头，以爱为本，使他的部队有极强的凝聚力，战斗力很强。张自忠的情绪，对他的部队感染力很大。他抱定坚决抗日、以死报国的决心，而且不厌其烦地、千遍万遍地向下传播这种情绪，致使他的部队抗日激情更加高涨。同时，跟随张自忠的官兵也很理解张自忠的心情，他们发誓张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绝不贪生怕死，一定要打硬仗、打漂亮仗、打胜仗，为张军长争气，向国人证明第59军是抗日的部队，是能打仗的部队。

扩编后的第59军，下辖第38、第180两个师，第38师师长黄维纲，该师下辖第112、第113、第114三个旅；第180师师长刘振三，该师下辖第26、第39两个旅。全军约3万人。第59军是一支抗日生力军。1938年2月从第1战区调到第5战区后即在淮河阻击战中显示了威力。淮河阵线稳固之后，该阵线防务复交给于学忠第51军担任，张自忠率第59军奉命北上，在滕县以西大坞村、池头集一带集结，抗击沿津浦路南进的敌军。张自忠主动攻击敌军，命第38师一部袭击邹县敌军，主力向济宁、兖州间敌军进击。恰在此时，临沂方面告急，李宗仁不得不急调第59军赴临沂增援。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23页。

三、消嫌共御侮

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援助庞炳勋第3军团，颇有点犯难。因为张自忠刚到第5战区时，即向第5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受庞指挥作战。缘由是二人原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将，中原大战中庞炳勋倒戈，曾袭击过张自忠的师部，张几乎遭到不测。张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庞不仁不义，因此不愿与庞处在同一战场而受庞指挥。庞炳勋部在临沂外围与日军激战损失严重，李宗仁于3月5日致电蒋介石，提出：“庞军五团苦战经周，损失颇巨。兹拟移张自忠军于临沂接庞之防，庞军则东向日照移动，兼可侧击莒县之侧背。”^① 蒋介石立即复电同意该项方案。李宗仁准备布置实施，徐祖贻参谋长向李陈说了张自忠不愿与庞协同作战的原委，李宗仁也颇感犯难。但军情紧一时就近抽调不出其他军队，而张自忠部既是机动兵力，又距临沂较近，增援方便，且能征善战，增援临沂也令人放心！因此李宗仁决定还是调张部增援临沂。李宗仁急电张自忠，让他火速赶到徐州，当面向张叙说了临沂战局状况，并诚恳地对张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管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立即答道：“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为了使第59军与第3军团切实协同作战，李宗仁又请示蒋介石批准特派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赴临沂指导作战。3月7日，蒋介石还致电庞炳勋：“此次鲁南莒沂诸役，该集团军作战以来，艰苦奋斗，至堪嘉尚。今后希与张军长自忠部确切协同，捕捉突进之敌而歼灭之为要。”^② 稍后，蒋介石又致电李宗仁，指令“张自忠军须与庞军密切协力，以迅速行动击破临沂方面敌人”。^③ 张、庞二将军，均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抗战大局为上，坚决执行命令，切实协同作战，不辱使命，夺取了临沂战役的胜利。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5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3、564页。

^② 《蒋介石致庞炳勋密电（1938年3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5页。

^③ 《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3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6页。

第5战区参谋长徐祖贻3月11日到达庞炳勋第3军团部，正值临沂外围战况异常激烈之际。第3军团部设在临沂师范，因距前线太近，敌人炮弹经常落在附近和院内爆炸。徐祖贻主张军团部立即撤到城南10公里左右的傅家庄，以保证安全，利于指挥。庞炳勋则不以为然，他说道：“如果我庞某临危后退，前方士气动摇，临沂城就难保了。”^①二人意见相左，经向李宗仁请示，同意庞的意见，军团部不迁。而张自忠部援军即将赶到的消息，又在军团上下广为传达。这些举措，对鼓舞第3军团的士气，拼死抵抗，苦苦支撑阵地，起了积极作用。张自忠受命援临沂之后，即将部队向滕县集结，办理防务移交，然后由滕县乘火车到峄县，从峄县步行奔赴临沂，以急行军速度，一昼夜行走90公里，于3月12日下午正当临沂前线万分危急之际，赶到了火线。

徐祖贻立即召集庞、张两部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会商作战计划。庞炳勋提议固守城防，张自忠则主张以第59军在城外采取野战，攻击敌军侧背，既可减轻正面防守部队的压力，又可断敌归路、阻敌援军，以机动攻击作战，击溃敌军，消灭敌军。张还力主尽快发动对日军的攻击，他说：“在一般情况下，59军以急行军到此，非常疲劳，似宜稍作休息，再与敌人作战。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且我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之强敌，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方可奏效。应打破常规，提前开始行动”。^②庞炳勋立即表示放弃自己的固守主张，赞同张的建议。

庞、张两将军一见面就表现得非常友好和亲切，张自忠一到前线就立即到临沂师范第3军团部拜会庞军团长，庞炳勋迎出外，两人紧紧握手，许久都未放开，恰在此时敌人的一枚炮弹落在院内爆炸，庞炳勋笑着对张说：“苕忱老弟来得正好，你看这里多热闹！”当张自忠听庞介绍连他的警卫都上了火线时，忙说：“大哥你放心，我尽力帮你打赢这一战”。^③两人对“前嫌”只字未提，也确实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大敌当前，两位主将同仇敌忾，决心切实协作，这是打好临沂之役的首要条件。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对当前之敌反守为攻，采用正面坚持，两翼迂回，抄袭敌后，一举歼灭敌军的战略。徐祖贻以最高统帅部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名义发布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敌情判断：当前之敌系日军板垣师团田野旅团（实为坂本顺旅团）

^① 李风鸣：《庞炳勋、张自忠两将军与临沂大捷》，台湾《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② 刘景岳、于麟章：《第五十九军临沂抗敌记》，《徐州会战》，第131页。

^③ 李风鸣：《庞炳勋、张自忠两将军与临沂大捷》，台湾《传记文学》第22卷第6期。

之全部，附有重野炮 30 余门，坦克 20 余辆，并有飞机六七架，企图陷我临沂，向台儿庄增援，目前尚无后续部队到达。

(二) 我军意图：准备在临沂附近将当前之敌一举歼灭。

(三) 部署要点：

(1) 以第 59 军一部确占沂河以西石家屯一带高地，向沂河以东葛沟、白塔间分途侧击，牵制敌之增援；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庄间渡过沂河向南旋回，与 40 军呼应，包围歼灭敌之主力于相公庄、东庄屯、亭子头以南地区。在高里附近海军陆战队，暂归 59 军指挥。

(2) 40 军以主力由沂河东岸临沂城东南约 8 公里的黄山至临沂城东北约 8 公里的桃园一线，向北作左回旋进攻，与 59 军相呼应，围歼敌军。

(3) 两军作战地境为十字路（临沂城北 10 多公里）、范家墩、相公庄、张旺庄一线，线上各点属 40 军。

(4) 以上各部于 13 日晚准备完毕，14 日拂晓开始攻击。^①

3 月 14 日晨 4 时，临沂附近中国守军各部按计划发动猛烈攻势。第 59 军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敌军右侧背，激战一昼夜，推进至亭子头、大太平之线，给敌人以较大杀伤，自己也付出相当代价。该部第 38 师由沙岭子北方向罗官庄方面迂回攻击。进攻临沂城的日军放弃攻城，转对第 59 军作战。沂河东岸的庞炳勋部，当日进占相公庄，15 日晨占领东西沈庄之线，并向傅家屯及其以北地区推进，以配合第 59 军作战。

第 59 军，成了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疯狂的日军全力扑向该军阵地，第 59 军紧紧咬住敌军不放，双方展开激烈的拼杀战。战线犬牙交错，形



运送粮弹的日军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 年 3 月 13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566-567 页。

成双方逐村、逐屋争夺的拉锯战。三天之内，双方互相冲杀百余次，日军受到重创，第59军也损失严重，两师的连排长几乎全部易人，营长也伤亡近半。

第5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见第59军伤亡过重，建议该军向郟城撤退，并得到李宗仁同意。张自忠则要求再打一昼夜，决心一定要打退敌军，徐、李同意了张的意见，张自忠立即命令全军营、团长一律到第一线指挥，师、旅长到团指挥所坐镇，张本人则到师指挥部指挥。并令将全军所有火炮，全部推进到第一线，带上所有炮弹，以密集炮火，向敌人猛烈轰击。入夜之后，第59军所有官兵，均投入战斗，猛攻盘踞在凤仪官庄、刘家湖、苗家庄、船流等10多个村庄的敌军，彻夜枪炮声不断，杀声震天。激战到17日凌晨2时许，敌军终于不支，遗尸千余具，向汤头、莒县方向溃退，第59军乘胜追击到董官庄、白塔、汤头一带布防，与敌对峙。

与此同时，庞炳勋指挥第40军，也与敌军激战一昼夜，先后克复柳行头、尤家庄、傅家屯、甘屯、冠屯、东西水湖崖、东庄屯、大小张家寨子、沙岭官庄等村庄，毙敌甚多，缴获敌装甲汽车一辆、战马10余匹及其他武器和辎重甚多。第40军当面之敌军向五湖方向溃退，第40军234团已追至左蒯官庄，都115旅旅部也进抵尤家庄，第117旅旅部进至青墩寺，第39师师部进驻尤家斜方。^①

战至18日，徐祖贻向李宗仁电话报告：“临沂方面之敌约三个联队”已被完全击溃，“残敌大部向莒县方面、一部向北溃退”，中国军队“正分兵猛烈追击”。“此役敌伤亡过半”，“并在刘家湖击毙敌联队长长野一名（属于误报）、牟田中佐一名及大队长一名”。还俘虏敌军多名，缴获大量战利品，敌军留下飞机残骸一架，破损坦克六辆，以及来不及、顾不上运走的遍野尸体。

临沂之胜，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张部、庞部等参战部队，受到战区长官部和最高统帅部的通令嘉奖。蒋介石在3月17日曾致电李宗仁及庞、张两将军：“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②

恰在此时，沿津浦路南进的日军第10师团，发起对滕县的疯狂进攻，第22集团军展开滕县保卫战，战况异常激烈，滕县频频告急。李宗仁以为临沂方面敌军已完全被击破，打算以庞炳勋军团全都经费县、泗水，向曲阜猛进，

^① 《庞炳勋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2页。

^②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38年3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0-571页。

“围魏救赵”，以减轻滕县方面第22集团军的压力。同时李宗仁试图“形成三面之极有利之围攻”，“将敌聚歼于邹、滕、临地区”以“立空前之大功”^①（滕县于18日陷落）。随即，李宗仁令庞部第39师补充团转进费县，以巩固侧翼。该团18日17时即由现地出发，转进费县。张、庞两部继续追击、扫荡溃退之敌，19日两军推进到汤头镇，并对该镇残敌取包围之势。但还未来得及发起总攻，张自忠于20日晚接到李宗仁命令，令他率第59军主力由现地向滕县方向前进，袭扰、牵制津浦线敌军，以减轻台儿庄方面中国守军的压力，以便部署更大的战役。张自忠当即率第59军主力西进，留下第112旅归庞炳勋指挥，协同庞部守卫临沂。

敌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南进临沂受阻，未完成挺进鲁南与第10师团等部会攻徐州的任务，板垣恼羞成怒，立即调兵增援临沂，并下死令必须在短期内攻破中国守军临沂防线。日军得到增援以后，又探知中国第59军主力已西调，便重新部署兵力，于21日又疯狂地向临沂中国守军前线阵地扑来，攻势异常猛烈，敌步骑2000多人，携带重武器，乘第59军西调留下的空当，沿汤头至临沂的公路南进，连续攻占白塔、沙岭子，“势焰甚锐”。庞炳勋部第39师“初因与59军分途追击，故在公路以东，相距尚远”，情况紧急，庞炳勋急调部填堵和阻击，“战斗激烈”，229团“两营官兵伤亡殆尽，其余亦伤亡惨重”，亭子头、东庄屯之线被敌攻破，部队撤退到桃园、蒋家庄、石埠岭、黄山之线既设阵地。第59军112旅伤亡惨重，只剩1000余人，在石埠头、古城、冉家庄、小官庄之线占领阵地，沿沂河西岸布防。中国守军的阵线，已退到距临沂正面仅10公里左右的地区，中国守军的现有兵力，不足敷用；庞炳勋电告统帅部：临沂方面“情况危急。”^②

蒋介石在21日21时向李宗仁等发出的密电中对鲁南战事部署作了调整，其中关于第59军的使用提出：“张自忠军除以主力仍须与庞军团相协力肃清临沂当面残敌外，以约三至四团经泗水进出曲阜方面牵制敌人。”^③这就改变了李宗仁关于第59军主力全部西进的部署。李宗仁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鉴于临沂方面战局的逆转，急忙调整部署。当张自忠率第59军主力于22日5时刚刚抵达费县附近地区时，便接到庞炳勋转来的李宗仁的命令：第59军原地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4页。

^② 《庞炳勋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84页。

^③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1938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82页。

集结待命，勿再西进。

临沂前线激战更烈，22日日军追至中国守军新退守的阵线，展开猛烈的争夺战。庞部守军死伤严重，庞急令西进的第39师补充团返回临沂增援。23日，战况更为激烈，当日24时，庞炳勋致电蒋介石、何应钦，报告战况：“（一）敌自攻击以来，陆续增加，现至4千余。……炮火昼夜不停，往复突击，肉搏多次。我师旅长躬在阵地，督饬指挥，战斗之烈空前，毙敌无算。我伤亡惨重，现仅剩有战斗兵计第115旅全旅五六百人，第117旅八百余人，补充团亦七百，其余尚在调查。本日已将特营（加入瞬时即牺牲一全连）、学生队等，均加入阵线，现军师部即一连之预备队亦无。再，所有轻重火器被敌炮毁及箱子损坏者，已逾半数。现正激战中。（二）职军前摧破敌板垣部队，已苦战月余，今当敌新锐之众，纵伤亡十之七八，然为国家为主义而奋斗，全体官兵，抗战精神始终贯注，死而无怨。……唯当此紧要关头，遭此摧残，杀敌有心，恨乏实力，揆之现势，临沂城危急万分”。^①

鉴于临沂战局危急，蒋介石于23日电令张自忠，第59军不必赴泗水、滕县，“以整个军协力庞军击灭临沂方面死灰复燃之敌”。张自忠立即率部出发，紧急行军，于24日7时到达临沂西郊，立即投入战斗。但此时战场情况已面貌皆非，日军已逼近临沂北郊的三官庙、东郊的石埠岭，临沂城已在敌炮射程之内，战局对中国守军极其不利，第59军西进与回防，增加该军的疲惫和临沂守卫的难度，带来巨大的牺牲，而该军撤防西进，并未起到多少实质性的作用。

从24日至26日，临沂前线激战一刻未停。庞炳勋部左翼桃园、各家庄、于埠庄、三官庙、胡家庄各线阵地，被敌军密集炮火摧毁，阵地守军伤亡殆尽，遂退守九曲店、赵家庄、褚家庄、小李家之线。日军随即追至，在飞机、大炮援助下，敌步兵猛烈攻击，庞军阵地复陷入危急。张自忠第59军右翼阵地，迭遭敌军攻击，第59军将士，勇猛顽强地与敌搏杀，保持沂河西岸古城、冉家屯、东西城子、官庄一带阵地。当河东庞军阵地危急时，张自忠急令第38师以三团兵力，强渡沂河，增援庞军。该部渡河以后，抄袭敌背，勇猛攻击，迅速占领桃园、孙家庄、于埠庄等阵地，并将三官庙敌军包围，庞军之围被解。敌军组织反扑，第38师部队英勇抵抗，伤亡甚众，仍顽强坚持河东支点。同时，发现沿费县、临沂公路有1000多敌步炮联军向临沂挺进，前锋距临沂仅10公里左右，张自忠派出一部截击。由于正面过大，已无攻击

^① 《庞炳勋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5-586页。

能力。从25日激战开始时，张自忠即到第3军团部，与庞炳勋一直在一起“协商作战方案”，共同指挥作战。“两军和衷共济，无分畛域，一致抗战，并力歼敌^①”。张自忠与庞炳勋二人经过激烈的战火磨难，建立起新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

战至26日下午，庞、张两军损失严重。“庞军兵力损失过巨”，战斗兵力已不满千人。庞炳勋决心很大，“誓死（与敌）相拼，流此最后一滴血”，^②“虽勉守九曲店、小李家庄、石埠岭、黄山之线，但敌如再攻击，河东难支”，张部“实力”也仅“剩半数”，且“正面过大，已无攻击能力”。而敌军又有增加，“约不下四五千，兵器及弹药均充足”。因此，“非有生力援军，临沂难守”^③。一直在临沂前线指导作战的第5战区参谋长徐祖贻急电李宗仁，请求增援。

李宗仁接到徐祖贻的求援电后，立即急调缪激流第57军的王肇治第332旅和汤恩伯第20军团的骑兵团，奔赴临沂增援。

援军未到之前，临沂激战仍在进行。29日4时，张自忠向李宗仁报告两天来的战况：“当面之敌自27日7时开始向我古城，南沙埠、小岭北道攻击后，复于28日增加约千余人，炮十二三门，附以飞机往复轰炸，密集炮火射击。村中房屋多着火焚烧，烟焰弥漫，我军喋血抗战，前仆后继，毙敌甚重，遗尸遍野，战事激烈为前所未有的。我守军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现为节约兵力计，在七得、前后七里屯、韦家村、前后冈头一带占领阵地”；“职军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④

此时，沂河东岸，三官庙丢失，日军已进抵九曲店，庞军浴血奋战，苦苦支撑。日军已三面包围了临沂城，战局进一步恶化。在此紧急关头，王肇治第333旅于29日7时全部赶到临沂前线，汤恩伯第20军团骑兵团也于午后赶到古城西10公里左右的胡子峪，两部随即投入战斗，真是雪中送炭，大大缓解了张、庞两部的压力，利于扭转临沂战局。

与此同时，台儿庄大战方酣，敌矶谷第10师团孤军深入，被中国守军紧

① 《庞炳勋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0页。

② 《庞炳勋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1页。

③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2页。

④ 《李宗仁致蒋介石及何应钦等密电（1938年3月29-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7页。

紧咬住。板垣师团迟迟不能突破临沂防线，受到严厉训斥。29日夜，板垣命令进攻临沂的第21旅团长坂本顺，只留两个步兵大队坚持临沂阵地，另4个步兵大队和两个炮兵大队，由坂本率领绕过临沂，向台儿庄推进，增援矶谷第10师团的33旅团。

针对这一敌情变化和两路援军均已进入阵地，临沂方面的中国守军于29日夜22时发动全线反击。“我官兵全日接战，义愤莫遏，均踊跃猛扑。当面之敌，被我击退”。^①

第59军收复了二十里堡，敌军经角沂庄南曲坊向汤头及经义堂集向丰程方向退却，第59军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第40军击退九曲店进攻之敌，追击敌军至独树头一带。第333旅出击歼灭了角沂庄之敌后，奉命沿沂河追击敌军。20军团之骑兵团，向义堂集、艾山方向攻击敌军。第333旅和骑兵团，是两支生力军，士气高涨，攻击力强，指挥部令该两部分途追击敌军，“与敌保持接触”。^②

由于中国参战部队的通力合作、勇猛作战，临沂保卫战取得第二次胜利。是役，敌我双方均有较大伤亡，由于中国守军一直处于被动态势下作战，且武器装备劣于敌军，因此伤亡更为严重。临沂战场“两次击破敌军”，打乱了日军作战计划，迟滞日军板垣第5师团南进达一月之久，最后迫使该敌一部绕道爱曲、向城、兰陵，南下配合矶谷师团，参加台儿庄会战。但该部逐次受挫，大伤锐气，尤其已失去机会，无法扭转台儿庄大战之败局。临沂保卫战，为中国统帅部和第5战区调遣军队、部署台儿庄会战赢得时间，为中国守军夺得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张自忠在临沂战役中建树奇功，军事委员会遂撤销原对其“撤职查办”的处分。随后又提升张为第27军团军团长，兼任第59军军长。

4月初，台儿庄大战异常紧张，敌板垣师团一部绕过临沂，迂回西进南下，增援台儿庄，对台儿庄战场的中国守军，极其不利。张自忠奉命率第59军由临沂北沂河西岸的战场转进临沂西南，截击从费县、临沂间南下增援台儿庄的日军，以援助台儿庄作战。同时，第333旅和汤恩伯第20军团之骑兵团，也投入台儿庄战场。第59军伤亡奇重，为维持部队战斗力并便于指挥起见，张自忠对部队进行调整，第38师三个旅战前约1.5万人，此时剩余兵力

^①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1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0页。

不足3000人，张自忠将三个旅的士兵大部归并到该师112旅（李九思任旅长），由军部直接指挥。180师尚有6000人，仍维持两个旅4个团的建制。第38师师长黄维纲率113、114旅的官长及部分老兵，到黄口、商丘一带征募、训练新兵，以便补充部队。部队调整完后，张自忠即率部进入指定区域，担任阻敌南下的任务。在苍山县内的大展庄、小展庄一带，与敌展开激战。从4月11日至14日，激战四昼夜，终于击退当面之敌。敌军退向临沂西北的古城地区，参加进攻临沂的作战。

日军板垣师团久攻临沂不下，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临沂是潍（县）台（儿庄）公路、兖州—泗水—费县—郯城公路的交会点，临沂一直控制在中国守军手中，严重威胁着南下日军侧背的安全和后方补给线的畅通，因此板垣征四郎再次发动对临沂的攻势，决心不拔掉临沂这颗“钉子”，誓不罢休。

板垣亲率第5师团一部到临沂增援，增援台儿庄的坂本顺旅团长所率4个步兵大队、两个炮兵大队在台儿庄大败之后也返回临沂，日军集中兵力，展开对临沂的新一轮攻击。

中国守军台儿庄大战胜利之后，继续向临沂战场增援部队。双方援军相继到达，临沂外围又展开激战。日军第5师团主力于4月14日到达临沂地区，对临沂展开总攻。张自忠4月19日向李宗仁电告战况：敌人自展开猛攻以来，“招招进逼，迄未停止。18日晚继续彻夜激战，炮火猛烈。我阵地全毁，房屋均着火，炮弹已渐达城垣，我官兵于火光烟炎中流血抵抗，前赴后续，伤亡累累，而干部伤亡尤重，陷于苦战状态。现援军仅到一部。第21师尚无消息，现时情况第21师如今晨不能到达，危险堪虞。职已严饬所部无论伤亡如何，即余一兵一弹亦须拼其全力苦撑到底，以实保卫临沂之任务”^①。

19日早上，日军开始攻击临沂城北关、西关，战至中午，防守西关的保安队“不支退走，致被敌突入城内”。临沂城墙1927年曾拆除，又连日遭炮击，到处皆可通。临沂保卫战打响以来，一直在外围主要是临沂城北沂河两岸作战，中国守军庞部、张部主力均在正面左右两翼防守或反击，临沂城守卫兵力主要是地方保安队，兵力单薄，疏于构筑工事。日军总攻开始以后，中国守军正面阵地步步后退，负责沂河东岸防守的庞军逐步退入城内，但城内缺乏可利用的工事，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难以支撑。守卫城北关的234团也不支撤入城内，庞炳勋又急调沂河东岸的233团入城，由117旅旅长李运通指挥该两团及军直属特务营，与攻入城内的日军展开巷战。敌军一部由

^① 《李宗仁致何应钦徐永昌密电（1938年4月1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20-621页。

城西攻向城西南，向南关包围，张自忠部38师李文田和黄光华的139师守卫五里铺地区的部队仅剩几十名士兵，仍坚守阵地。

经一昼夜巷战，中国坚守临沂城的部队伤亡十分之六七，敌军已占领了临沂城4门，中国守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宗仁命令守城部队突围。夜12时以后，李运通集合余部，由东门冲出。庞部向城南撤退，临沂城遂陷入日军之手。李仙洲第21师援军19日赶到临沂，但为时已晚。

日军久攻临沂不下，伤亡惨重，攻入临沂之后，便以百倍的疯狂施行报复，进入城内的日军，见人便杀，未及撤走的伤兵，全部被杀害。西门里大街天主教堂门口数百名想挤进教堂避难的无辜市民，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被集体屠杀，无一幸免。日军还逐家逐户地搜查，一天之内便杀害了2000多市民。

临沂失陷后，李宗仁、张自忠、庞炳勋分别致电统帅部，主动承担责任，要求给予“严厉处分，以振纲纪”。^①临沂之战从2月下旬至4月中旬前后50多天，中国守军以庞部、张部为主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前后消灭了日军3000余人。以“杂牌部队”抗击日军王牌师团，且多次取得小胜，两次取得大胜，应当说很不容易了。临沂的失陷，也绝“非作战不力之咎”。^②

临沂保卫战，中国守军付出了高昂代价，伤亡失踪达11921人。根据庞炳勋、张自忠等人战时电报，伤亡数更远远超过此数。张自忠59军3万之众，据张自忠4月21日临沂战役结束后的电报称：该部第38师（师长李文田）已“伤亡殆尽”，第180师（师长刘振三）“伤亡达三分之二，两师现以战斗员并编一旅，尚觉不敷”。^③

庞炳勋4月24日的电报也说：“查职军自鲁南战役迄今，总计伤亡团营长八员，初级官约十分之七，现除特种兵及在后方训练新兵外，而步兵伤亡殆尽，战斗力已无。”^④作为“杂牌军”的部队，向以保存实力为要，临沂之役打得如此之苦，部队牺牲如此之大，还能坚持抗敌，且坚持了50多天，确属难能可贵。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22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22页。

③ 《张自忠致熊斌密电（1938年4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23页。

④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2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24页。

第三节 滕县保卫战

一、滕县外围战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一部渡过运河西进，攻击孙桐萱第3集团军，于26日占领嘉祥，孙部撤至相里、巨野一线新阵线，日军控制了济宁以西、运河两岸地区，保障了济宁的安全，便结束在这一地区的攻势作战，把主力向邹县地区集结，准备继续沿铁路线向南推进。“从3月4日起，敌即不时派出小队、中队的搜索部队向我（第22集团军）第45军第125师的第一线阵地施行武力侦察”。^①“8日以来，敌机时在临城、滕县、界河一带侦察并投弹。”^②根据敌军的行动迹象，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判断日军将发动攻势，为加强防御，立即调整了部署，增强正面防御，加大纵深配备。调整后的部署大致是：

（一）在邹县以南铁路以西的石墙、石马坡，铁路以东的金山、普阳山、香城等第一线防御地区，路东由第125师（师长陈鼎勋）、路西由第124师（师长孙震）主力防守，铁路当面及以西附近的黄家山，由第127师（师长陈离）一部防守。

（二）在邹县以南界河至龙山的第二线防御地区，由第127师主力防守界河，由第125师一部防守龙山。

（三）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一部置于滕县以北的北沙河第三防御地带，一部置于滕县城内待命。

与此同时，敌华北方面军3月10日向第2军等部发出命令：击溃大运河以北中国军队主力，恢复占领区内治安，充实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敌第2军根据这一命令，于3月13日作出进攻部署：

（一）矶谷廉介第10师团以一个旅团，从津浦路的邹县南下，攻占滕县、临城，歼灭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占领大运河以北地区。

（二）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占领沂州后，以一部西进至峰县附近，协助第10师团作战。

（三）上述任务达成后，部队在鲁南的滕县和临沂一线，进行以后之作战

^① 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载《徐州会战》，第63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67页。

准备。

3月14日晨7时，敌第10师团濑谷启第33旅团等部由邹县南面两下店向中国守军界河阵地展开正面攻击。该部配有较强的特种部队，计有独立机关枪第10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0、第12中队；野炮兵第10联队6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旅团第2联队的两个大队；“中国驻屯野炮兵第3大队”（15公分口径榴弹炮兵两个中队）；临时野炮兵中队；工兵1个中队；兵站汽车1个中队。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敌军重兵放在正面进攻，同时，石墙、羊宿的敌步骑400余人，附炮4门，向中国守军阵地的左翼孙震第124师吕康的370旅进攻；另一部数量大致相同的敌军进抵石墙西南的垓庄；香城方面敌军已进抵博丘；济宁敌步、骑、炮兵500多人进占微山湖东张家桥。^①中国守军凭借既设阵地，奋勇迎战敌军，激战竟日，除了下看埠、白山、黄山等前突阵地被敌占领外，界河东西一线的正面战场主阵地屹然未动。

孙震的师部（孙震在是年5月1日被军委会任命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其124师师长由曾魁元继任）设在临城，得悉敌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孙震立即乘火车到滕县了解敌情和战况，随即又亲临前线视察。孙震在北沙河召集附近部队长官布置作战任务，并号召：人人要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敌死拼。孙震亲临前线视察并鼓舞士气，使前线将士士气大振，全力抵抗，终于挡住了敌军14日发动的猛烈攻势，保住了一线主阵地。

日军发动全面进攻之后，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考虑到“敌于津浦北正面，增加兵力，大举反攻，以牵制我鲁南之作战。邓部（第22集团军）兵少械劣，正面薄弱，两翼空虚，恐难拒敌”。^②立即致电蒋介石，请求就近调驻防商丘的第1战区第20军团第85军的一个整编师，由火车输送到滕县附近，作第22集团军的总预备队。并于14日14时直接致电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希望汤立即令该师“紧急出动”。汤恩伯对分散使用兵力，有不同看法，即致电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以此分割使用（兵力），非特力量分散，于指挥上亦感困难。职意如有向该方增援之必要，可用本军团全力，向该方出击。若以零碎补孔，不但于战局无益，力量无代价之消耗，殊属可惜”。^③应当说汤恩伯的意见不无道理。但滕县方面战局紧张，统帅部支持李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7页。

^② 《汤恩伯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8页。

^③ 《汤恩伯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8页。

宗仁的意见，坚持调汤部增援。汤恩伯服从命令，即令王仲廉第85军的陈大庆第4师火速增援滕县，其先头部队于15日中午赶到津浦线上的临城。旋即，蒋介石又电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津浦正面敌向界河攻击甚烈”，“着汤军团长亲率王仲廉军开临城归李长官指挥，（汤部）关麟征军开商丘；张轸师仍在蒙城待命。”^①并同时直接给汤恩伯下达了此项命令。汤恩伯一面执行命令准备率第85军增援津浦正面，一面仍致电蒋介石，坚持“为集中本军团全力，解决津浦北段残敌，拟恳准调（职部）52军开来铜山待命。”^②随着战局的发展，汤部第20军团85军、第52军及110师迅即投入津浦正面战场。

3月15日凌晨，日军除仍以主力继续猛攻津浦正面外，另以一部兵力向中国守军第一线阵地的右后方龙山、普阳山迂回包围，遭到在该地设防的第22集团军127师的顽强抗击，敌军未能得手。同时，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步、骑、炮配合，由济宁东南的石墙出动，向深井一带的第124师370旅继续猛攻。该旅兵力单薄，刚刚布防不久，工事比较简陋，苦力抵抗，死伤惨重。在滕县的第122师师长、第41军前敌总指挥王铭章，为了巩固邓锡侯第45军第一线的正面阵地，防止敌人向右后方迂回包围，乃急调在滕县担任城防任务的第124师372旅驰赴深井以南的池头集，支援第370旅。经过激战，深井阵地得以稳住。随之，王铭章又令在北沙河防守的727团抽出一营兵力，到滕县城西北9公里左右的洪町和城西南15公里处的高庙布防，以防敌钻隙渗入滕县左侧。

根据李宗仁15日10时致蒋介石的电报，滕县方面的战场形势是：“（1）截至15·08（15日8时）止，津浦北段界河阵地因受敌骑至柳泉庄之夹击，以致失陷。现敌军突入20里铺附近。我守兵向左翼大山阵地移转。右翼龙山仍在敌包围激战中。（2）滕县附近有我之一营及三连兵力，现合力固守滕县。（3）令王军（王仲廉85军）先行之第4师以先头之一部开往滕县附近以增强之”。^③汤恩伯当时致蒋介石的电报反映：“津浦北段之敌不上1万人，连日与我22集团在界河龙山一带激战，我22集团军界河阵地被突破，现在北沙河阵地相持，尚稳定。”“职奉李司令长官命令，本晚派一团控置于滕县南山

^① 《蒋介石致程潜密电（1938年3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9页。

^② 《汤恩伯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9页。

^③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8页。

地，巩固22集团军右侧背之安全，第4师、89师主力，拟即集结临城东北地区，待机出击。”^①

15日下午，日军组织一部兵力由龙山以东延翼向滕县方向右侧迂回，其先头部队于下午5时许到达滕县东北仅五公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一面加强正面攻势，胶着并吸引中国正面防御的主力部队；同时派一支有力部队，避开正面阵地直接进攻滕县城，迫使中国正面阵地不战自弃，否则占领滕县后两面夹攻，必使中国正面阵地守军全军覆没。

此时，滕县城关有第22集团军的第122、124、137三个师的师部和第364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一个特务（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城防处于危急状态。外围防御部队大部分被吸引在前线与敌胶着，只有在平邑、城前的第122师266旅尚未与敌接触，王铭章急调该部回援滕县，但该旅远在百里之外，一则缓不济急，再则难保途中不被敌人阻击，因此王铭章又急向临城22集团军总司令部求援。第22集团军司令部一面向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和最高统帅部告急，一面急忙把临城能抽调的军队全部抽调出来增援滕县。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临城唯一的一支战斗部队，是41军直属特务营。该营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为支援滕县守城，孙震令该营留一个手枪连担任总司令部的警卫，另三连步兵由营长刘止戎率领乘火车立即开赴滕县。应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请求，蒋介石调汤恩伯第20军团增援滕县，该部15日仅85军第4师一部到达临城，调一团兵力到滕县附近，由于当时陇海路车辆拥挤，致使火车运行不畅，军队运输迟缓，第20军团军团部也迟迟未能全部到达临城附近，使得已到临城附近的部队，无法正常调拨。

汤恩伯，浙江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有“乡人”和“学友”（都曾留日学军事）之谊，深受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汤部乃地地道道的嫡系“中央军”，第20军团辖2个军5个师，装备齐全，并配属有德国造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②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由于汤恩伯是“通天人物”，汤部是“嫡出亲兵”，因此除蒋介石外，其他将领对该部的调遣不太灵便。这也是已到临城附近的该军团所属部队不能立即全部投入滕县守卫战的原因之一。第22集团军司令部和滕县守城部队前敌总指挥王铭章都

^① 《汤恩伯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9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29页。



邓锡侯在指挥作战

明白“不能指望他（汤部已到临城的85军王仲廉）来救燃眉之急”。^①

在外援一时不济，城防又极其危急的情况下，王铭章为了应急，只能又从前线抽调部队，加强滕县城防。15日下午5时许，王铭章直接向固守北沙河阵地的第122师364旅727团团长张宣武下达命令：“（一）决心固守滕县城；（二）第727团除在洪町、高庙的1个营仍在原地执行原任务外，另以一个营留置北沙河二线阵地暂归第127师指挥，该团长即率领其余部队立即由现地出发，跑步开回滕县布置城防”。^② 该部从北沙河回撤时，王铭章又令该部将北沙河铁路大桥炸毁，以阻敌利用铁路进攻滕县。

张宣武奉命后率部跑步急行军，2小时后即到达滕县城北门，王铭章迎出城外，把城防情况向张作了简单交代，即任命张为城防司令，令张立即着手布置城防；并把配置在城前镇的第366旅731团严翊第1营也调回到滕县东关。第22集团军司令部派遣的援军刘止戎营也随后赶到滕县报到，所有守城部队，均归张宣武统一指挥。

滕县东关有一道土筑圩寨，相当完整坚固，可以利用作为阵地抗敌。敌军迂回从东面攻来，必定先攻东关。严翊营担任东关守备任务，利用寨墙构筑防御工事，并在东关附近各村庄派出警戒部队。该营原有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机枪连拨归团部直接指挥。严翊以两个步兵连配置在东关圩寨阵地上，以1个连为营预备队，夜10时左右布置就绪，部队连夜赶筑工事。

^① 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载《徐州会战》，第65页。

^② 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载《徐州会战》，第65页。

张宣武的727团原有3个营，第1、3两营都留在了外围阵地，张宣武带回滕县城的部队是第3营，有4个步兵连；另有1个团直属迫击炮连，有4门土造八二迫击炮；有一个通讯排、一个担架排。张宣武以两个连担负城东、北面的城防，以一个连为营预备队，一个连为团预备队。

由临城赶来增援的刘止戎营夜10时到达滕县，张宣武命令该营一下火车就直接开到城墙上布防。该营以两个连担任南、西两面城防，以一个连为营预备队。

张宣武的727团团指挥所设在东门内一家山货店内，成为城防司令部，连夜和师、旅部及城防军3个营架通了电话。第122师师部设在西关电灯厂内（兼41军前敌指挥部），第124、127两师师部在城北街一家私宅，第364旅旅部设在西门里的一家盐店内。

截至15日深夜，滕县守军战斗部队共有1个团部、3个营部、10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4个特务连，还有临时来城领运粮弹的第124师372旅743团的一个步兵连，共约2500人。此外，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有五六百人。合计守城武装力量3000人，真正的战斗部队2000人左右。

担任城防的部队，彻夜赶筑工事。预备队部队，彻夜搬运弹药、粮秣。当夜，从临城赶运来一列车粮、弹，手榴弹特别充足，东关和城墙上的士兵每人身旁都放置50颗装手榴弹一箱，这成了后来守城战斗中最有力的武器。

3月15日傍晚，从东面迂回进攻滕县的敌濑谷启第33旅团，接近滕县，根据对中国守军兵力部署和周围地形的侦察，濑谷启遂对攻城作了具体部署：以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进攻滕县，以福荣真平的第63联队绕至滕县以南的南沙河一带，堵击中国守军的增援部队。

16日凌晨，正面敌军继续向北沙河中国守军阵地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战斗。随之，滕县东面之敌发起进攻，首先攻击东关外附近各村庄的中国守军的警戒部队，接着便对滕县展开轰炸。敌军约30门火炮，以排子炮的密集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墙、城内、西关火车站猛烈轰击，敌驻南苑机场的岛田隆一第6重轰炸大队派出12架飞机飞临滕县上空，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

二、浴血滕县城

滕县保卫战打响以后，一直在滕县外围作战，滕县城内人心还算安定。敌军炮轰滕县以后，城内居民顿时慌乱起来，纷纷出城向西逃跑，半小时左

右，居民便逃遁一空。

日军攻城战打响之后，驻在城西关电灯厂的第41军前敌总指挥、122师师长王铭章立即打电话给城防司令张宣武了解战况，随后即进城到第124、127两师师部，与127师师长陈离、124师代师长税梯青、364旅旅长王志远、城防司令张宣武紧急磋商，讨论如何应付危局。张宣武简略地向各位长官介绍了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王铭章问张宣武道：“张团长，守城有把握吗？”

张宣武反问：“守多久？”

王铭章：“两三天怎么样？”

张宣武：“城内现有兵力和敌情你都清楚，你看可以守多久？”

王铭章：“守一天多有没有把握？”

张宣武：“担任城防的十个步兵连，有六个连都不是我所属的建制部队，严、刘两营的战斗如何，我无法估计，因而我不敢保证能守一天多。”

王铭章：“我们的援兵最快也得夜里才能来到，如我们不能守一天以上，那就不如在城外机动作战。”

在场的军事将领一致赞成在城外机动作战。王铭章挂通临城22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电话，向集团军副总司令兼41军军长孙震报告了敌军攻城及中国守兵单薄的情况，提出到城外机动作战的设想。孙震立即给予否定，明确指出：“委员长来电要我们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汤部的先头部队昨日已到临城，其后续部队亦正在陆续赶到，我当催促王仲廉军赶紧北上，你应确保滕县，以等援军。你的指挥部应立即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事宜。如兵力不够，可把城外所有的第41军部队通通调进城内，回守待援。”孙震还下达了22集团军的命令：由王铭章负责统一指挥滕县城防；“闭门死守待援”，①非奉令不准任何一人擅自离城，违者军法论处②。

滕城於巷戰時殉國



王上將銘章於三月十七日死

王铭章将军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70页。

② 何焜荣：《守城战斗纪实》，《徐州会战》，第83页。

第45军127师师长陈离所属部队都在滕县外围阵地作战，计划中也没有调该部进城固守，陈离与王铭章协商后，请示22集团军司令部批准陈离率127师指挥所出城，去127师阵地指挥作战。陈离出城之后不远即与敌军遭遇，身负重伤，被迫离开火线。

王铭章接到孙震的命令之后，便下定了死守滕县的决心。他放下电话后立即命令城防司令张宣武：“张团长，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滕（县）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立即把南、北两城门屯闭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可在4门张贴布告，晓谕全体官兵，没有本师长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①他又令122师副官长罗甲辛把师部指挥所和师直属各部队全部移到城内。王铭章还致电22集团军总司令部阐明了宣誓般的决心：“决心死守，不惜任何牺牲，以报国家。”^②

日军发起对滕县城的炮火攻击之后，陆续轰炸两小时之久，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共落炮弹不下3000发。城内一片火海，中国守军有所伤亡，东郊各村庄散布的警戒部队全部撤到东关。随后，敌军集中炮火，对东关南半部寨墙的突出部进行猛烈轰击，不到一刻钟，该段寨墙被炸开一二米宽的缺口。然后，敌军集中数十挺轻、重机枪火力，对准缺口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冲锋。当敌炮猛轰寨墙时，寨墙上中国守军猝不及防，略有伤亡，随即避开敌炮轰击目标，伏在缺口两侧，以待阻击敌步兵的进攻。当敌军停止射击以便步兵进攻时，伏伺在缺口两侧的中国守军冒着硝烟，迅猛扑向缺口堵防，各种火器一齐开火，阻击敌步兵的进攻。敌步兵五六十人，竟逼近中国守军阵地，跳到缺口外的寨壕沟内。中国守军731团第1连连长集中了五六十人的兵力，令每人握四五枚手榴弹，一齐甩向寨壕沟内的敌军，一片爆炸之后，敌人遗体50多具，生还者不足10人。敌军攻击未成，便以更猛烈的火力向寨墙缺口轰射，然后以一排步兵发起冲锋，中国守军依然是先避敌炮火，后阻敌步兵，敌步兵攻占缺口必须先过寨壕，趁敌兵下到寨壕沟底之际，以密集的手榴弹消灭敌人。如此再三，一连打退了敌军的三次冲锋，暂时扼制了敌军的攻势，保住了东关阵地。但东关右翼守军731团第一连已伤亡近百人，营长严翊遂将营预备队第三连调上，接替守备任务。张宣武也立即将团预备队727团第12连由东城门内调赴东关，作为严翊营新的预备队。

日军第一次进攻发起三次冲锋未能得手，便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发动下

^① 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徐州会战》，第68页。

^② 何煜荣：《守城战斗纪实》，《徐州会战》，第82页。

一轮进攻。趁此战斗间隙，中国守军抓紧时间修补被摧毁的阵地工事，把东关和城内几家盐店、粮行内堆放的2000包左右食盐、粮食，全部搬运到阵地，用以填补寨墙缺口。同时，还补充了弹药，官兵们吃些干粮，喝些水，城防司令张宣武亲临第一线，对守卫官兵加以慰问和鼓励。守城卫士做好准备，以便粉碎敌人新的攻势。

16日下午2时左右，敌军再次发动进攻，进攻重点转为猛攻东关的东北角。守卫该处的731团第2连，在严翊营长指挥下，采取与第1连同样的打法，又连续打退敌军的三次冲锋。中国守军先后打退敌军从两个方向发起的进攻，自己的伤亡也很大。

王铭章经和124师副师长（代师长）税梯青协商，命令该师372旅来城领运弹药的第734团第11连（连长吴赞臣）留下守城；同时王铭章又把122师师特务连（连长何经纬）除留一个排担任警卫外，其余兵力全部充实城防。张宣武随即把吴赞臣连作为严翊营的预备队，以加强东关防守兵力；把何经纬连作为团预备队，以便应急。

下午5时许，敌军发动第三次进攻。敌炮有所增加，机枪火力也较前几次猛烈，飞机每批均在10架以上。敌人转移了攻击目标，改从东关的正面城门下手，并以部分炮火向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等处进行纵深射击。敌军采用三个排、每排相距百米左右、前后重叠的梯队攻击法，发起对东关正门的猛烈攻击。敌军第一梯队的的一个排冲锋至城寨门下时，被中国守军用手榴弹消灭殆尽。但是，敌军猛烈的火力，也给东关门及其两侧的中国守军以重大伤亡，这一地段中国阵地上的守军也所剩无几。严翊营长急忙把预备队吴赞臣连填补上去，吴连刚扑上阵地，立足未稳，敌军的第二梯队便冲上来了，双方展开肉搏，战况极其惨烈，敌军的一个排被消灭，而吴连也仅剩一二十名士兵，全连官长和100多名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值此危急之际，张宣武急调团预备队何经纬连（缺一个排）从滕县东城门内奔赴东关补充。但敌军第三梯队已经冲锋上来，何连缓不济急，严翊急将守备东关南、北两端的部队全部调到正门附近堵击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终未能完全堵住敌人，有40多名敌军冲进关内。时已入暮，日军未再增援，40多名敌军无力扩大战果，而当面防守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也无力展开反击，双方相距仅几十步远，形成对峙。何经纬连（两个排）到达东关阵地之后，严翊命令该连迅即展开反攻，消灭冲进关内的日军。何连两个排全力冲杀，由于缺乏机枪，火力不足，而日军负隅顽抗，拼死反击，火力又猛，且射击准确，何连无法接近敌军进行肉搏，结果何连的两个排伤亡三分之二，而敌军仍有20多人拼死坚持，拒不后退。敌军在东关寨内建立支撑点，这是对东关守备的最大威胁。

入夜，王铭章指示张宣武，务必消灭突入东关寨内的敌人。张宣武抽调守备滕县城垣东、北面的第727团第3营预备队张进如的第11连，火速奔赴东关，归严翊营长指挥，以全力拼杀，消灭东关寨内的敌人。张宣武还对该连全体官兵作了战斗动员，并对张进如连长说：“如果不能把这几十个敌人消灭，你就不要回来见我！”该连奔向东关，直扑敌人，向敌人支撑点猛投手榴弹，然后冲进敌群，短兵相接，勇猛肉搏，以多胜少，终于将二三十名敌军全部消灭，东关寨门失而复得。张连付出沉重代价，伤亡70多人，阵亡两位排长。坚持指挥东关守备战、苦战竟日的严翊营长，也中弹负伤。

16日滕县县城守备战激战一天，敌军向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等处倾泻炮弹万发以上，中国守军伤亡严重，但广大官兵众志成城，视死如归，誓与阵地共存亡，勇猛阻击，给敌以较大杀伤，终于保住了阵地。

与此同时，滕县当面敌军，向右翼龙山、普阳山一带第45军阵地猛烈攻击，45军第125、127师已血战三日，伤亡过半。而且与滕县的交通、通讯全被截断，指挥发生混乱。16日午后，45军正面阵地被日军突破，第125、127师各部被迫撤退，日军紧追不舍，有些部队被打散。127师师长陈离率师部出滕县城收容所部，陈负伤后该师指挥所继续收容、转移部队。王铭章急令北沙河防线上的122师364旅（旅长王志远）及从太平邑回撤的第366旅（旅长童澄）掩护第45军部队撤退，第45军部队分成数股从滕县两侧撤退，大部撤向临枣线。

左翼石墙方面的敌军，继续向深井、池头集的124师370旅（旅长吕康）、372旅（旅长曾甦元）猛攻，经过一天激战，吕、曾两旅逐次退守大坞、小坞一带。

16日滕县保卫战激战一天，多处告急。尽管由于王铭章守城态度坚决、决心大，调兵遣将尽心得力，并多次与税梯青代师长亲赴火线督战，更由于广大守城官兵的英勇顽强，终于扼制了日军的疯狂攻势，暂时保住了滕县县城未陷敌手，并给敌以较大杀伤，但是，就整个战局而言，中国守军处于劣势。正面防线全线崩溃，守城之战伤亡严重，而且滕县城处于敌军包围之中，敌军一部还插进滕县城后方的南沙河，截断滕县与临城的铁路联络，既断滕县后退之路，又挡临城来援之兵。因此说，战局对第22集团军极其不利，形势十分险恶。当日中午12时，第22集团军以总司令邓锡侯的名义致电李宗仁，报告滕县战局形势及22集团军的战斗情况和所面临的险恶态势，急切要求道：“恳飞飭汤军团部队沿滕城东南门出击，俾临、滕交通不致中断。”^①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0页。

汤恩伯第20军团奉命增援津浦北线正面战场，王仲廉的第85军先行出发，开赴临城，据李宗仁16日17时的电报，该军“第4师已到临城下车，第89师正向临城输送中”^①，其余部队均未到达或尚未出发。汤部先头部队一个团15日晚到临城后，刚下火车就奉命增援滕县。该团一到南沙河，立即遭到先行钻进并已占领了南沙河的日军的猛烈阻击，几经激烈交手，敌军火力甚猛，并配有坦克，该团无法突破日军阻击线北上增援，日军反而发起对该团的攻击，冲锋异常猛烈，该团不支后撤。汤部85军后续部队，仅在南沙河后警戒，阻敌南犯。由于汤军团大部仍在运送途中，军团部尚未到临城，调遣部队发生了障碍，尽管第22集团军司令部焦急万分，恳求近在咫尺的汤部已达部队北上增援，以解滕县之围，但汤部已达部队未能立即组织兵力，击溃南沙河之敌（仅200余人）^②，以扫清道路，火速北上增援，造成滕县城陷于孤军无援的险境。

鉴于滕县外围正面防线右翼溃散，左翼一退再退，已构不成整体防线；而滕县县城守备力量薄弱，且有较大伤亡，王铭章决定把城外兵力悉数调入城内，加强城防，死守待援。124师第370旅、372旅（每旅只有一个战斗团）从大坞、小坞一带脱离敌人回撤，于当夜10时、12时先后到达滕县。122师364旅也只有一个战斗团，即张宣武的第727团，该团的另外两个营，从洪町、高庙、北沙河一带撤回城内。唯有122师童澄的第366旅（只有一个战斗团）（欠严翊营）奉命回撤，在“城头村附近与多数之敌遭遇”，“激战甚烈”^③，被迫绕道向临城方向退去。

根据调入城内的兵力情况，王铭章重新调整了部署：（一）以第124师370旅的王麟第740团（欠一个营）接替东关第122师366旅731团严翊的第一营的防务；（二）以第122师364旅的张宣武第727团仍附731团严营担任东南城角（含）亘西北城角（不含）的东、北两面城防，并以一部守卫北关；（三）以第124师370旅740团的一营（营长蔡钰）及第41军特务营（欠一个连）、担任西北城角（含）亘东南城角（不含）的西、南两面城防，由第370旅长吕康指挥；（四）以第124师372旅743团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守卫南关、西关及火车站，由372旅旅长曾甦元指挥。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0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1页。

^③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16日）（两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0页。

部署调整之后，各部立即换防、到位。城内储备的粮弹相当充足，当夜各部队都得到充分补充。各部队都不顾疲劳，连夜拼命抢修工事，挖防空洞，绑捆登城云梯。滕县城墙较高，城内上城墙的道路每座城门旁边各有一条，为躲避敌机、敌炮扫射和轰炸，减少伤亡，要求守城部队当敌机、敌炮轰击时，城墙上只留少数瞭望哨，其余都在城内墙脚下防空洞内隐蔽，待敌军步兵冲锋时，再利用云梯迅速登城抗击。因此，规定守城部队每班至少要有一架云梯。全体守城官兵，一直忙到17日凌晨。同时，王铭章向守城官兵广做战斗动员号召、激励大家为国家、为民族计，誓死坚守滕县。并告诉大家，“明日即有汤恩伯军团增援前来，士气甚为振奋”^①。

此时的王铭章将军，对守城很有信心。他认为，以不足一个团的劣势装备的兵力，能够坚守滕县城一天，现在守军增加至三个多团，再坚守一天当无问题。只要能再坚持一天，“汤（恩伯）军团的援军就可来解围了。”^②到那时全军反击，配合汤军团内外夹击敌军，必能打败敌军，取得滕县保卫战的胜利。胜利在招手，曙光在前头。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这位四川汉子怎能不感到无上光荣呢！

日军进攻守备较弱的滕县竟日不下，且有重大伤亡，敌酋矶谷廉介大为恼火，他迅速调集第10师团和106师团的一个旅团，共3万多兵力，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全力向滕县压来。滕县城外防御阵线已溃撤，日军迅即从东、南、北三面逼近滕县城关，发起更为疯狂、猛烈的进攻。

17日早上6时左右，日军以五六十门山炮、野炮密集轰击，敌机20多架飞临滕县城上空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除北关一隅因系美国教堂所在地外，顿时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墙倒屋塌，遍地焦土。日军轰击两个多小时后，敌步兵开始向东关进攻，仍采用与昨日攻击相同的办法，即先以炮火轰开缺口，然后在10余辆坦克的掩护下，步兵发起冲锋。并同时以炮火分向东关全线和城内施行遮断射击，牵制中国守军的临时调动和阻止后线的增援。敌机也在低空盘旋，疯狂扫射。防守东关的第124师740团（欠一营）顽强抵抗，与敌军多次展开肉搏，死伤惨重，一直激战至中午12时，东关阵地仍牢牢掌握在守军手中。

日军进攻东关的同时，以一部对滕县城东南城角发起强攻。敌军先以炮火猛轰城墙，约20分钟，即轰开一个缺口，接着以七八辆坦克开路，100多名日军向缺口发起冲锋。该段守军第727团的第2连官兵，用手榴弹炸毁敌

^① 何焜荣等：《守城战斗纪实》，载《徐州会战》，第85页。

^② 张宣武：《台儿庄会战的前奏》，载《徐州会战》，第72页。

坦克两辆，勇猛阻击敌步兵的冲锋，毙伤敌 50 多人，但该连伤亡殆尽，无力阻击，敌军四五十人冲上城角。727 团第 1 营营长王承裕立即命令营预备队第 1 连向突入之敌发起反击，该连在仅有的两挺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向突上城角的敌军猛扑过去，先投手榴弹，再抡大刀砍，一场残酷激烈的白刃战之后，终将突入之敌全部消灭，但该连 150 人也只剩下 14 名士兵，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以及 130 多人全部为国捐躯。

敌军进攻东关和东南城角受挫，中午 12 时稍过，即暂时中止进攻，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发起新的更猛烈的攻势。中国守军也趁此间歇，调整防御部署，准备迎接更激烈的战斗。总指挥王铭章根据半天来的日军攻势，其火力配备、出动兵力，都远远超过昨日，攻势之猛更是超过昨日，判定日军攻取滕县志在必得。而城南援军方面枪炮声渐远、渐稀，估计援军解围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王铭章清醒地认识到，守城之战，是一场恶战，单凭现有兵力，已无法守住滕县城。但他抱定与城共存亡的信条，决心死守到底。他 12 时 15 分发给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一份电报中说道：“……独坐山方面，本日已无友军枪声，想系被阻止。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击，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3 月 17 日 13 时，汤恩伯致电李宗仁，提出：“请令孙副总司令震飭令该守（滕县）城部队务努力支持该城至 18 日拂晓，伊负责解围。本 17 日先以一团支援守城。”李宗仁随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报告汤军团的情况：“汤军团现以一团在滕县东方高地直接支援守城，以一团位置官桥，并推进一营驱逐南沙河之敌（200 余人）。临城以北之正面布置两团，其余主力均在官桥东方高地，枣庄方面已派骑兵两连对北方严密警戒”。^① 汤恩伯 17 日下午致蒋介石密电报告的情况是：“（一）本晨敌约步兵二千余人，炮十余门，坦克车十余部，猛攻我官桥 89 师 533 团阵地，激战至午，将该敌击退。午后 1 时，敌复增援二千余人，又行强烈反攻，我已将 534 团加入，正在激战中。并有敌之一部及坦克车五六辆迂回至临城附近，职已派第 89 师 265 旅迎击中。我第 4 师倪旅，本晨由虎山、龙山（十万分之一图）向滕县东北东沙河桑村之线攻击前进，初甚顺利，至午刻，敌三千余由桑村附近，向我倪旅右侧背迂回，目下相持于党山、虎山之线，战斗甚为激烈。（二）车辆运输极缓，迄今 89 师尚有两营未到，关军（关麟征 52 军）全部未到，军团部亦全部未到。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 年 3 月 17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571 页。

(三) 22 集团 (军) 部队星散临城、枣庄, 溃兵极多。与孙副总司令电话不通。(四) 关军本晚如能到达一师, 明晨拟以 89 师拒止正面。职亲率两师向滕县南北迂回猛攻。(五) 职现在临城东北袁山指挥。”^①

十分明显, 敌军加强了对滕县南面的攻击, 不仅阻击援军, 而且对援军采取攻势作战, 还以一部进扰临城。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临城, 但已无兵可用, 且临城城防守备空虚, 该总部遂撤到运河南利国驿, 收容该集团军溃散部队。从此滕县守军与集团军总部失去联络, 完全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3 月 17 日下午 2 时许, 调整部署后的日军对滕县城再次发动猛烈攻击。日军以榴弹重炮 12 门猛轰滕县南城墙的正面, 敌机二三十架, 集中轰炸城南关。防守南关的第 124 师 372 旅 743 团的两个连, 系昨日深夜刚转移到城防阵地的部队, 只有简单的掩体工事, 没有坚固的防炮、防空工事, 以致敌军发动重炮、飞机轰炸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该部即被炸死炸伤半数以上, 剩余部队也无法在南关存身, 被迫转移到西关车站附近。南城墙被重炮轰炸 1 个多小时, 城墙被炸毁倒塌, 处处可以攀登, 防守南城的第 124 师 370 旅 740 团的蔡征营在城墙上警戒、守卫的官兵, 几乎全部壮烈殉国。敌军步兵五六百人, 在 10 余辆坦克的掩护下扑向南城, 370 旅旅长吕康、副旅长汪朝廉亲临城墙根指挥部队阻击, 但因部队死伤殆尽, 无力阻击敌军的冲锋, 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 敌军占领了南城墙。吕康、汪朝廉也皆负重伤。

与此同时, 东面敌军对东关再次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 寨墙被炸得到处是缺口, 阵地工事全被摧毁。东关守军无所凭借, 死伤愈来愈多, 而且弹药、尤其手榴弹已经用完。因此, 当敌军占领南城墙后不久, 东面敌军五六百人在 10 多辆坦克的掩护下, 攻入东关。东关守军第 124 师 740 团团团长王麟身先士卒, 奋勇指挥作战, 头部受重伤, 旋即牺牲。

敌军占领南城墙和突破东关之后, 情况万分危急。王铭章亲自到城中心的十字街口, 指挥督战, 激励官兵奋勇杀敌, 拼死抵抗。

占领南城墙的敌军, 用机枪开路, 从城墙上由西南角向西城墙上的中国守军进攻。同时, 又以重炮集中火力轰击西城门楼, 西城墙南段守军死伤惨重, 西门和西城门以南城墙于下午 5 时左右落入敌手。

突进东关的敌军, 随即猛攻东城门。同时, 占领南城墙东半段的敌军, 以猛烈的冲锋夺占了东南城角, 随即从城墙上向北攻进, 中国守军被迫退守

^① 《汤恩伯致蒋介石密电 (1938 年 3 月 17 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 第 572 页。

东城门楼。东城门及其附近由第364旅727团吴忠敏的第2营负责守卫，该旅旅长王志远、团长张宣武都在东门火线督战、指挥。日军集中火力，轰破了东城门，第一批突进城内的日军有三四十人，中国守军以4挺重机枪和数百计的手榴弹给敌以迎头痛击，将该敌全部消灭。但是，敌军以波浪式的冲锋接连不断地发起进攻，日军源源而来，中国守军则弹尽援绝，黄昏时东城门陷落敌手。旅长王志远、团长张宣武均负伤。

日军在进攻东城门的同时，进入南城、西城的日军，开始向城内攻击，并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率指挥所官员，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指挥战斗，顽强抵抗敌军。王命令身边仅有的师特务连的一个排从西北城墙角向西城门楼的敌人反攻，该排猛打猛冲，直扑西城门楼，但未等接近目标，即被敌军机枪全部射倒，悉数伤亡。西城门楼上的日军反过来向北攻击，王铭章身边已无兵可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王铭章及其随员10余人缒城而下，直奔西关，准备到西关火车站指挥该处守军第124师372旅部队继续与敌战斗，不幸王铭章一行出城之后即被西城门楼上的敌军发现，敌军以密集的机枪扫射，第41军前敌总指挥、滕县城防总指挥、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中弹牺牲。第122师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埔以及124师参谋长邹慕陶和几名卫士、随从共10余人，同时壮烈殉国。只有卫士李少昆等二人幸免于死。在此之前，第124师代师长税梯青率几人赴西城门掌握部队，指挥战斗，得以从西城门冲出城外，组织西关的部队英勇抗击日军。第124师曾魁元的372旅743团之熊顺义营和卢高煊营以及特务连（欠一排，连长汪有厚）等部，坚守西门城外及火车站各阵地，奋力拒止敌人，为西城门内冲出的中国守军保持了一条后撤通道。但撤出的部分守军，冲过西关一片麦田之后，大部在一片开阔地段被日军炮火炸死炸伤。

守城指挥官大都死伤（个别撤出），城内守军陷于无人指挥、各自为战的混战状态。入夜，敌军已占领了东、南、西三面城墙，东北、西北两个城角及北面城墙，仍在中国守军手中。在北城墙上的中国守军是第122师727团的第3营（其中两个连已在16日的东关战斗中伤亡殆尽），以及其他零星部队，坚持顽强抵抗，与东、西两面城墙上的敌军对峙。入夜之后，敌军无法侦察中国守军的阵地，不了解中国守军的实际情况，不敢贸然进攻，而且又不惯于夜间短兵相接，因此没有继续向北城墙进迫，占据城墙的敌军也未敢走下城墙进入市内。

夜9时许，北城墙上的中国守军两三百人，在副营长侯子平、连长胡绍章指挥下，扒开已经封死的北城门，有组织地逐次掩护突围出城。北面围城之敌在北关一公里之外，未发现突出城外的中国守军；而东、西城墙上的敌

军虽发现了中国守军冲出城外，但只以火力追击，未敢下城追击，因此使这支两三百人的突围部队，得以安全地撤退到后方。日军则占领了四面城墙和所有城门、城角，在城内的失去指挥、失掉联系的各自为战的中国守军，无法突围出城，坚持与敌对抗，彻夜枪声未停。

18日天明之后，日军进入市内，散在市内的中国守军战士，逐街、逐巷、逐屋与敌拼杀，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无一人放下武装，无一人投降，全部为国捐躯。城内300多名重伤员，以手榴弹互炸殉城。至18日午前，城内枪声完全停止，日军完全占领了滕县城。

滕县保卫战，川军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之歌，为川军在国人面前树立了新形象。该役第41军守城部队自王铭章以下伤亡5000多人，在外围正面作战的第45军自127师师长陈离（负伤）以下伤亡4000多人。共毙敌2000余人。虽然滕县最终失陷，但王铭章誓死捍卫中国领土、以死报国的精神是不朽的。王铭章率领所部坚守滕县，李宗仁后来给予了高度评价：“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①

王铭章以死报国、为国捐躯，激励了广大将士奋勇抗敌，感召了后来者的爱国热情。

王铭章，字之钟，四川新都泰兴场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在川军中历任排、连、营、团、旅、师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川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抗战。王铭章时任孙震部第41军第122师中将师长，他也积极请求率部开赴抗战



当时关于滕县保卫战及王铭章殉国宣传画报

^① 《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前线对日作战。川军受命出川抗战，王铭章师被编为出川抗战部队的战斗序列（初为第2路预备军，后为第22集团军），王铭章非常高兴和激动，他在1937年9月12日于德阳驻地举行的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20年来参与内战的罪愆^①。第22集团军奉命开赴山西战场，王铭章师为前卫部队，他号召所部官兵要“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娘子关之役结束后，王铭章的122师两个旅4个团缩编为两个团（旅的番号仍然保留），武器装备极其落后。奉命开赴津浦战场后，王部同仇敌忾，为保卫祖国山河，与敌浴血奋战，非常顽强。正如王本人所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②

在滕县守卫战中，王铭章实践了自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抗战事业。王铭章时年45岁。王的灵柩运到武汉时，6000多人到车站迎灵。武汉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和追悼会。追悼会会场上挂着蒋介石送的横匾：“民族光荣”；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也送了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在悼词中说：“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功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王铭章的灵柩经武汉、重庆、成都运回其家乡新都，沿途民众纷纷举行悼念、祭奠活动。不久，国民政府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

① 《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第115、118页。

② 《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第115、118页。

第四节 台儿庄大战

一、兵聚鲁南

3月17日，日军发起对滕县最后攻击的同时，分兵一部向临城、沙沟方向进攻。汤恩伯向李宗仁报告：南下敌军“共约步兵七千、炮兵三十余门、战车五十余辆。”^①实际日军担负南进任务的部队是第63联队，先在南沙河阻击中国援救滕县之兵。汤恩伯部先头部队到达临城附近后，即奉命北上增援滕县，与占领南沙河的敌军发生激战，一直未能突破敌军的阻击线，无法北上援救滕县。当南沙河一带的日军继续南进，直攻临城时，汤恩伯第20军团守临城及其在临城附近的部队，与日军接火，组织了抵抗，但作战不力，临城于17日晚便陷落敌手。

汤恩伯致电蒋介石，对该部北上以来的“战斗经过情形”作了如下总结性的汇报：“删（15）日奉钧座电令，推进津浦北段，相机出击。遂令各部于当日由商、亳分别开拔。职亦于铕（16）日先行赶到铜山。当时所得情报，龙山、滕县、大坞村一带，有我孙震部占领，故令王（仲廉）（85）军集结临城，迨职于铕（16）晚抵临城，晤孙副司令（孙震），始知所得情报，与实际状况完全不同，除滕县县城有少数部队驻守外，其他各处已一律放弃，正面完全空虚。当时深恐被敌长驱直入，直取徐州，并在我尚未集中前企图各个击破，情况颇为险恶。当晚即令王军先头部队，在官桥一带占领阵地，并派一部筱（17）晨由虎山、龙山向滕县东北东沙河桑村之线攻击前进，以牵制敌人之南下，并掩护关（麟征）（52）军之集中。迄筱（17）辰（8时左右），敌果不出我意料，分两路沿铁路正面及其以西地区向我阵地猛攻，并迂回向临城挺进，当时王军尚未全部到达，且临城附近地形开阔，无可利用，当经该军猛力抵抗，故双方伤亡均大。本拟即率该军向北挺进，直驱两下店，挽回战局，以各部士气之旺盛，当可予敌以彻底打击，乃因关军尚未到达，铜山附近防务空虚，故令王军暂时占领临城东南高地，并派有力之一部进出山口、枣庄之线，以策关军集中及铜山之安全。筱（17）晚关军郑（洞国）（2）师之邓旅到达，即令在沙沟（临城之南运河北岸）附近王军左翼占领阵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3页。

地。巧（18）辰（8时左右），敌复向王军张（雪中）（89）师及郑师邓旅阵地猛烈攻击，激战终日，张师及邓旅阵地被敌突破，伤亡甚大。巧日郑师全部到达，即令在韩庄沿运河布防，当时判断敌之企图，似有袭取峰县、台儿庄，威胁铜山之企图，当令王军东进，占领峰县东北及西南一带高地，以便尔后之出击。皓（19）辰敌果来犯，与我王军陈（大庆）（4）师激战一昼夜，彼我伤亡均大，刻仍在对峙中。关军张（耀明）（25）师昨（皓，即19日）晚始全部到达，已令向台庄移动。”^①

汤恩伯所报告的“战斗情形”基本符合事实，但有意淡化了战斗不力，着意强调客观困难和友军力有未逮，旨意在于推卸临城、沙沟失守之责。汤军团当时确实尚未全部到达前线，已到部队刚抵前线便投入战斗，立足未稳，准备不充分，守住临城似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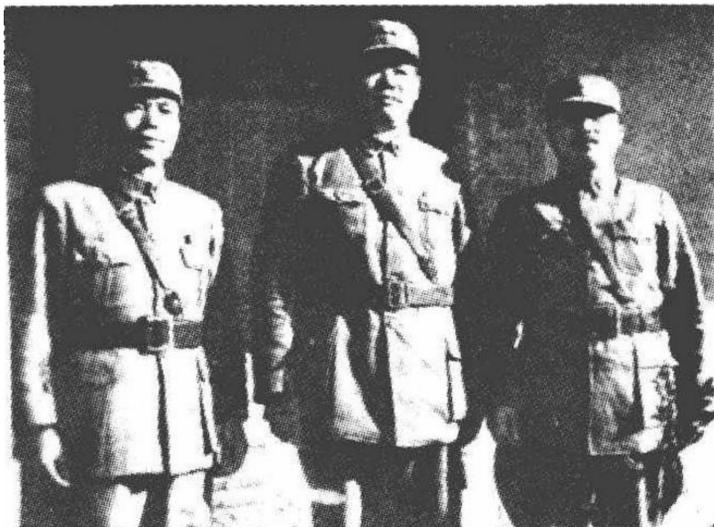
但是，王铭章的寡兵孤军守滕县尚且坚持了4天多时间，汤部在临城及其附近的部队，实力远在王铭章部之上，临城却在一天之内便丢掉了，不能不说作战有些不力。

当滕县、临城吃紧，徐州正面危急时，统帅部继续向第5战区增兵，把第1战区部队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从河南洛阳、郑州调往徐州。

孙连仲，河北雄县人，行伍出身。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得力部将，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依附蒋介石，蒋对其备加笼络，遂决意追随蒋效力，渐渐受到蒋的信任和重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孙连仲奉命率部由驻地河南信阳、确山一带北上，以作第29军之后援。随即，孙以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兼第1军团司令的身份，率部参加了平汉路正面的抵抗和娘子关战役，孙连仲抗战热情高涨，全力督部参战，部队伤亡严重。娘子关战役



各路大军向鲁南集中，参加会战



孙连仲（中）与李宗仁（左）、卫立煌（右）在一起

^① 《汤恩伯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0页。

结束后不久，孙部经晋南开赴河南。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因平汉路抗敌作战不力，被蒋介石撤职，由孙连仲代之。但所辖部队，仍为孙连仲原有部队，名义上两个军，实际兵力只有3个师。

孙连仲接到增援第5战区的命令后，立即命令所属部队从现地出发，奔赴徐州，听候第5战区调遣。其先头部队第31师师长池峰城附独立44旅于19日夜到达徐州，第31师部队未下火车即奉李宗仁之命直接开赴“台枣路之宿羊山站下车”，“在汴塘以北附近集结，暂归关（麟征）军长指挥，准备接替25师之河防，另附之44旅在铜山控置”^①。

另据时任第31师副师长屈伸的回忆：该部“20日凌晨到达车辐山，即下达如下命令：‘师主力集结于车辐山附近，以第186团接替台儿庄防务，第182团接替台儿庄北车站防务，独立第44旅接替顿庄闸至韩庄之守备任务。’后孙连仲总司令率第27师、第30师到达宿羊山车站。”^②实际上第30师师长张金照到第5战区后，一开始是作为战区预备队使用的，“在徐州驻了三五天”，后应孙连仲请求，调赴台儿庄方面，归还第2集团军建制。

与此同时，蒋介石3月19日电令驻防曹县的第3集团军代总司令孙桐萱、驻防城武的第55军军长曹福林，立即率部“神速行动袭敌侧背策应正面之作战，以期各方面确切协同，一举聚歼敌人，挽回国军全盘之战势”^③。

3月19日，临城以南的沙沟丢失之后，汤恩伯部第52军第2师当晚“撤至韩庄附近运河南岸占领阵地”^④，“扼守六十子至韩庄间运河南岸”，与日军“隔河炮战”。“第25师一部在台儿庄至六十子间担任警戒，主力控制于郭凹、马安、梁湘一带准备乘敌伴渡猛击之。”^⑤日军一部沿临（城）枣（庄）支线攻击前进，19日晚占领了峯县。汤部“第85军之第4师在峯县东北端高地准备侧击敌人。89师主力在峯县西南之黄山与敌对峙，一部已到台儿庄之西北附近，阻止敌之东窜及南窜。”^⑥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9页。

^②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载《徐州会战》，第187、188页。

^③ 《蒋介石致孙连仲等密电（1938年3月1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5页。

^④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8-579页。

^⑤ 《汤恩伯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0页。

^⑥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8-579页。

而此时的临沂战场，捷报频传，取得击退日军第5师团进攻的“第一次大捷”。根据敌我双方态势，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迅即作出作战部署。据3月21日18时李宗仁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报，其作战命令如下：

(1) 临城、峯县、韩庄间之敌约步兵三联队、骑兵一联队、炮兵一联队、坦克五六十辆，自14日以来在界河、滕县、南沙河及临枣各地与我邓集团及王军激战。现分部南进，已达韩庄及峯县附近，其主力似尚在临城。

(2) 战区以收复鲁中广大地域之目的，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攻势防御态势，以主力由峯县东南方及东北方山地侧击南下之敌，聚歼于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间地区。

(3) 各部队之部署及任务如左：(甲) 汤（恩伯）军团（欠110师）（及）新配属31师应集主力于峯县东侧及枣庄西北方焦山头附近一带山地，于3月20日拂晓全线开始攻击，务先击破峯枣之敌，向临城、沙沟两地附近侧击，压迫敌于微山湖东岸而歼灭之。其一部集结于台儿庄北方地区，准备对峯县及其西北地区协力于主力之作战。(乙) 孙（连仲）集团（欠31师）（及）新配属110师，应以一部在侯新闻以西运河两岸防御，待机渡河北上，主力控置于贾汪附近及荆山茅村镇间。(丙) 张（自忠）军（欠一旅）在费县集结整顿后，乘虚向滕县南北地区与由南阳镇附近渡河之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部队呼应，截击南下或北退之敌，对泗水方面自行警戒。(丁) 3集团军（欠51军）应超越济宁南北地区，再向兖州、邹县间及界河、官桥间，与张（自忠）军及临城以南之攻击部队呼应，袭击敌之侧背，并阻止敌之增援或截敌归路。(戊) 庞（炳勋）军团（张军之一旅属之）迅速扫除汤头附近之敌后，以一部向莒县方向追击，主力集结于汤头附近布防，对沂水、蒙阴方面自行警戒，陆战队命归该军团之指挥①。

李宗仁调动投入第5战区北线作战的所有部队，试图在鲁南打一场大仗，作一篇歼灭日军的大文章。蒋介石于当日21时复电李宗仁并直接致电各部长官，决计“对津浦北段之敌”“围攻聚歼之”。并对作战部署作了如下“修正”：

(1) 汤（恩伯）军团进出运河后以约两师对峯县方面佯攻，以三师由峯县以东梯次迂回，求滕县以南亘峯县间敌之侧背攻击之。(2) 张轸（110）师及独44旅归孙仿鲁（连仲）指挥，守备运河。(3) 孙仿鲁部两师集结徐州待机。(4) 张自忠军除以主力仍须与庞军团相协力肃清临沂当面残敌外，以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1页。

约三至四团经泗水进出曲阜方面牵制敌人。(5) 孙(桐萱)曹(福林)出击部队除以主力向邹县、两下店间地区挺进外,另以两团由汶上方面向肥城、大汶口挺进游击,限宥(26)日到达,准予悬赏。万一敌有增援队由济宁出击时,除守势部队竭力阻止外,其出击部队仍须在铁路线上游击,不得撤回运河西岸。^①

日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主力占领临城之后,旅团长濑谷启即兵分两路:一路由福荣真平第63联队的第1大队(缺一个中队)沿津浦路向韩庄挺进;一路由第2大队向峰县方向进攻。韩庄、峰县先后为敌军占领。3月20日,第10师团命令濑谷启占领和确保韩庄至台儿庄运河一线地区,担任临城与峰县的警备,派出一部兵力攻向沂州,协同第5师团作战。3月22日,濑谷启下达了进攻台儿庄及协同第5师团作战的命令:(1)63联队之第1大队,担任韩庄附近之守备;(2)63联队之第2大队,野炮兵一个大队,23日从峰县出发,占领和确保台儿庄及附近运河一线地区;(3)步兵第10联队主力,23日由临城出发攻向临沂,策应第10师团部队作战;(4)旅团主力集结于峰县附近。

22日下午,濑谷启接到日军航空兵的空中侦察报告:在微山湖上中国军队有约1250只的船队向湖东的夏镇等地进发(孙桐萱等部)。根据这一情况,濑谷启遂决定第10联队停止攻向临沂,旅团主力暂不向峰县集中,仍留在临城地区,以应付新的情况。但向台儿庄进攻的部队任务不变。

3月23日晨,日军第63联队第2大队从峰县出发,沿铁路攻向台儿庄,途中与中国守军池峰城第31师遭遇,发生战斗。第31师奉命接防台儿庄,部队在车辐山附近集结后,作了如下部署:以骑兵连为前锋,向峰县搜索前进,以第183团“登峰队”为尖兵,在骑兵连后利用地形向前跃进,与骑兵连间距离视地形而定。以183团一营为前卫,在尖兵后跟进。183团其他部队在前卫营后跟进。以第181团控制台儿庄,以186团为台儿庄守备队,以182团担任运河南岸警戒。骑兵连3月23日向峰县“搜索前进”,正与由峰县出发向台儿庄挺进的敌军相遇,骑兵连与敌接触后,即向潘家庵撤退,敌军未跟踪追击,第31师遂令骑兵连在敌后灵活“游动”,侦察、袭扰敌人,迫不得已时可退往运河以南。

日军第63联队第2大队击退31师骑兵连之后,即猛攻獐山183团“登峰队”阵地。“登峰队”皆系惯战老兵,又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沉着应

^① 《蒋介石致李宗仁登密电(1938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2页。

战，狠狠地打击敌人。日军展开主力，并以骑兵、坦克袭击登峰队侧背，截断该部与后方的联络。日军集中炮火猛轰登峰队阵地，并随之发动异常猛烈的冲锋，登峰队100多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占领獐山之后，继续向前推进。在泥沟，遇到31师183团前卫营的抵抗，该部中国守军且战且退，黄昏时退至南洛，日军也跟进到距台儿庄西北约10公里的北洛。南洛由181团构筑工事驻防，183团退守该地以后，增强了南洛的防御能力。在前线指挥作战竟日的31师师长池峰城和副师长屈伸回到车辐山师部之后，根据一天的战况和敌情判断：（1）敌以有力之一部，牵制汤恩伯军团，使之不能顺利南下，以主力部队对31师采取攻势，将31师击溃后，占领台儿庄，然后便可席卷运河防线或乘虚进窥徐州。（2）台儿庄是31师作战的轴心，轴心一失，攻防两个兵团就失去联系；汤恩伯军团后方联络线中断，也势难持久。台儿庄既为中国守军“要害之点”，敌军必将以尽可能多的兵力，攻夺台儿庄。31师师长池峰城遂决定：“我军为今之计，应确保台儿庄及北车站之安全，互为犄角，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另以一旅兵力灵活作战，扰袭敌军，受敌压迫不得已时，可依赖台儿庄和北车站之掩护，撤退到运河南岸，以确保运河防线的安全。待汤恩伯军团回师后，转移攻势，包围夹击敌人而歼灭之。”^①

汤恩伯第20军团第85军之89师，22日曾对峰县外围日军发动攻击。濑谷启23日得到有关中国军队动向的情报云：第20军团85军之第4师、第89师，第52军之第2师、第25师已到达峰县以东地区，李宗仁已命令汤恩伯部在峰县东北方及北方的山区集结，24日开始攻击日军，意旨在于把韩庄、临城一带日军压迫并消灭在微山湖东岸地区。据此，濑谷启决定把旅团主力集结于临城和峰县，以应付汤恩伯部队的进攻；向临沂方面只能派出一个大队的兵力增援；进攻台儿庄的任务和兵力则不变。随即濑谷启向所部发出命令：（1）第10联队第2大队，24日由临城出发攻向临沂，以策应第5师团第21旅团作战。（2）第10联队（缺第2大队）一部位于韩庄附近，以确保大运河一线地区；主力集结于临城。（3）第63联队（缺一个大队）一部确保台儿庄附近之大运河一线地区；主力集结于峰县。（4）旅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位于枣庄附近。

日军进攻中国守军阵地，大多有空中部队配合作战，而中国守军地面部队，没有或很少有专门用于防空的武器装备，中国空军力量极弱，由统帅部统一掌握，没有配备到各战区，大多数战役和战斗，空军无法支援地面部队。

^①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载《徐州会战》，第190页。

这样一来，敌机更加肆无忌惮，常常在中国守军阵地上低空盘旋，轰炸扫射。轰炸中国守军后方的战略目标，也如入无人之境，恣意妄行。尽管敌机与敌炮比较起来，敌军大炮阵前攻击，给中国守军造成的伤亡更大，威胁也更大，但敌机在中国守军阵地和后方要地上空飞行轰炸，敌机低飞的程度使中国战士、民众仰脸即可看清敌飞行员的张狂面孔，且几乎每次骚扰都如入无人之境。这使中国军民感到愤怒和惊慌，尤其对前方将士，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其心理威慑程度远远超过敌炮。日军飞机在津浦北段战事中，逞尽了疯狂，还经常轰炸第5战区所在地徐州。李宗仁为了鼓舞守军士气，要求统帅部派空军给予支援。李宗仁了解中国空军的实力，他未抱更高奢望，既不要求空军保卫第5战区指挥中心徐州，也不要求空军长期配合陆军作战，只要求空军飞机在前方敌阵地上空转几圈，投几枚炸弹，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上空低空飞行一趟，使中国守军官兵亲眼看见中国飞机支援，借以鼓舞士气。原李宗仁经建的广西空军，抗战爆发后不久改编为国民政府“中央空军”第3大队，辖第7、第8、第32等三个驱逐机中队和第304独立轰炸机中队。应李宗仁的请求，统帅部决定派第7、第8中队支援鲁南战场。该两中队均为驱逐机中队，没有携带炸弹的装置，经机械人员设计改装，在飞机两翼下临时各安装一套炸弹架，可携带8公斤炸弹八枚。因飞机油量有限，第7中队从孝感基地、第8中队从信阳基地起飞不能往返徐州前线，乃选定驻马店机场为中间站，以归德机场为起飞站，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第7、第8飞行中队皆原“广西空军”，抗战情绪高涨，尤其支援李宗仁的第5战区作战，积极性更高。3月中旬，两支飞行中队每队出动9架飞机，对兖州、邹县、滕县的敌军阵地，进行了一次出敌意料的轰炸，给敌军阵地造成一定杀伤和极大混乱。投弹完毕，各架飞机相继低飞通过中国守军阵地上空，并缓缓摆动机翼，向地面部队表示致意。地面部队识辨出是自己的飞机，纷纷跳出战壕，欢呼雀跃，士气为之大振。当该两飞行中队飞回归德机场时，遇到敌机的拦截，发生大空战，中国飞机损失惨重。

3月24日，第7、第8飞行中队再次利用归德机场，又出动9架飞机，负责空中警戒，配合由河南周家口机场起飞的两个轰炸机中队，轰炸了韩庄、峯城、枣庄一带的日军阵地和日军行进中的部队。苏联志愿队也使用开封、砀山机场起飞配合作战。这次轰炸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并逼使一架日机坠地焚毁。但当各参战飞机返航接近基地、油料即将用尽之时，再次遇到敌机的拦截，发生空战，双方都有相当大的伤亡。驱逐机、轰炸机中队及苏联志愿队，都有较大损伤。为支援鲁南地区作战，空军付出了沉重代价。

3月24日拂晓，进攻台儿庄的敌第63联队第2大队，继续向台儿庄逼

近。当晚，该部敌军推进到台儿庄附近，炮兵轰塌了台儿庄东北方的寨墙，一部日军由此缺口突入到台儿庄庄内。中国守军第31师部队奋起反击，激战一夜，终将敌军击退。敌军退出台儿庄后，即在台儿庄以北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以防中国守军的继续反击，并为再次进攻台儿庄作准备。

二、国共协力

鲁南战场，成为正面抗战的主战场。鲁南战场的胜败和进展，对下一阶段的抗战关系至关重要。为视察、部署、督导鲁南战场的作战，为鼓舞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最高统帅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率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等到达徐州，蒋介石等还在李宗仁陪同下，视察了部分前线。蒋介石亲临前线视察，大大鼓舞了第5战区广大将士的士气，更加坚定了李宗仁在鲁南组织会战、歼灭敌人的信心。同时，蒋介石对第5战区的战略意图、敌军动向、战局状况更加了解，并就近审查、指导第5战区鲁南地区作战计划，直接了解中国守军兵力、装备情况，以便积极组织后援。蒋介石与李宗仁等人一起对第5战区当前及今后作战态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交代了有关作战方针，还把李宗仁的老搭档白崇禧和林蔚等人留在第5战区，与先前已来第5战区的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等人组成参谋团，协助李宗仁和第5战区组织、策划作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当日即视察了台儿庄前线。蒋介石决定继续向第5战区增兵，同时为巩固第5战区后方，把武汉附近的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抽调至豫东归德、兰封一带驻防，以作第5战区后援。还把杜聿明的第200师已完成装备的炮兵第52团冯尔骏部3个营及师直属步兵炮营佟大芳营，共计4个营，每营有37辆战车，防御炮18门，配属第5战区参战。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中国各党派、各军队、各民族、各爱国人士，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共产党及地方实力派的军队纷纷开赴抗日前线，由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统一划分战区，统一部署对日作战。徐州会战，由最高统帅部决策，由第5战区策划和指挥，主要由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实力派军队担负作战任务，但中共党人也尽心尽力地为之献计献策献力。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中日战争形势作了估计，就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



蒋介石到徐州前线视察



蒋介石召见彭德怀

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①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张学良、蔡廷锴等人，也有类似看法，对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普遍赞成”。^②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的被动挨打、丧师失地，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抗战的“打法”进行了反思。共产党人提出大量正确主张和有益建议，国民党人从最高统帅蒋介石到各参战高级将领，也对初期抗战进行反思和总结，主动并自觉地修正战略战术。如1937年12月13日军事委员会制订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明确指出其“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并进一步提出：“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③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12-413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③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

1938年2月，徐州会战已经打响，蒋介石在武汉部署徐州会战时，曾召见共产党人、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询问“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袭击津浦线，声援徐州会战？”彭当即回答：“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待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①3、4月间，八路军派出强有力的支队、纵队，向河北、鲁北平原挺进，在津浦路北端、平汉路北段展开游击战，威胁日军后方安全，牵制敌军一时无法派出更多的兵力投入鲁南战场，以参加徐州会战。而且后方交通线经常受到袭击，也严重影响了日军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无疑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

1938年3月，蒋介石率白崇禧等人视察徐州战场，动身之前，白崇禧把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请到寓所，“请教”对敌作战方略。周恩来建议道：“在津浦路南段”，中国守军应以运动战为主，组织有力部队，“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其不敢贸然北进。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敌军的目的”^②。白崇禧随同蒋介石到第5战区视察，白留在第5战区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随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访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

周恩来告诉张爱萍：“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张爱萍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的时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表示这个意见很好^③。应当说共产党人的有关见解和建议，许多地方正与李宗仁、白崇禧不谋而合，李、白吸收其意见便也顺理成章。

最高统帅部和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战局发展的状况（徐州会战南线战场敌军被中国守军“游击”所吸着，暂时无力北上；北线战场敌军被阻遏在临沂和枣、台两个战场，无法会合，而中国守军已集结了相当兵力），并顺

^① 《群众周刊》第3卷，第246页。

^②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第116页。

^③ 访问张爱萍谈话记录，1987年6月。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应有识之士关于在鲁南打一场大仗，打一个大胜仗，以振军威，以振民心的意愿，决定在鲁南地区把握战机，打一场硬仗。

3月25日拂晓，汤恩伯部第85军在枣庄、郭里集，第52军在峄县等地发动攻击，包围了在郭里集准备去临沂增援的敌第10联队的第2大队。濑谷启遂决定取消该大队支援临沂的计划，以便在枣庄以东的郭里集一带集中兵力与汤军团决战。

敌第5师团被胶着在临沂一线，无法脱身南下；第10师团一部已挺进到台儿庄、枣庄一带，欲分兵北上支援临沂战场而不能，被吸引在临、枣、台一线，一时无法摆脱。濑谷启旅团便集中主力，试图在枣、台地区与中国军队展开决战。这股孤军深入之敌，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却依然骄狂，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中国守军的力量，计划一举消灭中国守军，“踏平”枣、台，直逼运河，以独占进兵之功。

大战，势在必发。敌军骄横，复又困兽犹斗，这将是一场恶战。

三、大战台儿庄

台儿庄在峄县东南，紧靠大运河向西拐弯处的北岸，既是运河水运码头；又是沟通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联络的临（城）、枣（庄）、台（儿庄）铁路支线与台（儿庄）赵（墩）铁路支线的连接点；还是潍（坊）台（儿庄）和运（河）台（儿庄）公路的交汇处。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方，二者间的距离仅60多公里，称得上徐州的门户。台儿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

当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池峰城第31师刚到第5战区时，李宗仁便将其调到台儿庄方面，担任防卫。李宗仁已充分注意到台儿庄的重要地位，孙集团军以善于防守著称，调孙部防守台儿庄，意在坚守台儿庄。当时李宗仁已有“作战腹案”，即“相机着汤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李宗仁“判断以敌军之骄狂，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于是便决定“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君入瓮。待我方守军在台儿庄发挥防御战至高效能之时，即令汤集团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包围而歼灭之。”^①

日军占领滕县后沿铁路线南下，汤恩伯部在津浦线上与敌作间断而微弱的抵抗后，即陆续让开正面，主力退入抱犊岗东南的山区，伺机歼敌。敌军

^① 《李宗仁回忆录》，第730页。

循临枣支线而下，未捕捉到汤军团主力进行决战，派出一部直扑台儿庄。

台儿庄东、西、北三面周围有约4公里左右的较为坚实的寨墙，并有寨门多处，利于中国守军设防。台儿庄西面寨墙外不远的运河北岸，是台儿庄火车站，车站房屋设施，可资利用以建立阻敌进攻的支撑点。从台儿庄向西至微山湖边韩庄约40公里的大运河，以及该段运河南岸的燕子埠、汴塘、涧头、张山子、贾汪、青山泉、柳泉一线，构成徐州以北及东北外围地区的双重屏障，台儿庄则是这一防线的东北端点，是整个防线的重要环节。第31师开赴台儿庄地区之后，立即构筑工事，作坚守之准备。3月23日，第31师开始与敌接触，24日便与敌发生激战，把突入到台儿庄内的敌军逐出庄外，这便揭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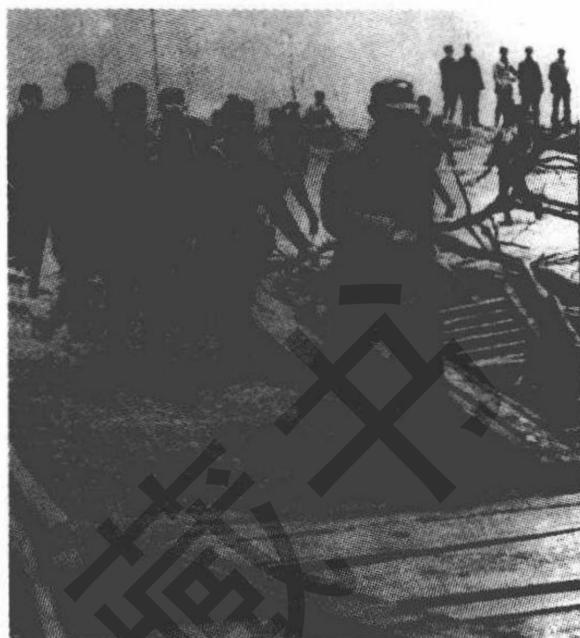
在台儿庄作战中，李宗仁始终把第5战区主力置于鲁南山区的枣庄、峄县、临沂地区，并对敌发起连续攻击，使临沂与枣庄、台儿庄的敌军无法会合。对台儿庄的正面，则以重兵防守，由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统一指挥。孙连仲的部署是：第31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城厢一带；第27师黄樵松部，防守台儿庄城外右翼地区；原打算作为战区总预备队使用的第30师张金照部，归还建制后防守台儿庄城外左翼一带；独立第44旅吴鹏举部，以一团负责运河南岸顿河闸至万年闸防务，另一团为集团军总部预备队；第30军军长田镇南，第42军军长冯安邦，各就指挥位置；第2集团军总部指挥所设在台儿庄南车辐山车站。第5战区另将25日到达的第110师张轸部拨归孙连仲指挥，张部担任运河南岸万年闸至韩庄的防务。

李宗仁等第5战区高级将领曾于3月24日亲临车辐山车站第2集团军总部视察，了解台儿庄方面的防务情况。李宗仁等人离开之后，孙连仲把第2集团军总部推进到距台儿庄仅2.5公里左右的台儿庄西的一个小村庄内。此村在敌炮射程之内，炮弹时常落在村头，孙连仲等总部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不为所动，照常指挥作战。该小村不起眼，总部设于此一直未被敌人发现。按当时规定，集团军总部位置应设在距第一线20公里处，而孙连仲把总部设在距火线不足三公里之处，等于设在了第一线，足见他的抗战决心和勇气。就近指挥，有利于把握战局；指挥员的沉着、勇敢，是赢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日军第63联队第2大队3月24日进攻台儿庄与中国守军第31师激战一夜，突入台儿庄后又被赶出，伤亡较大，且弹药消耗较多，撤到台儿庄北碉楼附近后，等待增援，并作再次进攻的准备。25日晨开始，汤恩伯部向枣庄附近之敌发起反击，敌33旅团已没有多少机动部队，仅抽调了约两个步兵中队附两门重炮，增援台儿庄。



孙连仲、田镇南与池峰城在台儿庄前线



增援部队奔赴台儿庄

与此同时，第31师于25日晨也开始出击。185团王郁彬部主动攻击进逼南洛的日军，当该团行至刘家湖时，发现敌军10余门大炮正向台儿庄轰击，三营营长高鸿立便率全营官兵扑向敌炮兵阵地。日军为保住大炮，以20多辆坦克掩护五六百名步兵向三营反冲锋。185团团长王郁彬急率一二两营增援三营，双方展开激战，血战两昼夜，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敌军大炮、坦克相拼，至死不退。该团两名营长阵亡，团长王郁彬和营长高鸿立负伤，全团伤亡惨重。在第31师的攻击下，台儿庄当面之敌“分向东及东北溃退。残留台儿庄以北之碉楼者尚存有百余人，正包围解决中”。孙连仲“另派27师一团在铁道右侧向红瓦屋屯追击前进，并与关军取得联络。31师181团在铁路左侧向獐山头追击前进”^①。

日军向台儿庄增援的两个中队，于25日傍晚到达台儿庄以北，立即遭到第31师的攻击。26日凌晨2时，进攻台儿庄的敌军再次向濑谷启发出求援电报。濑谷启同时接到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的命令，要求他对台儿庄进行果断攻击。于是，濑谷启决定由63联队联队长福荣真平率仅有的第3大队前往台儿庄增援。该部敌军27日8时从峄县出发，17时20分到达台儿庄以北约4公里的刘家湖。当天早晨，濑谷启本已决定将第10联队也派往台儿庄，因汤军团在枣庄附近继续攻击日军，濑谷启被迫改变决定，令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暂不去台儿庄，到郭里集附近集结，以对付汤军团。

据汤恩伯27日6时致李宗仁的电报，汤军团的作战情况是：“关军第2师（即关麟征52军郑洞国第2师）由黄山、马山向次城、郭里集一带，王军（即王仲廉第85军）第4师由卓山向枣庄及东南地区猛烈攻击，激战达旦，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7-588页。

毙敌甚多，枣庄已由第4师完全占领焚烧。敌由临城方面又增加约千人，刻正在枣庄东南地区对峙中”^①。

日军增援台儿庄的福荣真平所率第3大队尚在行军途中时，已在台儿庄附近的第2大队便再次发起对台儿庄的攻击，中国守军孙连仲部继续对敌反击。据孙连仲27日12时致李宗仁的电报，孙部战斗情况如下：“（1）27师今晨5时开始，7时已进孟庄、邵庄、裴庄、岔路口，（以上档案原文如此）10时进占潘坠、枣庄、孙庄，刘家湖。敌战车往返冲击，激战甚烈。我伤亡团副八员，连长以下伤亡两三百名。刻该师黄（79）旅向西，侯（80）旅向南压迫夹击中。（2）台儿庄以北敌人因受第27师压迫及31师出击，仍集中炮火向台儿庄猛攻，企图占领该庄。9时敌机11架在台空助战，北寨门毁，敌步兵200余由破口冲入，我守寨（王）团及工兵营奋勇与敌巷战，卒将侵入敌人大部解决。刻台儿庄仍在我手中。但我已占领各村庄中尚有少数敌人占据碉堡相抗。”^②

3月24日白崇禧视察台儿庄前线时，发现孙集团军缺乏炮兵，为加强台儿庄守军的防御攻击力量，当晚第5战区即派炮兵第7团团长张广厚率炮兵一营赶到台儿庄，协助第31师作战，并归第31师指挥。该营配备了沈阳造仿克鲁伯七五野炮10门，各炮配附炮弹数十发。该营到达台儿庄向第31师报到之后，奉命在台儿庄运河南岸东西二三公里内，分三连为三个炮兵群，构筑相互隔离的隐蔽阵地。把观测所设在南车站站房三楼上，由第31师副师长屈伸“观察弹性指挥”。25日该营炮兵开始攻击敌阵，引起敌炮还击，作为观测指挥所的南站房被敌炮击中。

蒋介石调拨的杜聿明第200师炮兵部队到达第5战区以后，第5战区因大部分部队皆缺乏火炮，对这种新式战车防御炮更是见所未见，为加强各部火力，便把4营战防炮营分散使用，分别配属担当重要防御任务的部队协同作战。这样一来，使一些装备极差的部队拥有了新式火炮，但分割使用的结果使各部配属的新式战防炮极其有限，构不成强大火力，无法致敌以歼灭性打击。

3月26日，配属台儿庄守军孙集团军的一个战防炮兵营到达宿羊山车站，分配给第31师一个连，立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该连只有两门大炮，但全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7日15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592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7日18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573页。

是德国十五生的榴弹炮，附有十生的加农炮筒，是中国守军中最强大，最新式的野战重炮，射程达2万米以上，瞄准精确，且拥有现代化通讯手段。该炮连部署就绪后，即投入对敌炮战。虽然数量上与敌炮相比居于劣势，但由于利用优越的条件和巧妙的战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莫知所措，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① 配属第31师的炮兵，与敌军炮战10多日，曾重创敌人在刘家湖的炮兵运输汽车队，“敌车辆在溃退前被焚烧百余辆，人马遗体掩埋数十处，尚有不及掩埋者。而我炮兵人马无一伤亡，炮无损毁。”^② 配属第30师、第27师及独立44旅的战防炮，在战斗过程中也发挥一定威力，尤其在打击敌军坦克、运输汽车和攻击性火力点方面，起了相当作用，有力地协助了步兵作战。以致使步兵与战防炮兵“相依为命，作战协同较好”，炮兵帮助步兵攻击敌阵、保卫己阵，步兵也“对战防炮掩护得很好”^③。

日军进攻台儿庄从3月23日与孙集团军第31师开始接触，到27日，几次攻入台儿庄内，虽然都被中国守军赶出，但中国守军始终未把进抵台儿庄附近之敌肃清，使敌军仍有一定攻击能力，不断发动新的攻势。日军濑谷启旅团苦于机动兵力的有限和在枣庄一带屡受汤恩伯部袭扰，无法对台儿庄大规模增兵。抵台儿庄附近的日军，在数量上大大少于中国守军。为消灭这股日军，27日21时，李宗仁电令孙连仲：“查台儿庄为徐州前方要地，又为汤军团后方联络要道，关系重要。据报该处附近敌人约一混成联队，我军兵力数倍于敌，早当解决，乃经几日战斗，台儿庄围子反被敌冲入一部，殊深诧异。着贵总司令负责严督所部，限于29日前将该敌肃清，勿得延缓，致误戎机为要。”^④

孙连仲部守备台儿庄部队，数量上多于敌军，但装备上大大落后于敌，敌军除飞机配合外，火炮威力大大优于中国，而且配附有坦克参战，孙部既无坦克，又无平射炮，真是“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坦克相搏斗，……诚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⑤。台儿庄是个拥有1000多户人家的“大村寨”，虽三面有寨墙，但面积狭小，回旋余地不大，且庄内没有可资利用于防守的地形和高大建筑物。台儿庄面积不大，决定了寨墙长度有限，日军集中攻击，又占火力优势，寨墙难免不被敌人攻破。而城内又无可资利用的地形和高大建筑

①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载《徐州会战》，第192页。

②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载《徐州会战》，第192页。

③ 杜聿明：《台儿庄大战中的战车防御炮部队》，载《徐州会战》，第205-207页。

④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7日21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3页。

⑤ 韦永成：《台儿庄胜利与孙连仲将军》，载《徐州会战》，第162页。



台儿庄战场上的新式大炮



与日军展开巷战

物，要填补或堵住缺口非常困难，势必付出沉重代价。台儿庄内民房大都是用石块砌成，一旦敌人攻进，占据一屋即是一个碉堡，中国守军不容易反攻收复。反之，中国守军“至死不退”，与敌展开巷战，逐屋争夺，逐屋抵抗，敌军也不易扩大战果，每占领一屋一街，都须付出血的代价。正因为庄区面积狭小，敌军突入，中国守军死守不退，双方胶着，短兵相接，敌军的大炮、飞机也不易发挥威力。而且在这弹丸之地，双方攻防都无法投入更多、更密集的兵力。敌军每次突入庄内，一开始时总是密集兵力，往往伤亡更大，27日开始，中日双方实际上已在台儿庄寨内展开了拉锯式肉搏战。

27日拂晓，敌炮便开始轰炸台儿庄和附近中国守军阵地。虽然中方炮兵尽力袭击敌炮兵阵地，压制敌炮火力，但因火炮少于敌方，无法扼制敌炮对台儿庄的轰击。早饭前后，敌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由北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敌军重点攻击中国守军的大庙据点（26日的战斗台儿庄北城墙已被敌轰毁，战前不易修复。中国守军把突入之敌打退之后，主力撤到大庙，城墙附近只留一部分兵力作为警戒阵地），刚调入城内的186团第3营（1、2营已布防城内，分守东、西两半部，3营原配备在西门外附近），立即对敌展开逆袭。该营第8连连长裴克先身先士卒，率部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苦战到中午，8连裴克先连长以下全部壮烈牺牲。7、9两连全力反击，阻止敌人向纵深和左右发展。第31师随即调工兵营彭定一部冒着敌人炮火跑步进城，从西向东沿南部街坊，填补守军薄弱部分。

入夜，战况空前激烈，敌人轮番猛攻，城内一片混战局面。186团王冠五团长为守城实战指挥，向池峰城师长电话报告，敌军距团指挥所只有五六公尺了，要求退却下来，转移阵地。池峰城一面说服王冠五要坚守阵地，一面咳嗽不止，大口吐血。副师长屈伸接过话筒，向王冠五发出命令：“一定要顶

住！台儿庄必须保住，即使成了火海，也不能退出，必要时不但我要去，师长也要去。民族战争，谁牺牲流血都义不容辞。”^①王冠五明白了师首长的守城决心，便把生死置之度外，率部全力反击，终于稳住了阵脚。但未能将突入城内的敌人全部赶出城外，敌人在北门内附近盘踞，一时也无力扩大战果。

27日夜，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明扬率地方抗日武装进攻临城，袭扰敌人“后方阵线”。日军临城守备空虚，经几小时激战，李明扬部突入城内，消灭日军一部，并焚烧了敌人的大量军用物资，弹药、粮秣等均起火，一直到第二天晚上仍能看到火光。28日晨敌军增兵赶到临城，李明扬率部退出，转移。因毁敌辎重甚多，并袭扰了敌后方阵线，李明扬受到军令部“传谕嘉奖”^②。

另据在第5战区协助指挥作战的军令部次长林蔚等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报，“汤军团之关军全部感（27）晚由太平山、傅山、青山一带南进，协同孙军夹击台儿庄附近之敌。王军主力感（27）晚集结于向水泉、神山、猪山一带，并留一部占领卓山、黄山、马山一带高地，掩护关军侧背。”^③

3月28日，日军福荣真平第63联队的两个步兵大队，再次对台儿庄发起进攻。该部敌军配属部队较多，有独立重机枪第10大队，轻装甲车第10中队，临时战车中队（12辆），野炮兵第10联队之第1大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之第1、第3大队，另附1个炮兵小队（15公分口径榴弹炮两门）、1个工兵小队等。炮兵大大增加，与步兵之比已超过一比一，而且有30辆左右战车加入战斗。

28日晨，第31师副师长屈伸到台儿庄城内火线视察，但见“前线战士及营连长以下军官，无不精神振奋，表现出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他们在加紧修理自己阵地的缺陷及死角，调整部署，毫无连续残酷战斗后的疲倦精神”^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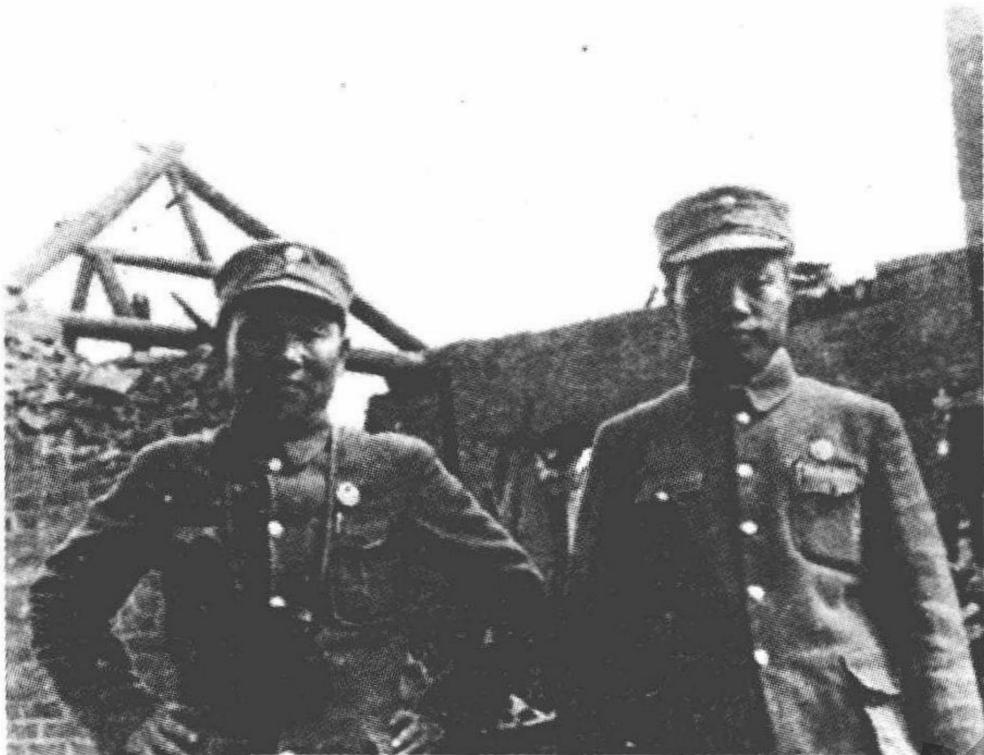
早饭前后，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炮火猛烈，攻城部队还使用掷弹筒和步兵小炮，而台儿庄城内中国守军除几门迫击炮外，主要靠手榴弹消灭敌人。在敌人掷弹筒发射时，中国守军利用掩蔽部保护自己，等炸弹爆炸一停，便立即跳出掩蔽部，投掷手榴弹打击敌人，阻敌前进。待敌进入肉搏距离时，

^①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徐州会战》第193页。

^② 《军令部致李宗仁电稿（1938年3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0页。

^③ 《林蔚、刘斐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5页。

^④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徐州会战》第194页。



在台儿庄指挥的第30军军长田镇南与第31师师长池峰城



在台儿庄指挥作战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

中国守军便蜂拥向前，连营长更是身先士卒，与敌展开肉搏，这支老西北军的“后裔”，便让敌人“品尝”“大刀片”的厉害。敌军每向前推进一座房屋，都要付出代价，都极其艰难。

孙连仲28日20时致电李宗仁，报告战况：“（1）敌自感（27）日以后增援约4000余、炮20余门，战车三四十辆，与我27、31两师在台儿庄、刘家湖一带激战甚烈。俭（28）晨5时，第27师开始向刘家湖、园上、台儿庄东北附近地区敌人反复猛攻，敌恃占据碉楼及战车各七八辆，向我攻击部队阻击。我士兵均壮气精神猛扑，以致伤亡惨重。刻仍对峙中。（2）自晨至午，台儿庄北站当面之敌续有增加，向我攻击。我步、炮协力奋勇抗战，刻该站仍在我手中。（3）台儿庄西北城垣被敌炮攻毁数处，敌冲入一部，我31师守寨部队将此敌已大部解决。敌据碉顽抗并退据大庙内。”^①池峰城28日夜向孙连仲报告：“（一）敌于20时由台儿庄城西破口冲入三百余人，联合原在之敌与我复发生激战，城内一时混乱。经王师副师长冠五督队将新侵入之敌歼灭中。（二）刻令30师袁团长（176团）率兵两营进台儿庄，协力肃清城内之敌。职亦于斯时率手枪队入城整顿，已恢复今日20时前状态。”^②

林蔚等人的电报也说：“台儿庄北端之敌，俭（28）日与孙军激战终日，敌一部三四百人，窜入台儿庄一角，正聚歼中。连日击毁敌战车十余辆，夺

^①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29日14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5-596页。

^②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29日24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5-596页。

获敌炮一门。”^①

与此同时，汤军团方面，也有战事。据汤恩伯3月29日的电报：“敌一部约二千余人，炮十余门，战车20余辆，昨（28日）乘我部队移动，向黄山、马山、周村一带我第4师第10旅阵地猛烈攻击，激战一昼夜，双方伤亡均大。迄本日午前九时，该敌一部仍向我周村附近攻击，大部向郭里集方面撤退。”^②

28日晚，孙桐萱部展书堂第81师袭击大汶口敌军飞机场，焚毁敌机8架。当日，中国飞机9架，支持台儿庄中国守军，轰炸进攻台儿庄的敌军，炸毁敌坦克11辆，鼓舞了守军士气。

29日，日军继续攻击台儿庄。100多日军曾突入西北城角，附有步兵平射炮两门，利用城角下中国守军的掩蔽部，疯狂攻击中国守军。中国守军组织反击，“城西部呈现一片混战局面”，日军进展不大。同时，敌军猛攻北车站，被第31师守军奋勇击退。当夜，第31师守城部队对突入之敌展开反击。“官兵勇敢用命，冒最大牺牲，卒将城西北角盘踞之敌歼灭大半。残敌仍据要点顽抗。我康（法如）副（旅）长负伤，官兵伤亡三百余。刻城内之敌除西北城角少数外，东南半部仍为敌据。顷间官兵百余人义愤填胸，自告奋勇复仇歼寇，不成功即自杀以报国家，决不生还见我长官，悲壮激昂。”^③第27师黄樵松部曾奉命于27日派158团第3营副营长时尚彬率第7、8两连支援台儿庄守城，经两日激战，第8连伤亡殆尽，第7连尚余57名官兵。29日夜，第7连连长王范堂请缨杀敌，以该连所余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绕道敌侧，夹击盘踞西北角的敌军。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王连长率57名勇士，出台儿庄西门，在墙外集结。待炮火停止后，立即跑步沿墙根向北接近敌人盘踞点。待机枪停止扫射，立即从庄外越墙插入敌侧，向敌军展开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了顽敌一个措手不及。然后与敌展开肉搏，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敌人一部被歼，一部退却顽抗。第7连敢死队仅13人生还。

29日，担任台儿庄右翼防务的第27师从早晨3时开始攻击敌军，占领了园上、孟庄，仅有少数敌人据碉顽抗。第27师毙敌甚多，缴获敌炮一门，继续向邵庄、斐庄攻击。27师迫击炮击中敌汽油库起火，敌军战车七八辆被迫向刘家湖移动，27师部队乘势猛攻，一举占领邵庄。日军用燃烧弹向27师占

^① 《林蔚、刘斐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5页。

^② 《汤恩伯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6页。

^③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1-603页。

领的村庄密集射击，到处一片火海。日军又以战车协同步兵向27师发起反击。配属给27师的战车防御炮协同步兵攻击日军，击毁敌战车两辆。第30师（欠89旅）沿铁路西侧渡河，切断敌军联络线，并侧击刘家湖敌军。独立44旅奉命出击，晨5时到达龚庄、贾家口、大河崖之线后，7时开始向台儿庄以北的敌军展开攻击，猛攻三里庄之敌，毙敌甚多，并占领了三里庄。敌军以战车协同步、炮兵，由公路向独立44旅左翼猛冲，该旅伤亡较大，三里庄复失。独立第44旅遂占据铁路沿线，准备继续反攻。

入夜，刘家湖一带日军附坦克18辆、重炮4门，在6架飞机配合下，反攻园上、邵庄、彭村，房舍皆中弹起火，烧毁殆尽，战斗异常激烈，但中国守军誓死不退，奋力反击，终将敌击退，打毁敌战车、装甲车各2辆。中国守军伤亡五六百人。被击毁山炮5门，战车炮1门。另一股敌人绕攻布防岔路口的中国守军，全村房屋多被焚毁，战况激烈。

汤恩伯军团决定“以先行歼灭台儿庄附近运河北岸敌人”为目标，于29日重新调整部署，由52军军长关麟征指挥第4、第25两师及第2师一旅，于29日晚由女峰山经尚岩，兰陵镇向台儿庄沙凹攻击前进，协同孙集团军歼灭当面之敌。由85军军长王仲廉指挥89师及第2师（欠一旅），于29日晚确实占领平山、傅山、石城岗、青山、女峰山一带高地，向峰县佯攻，以牵制当面之敌，掩护关军之右侧背，并对临沂方面警戒。汤恩伯随关军到达四河镇指挥。

日军福荣真平部进攻台儿庄受阻，汤恩伯部又南下向台儿庄靠近，敌西尾寿造第2军根据这一战场态势，于29日令第5师团在临沂的坂本顺第21旅团暂停对临沂的进攻，急速向西绕过临沂南下增援台儿庄；并命令濑谷启旅团长亲率步兵第10联队至台儿庄，以扭转台儿庄正面战局。在临沂外围的坂本顺第21旅团，于当晚收缩战场，只留两个步兵大队在临沂附近就地坚持，其余4个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兵大队，于29日夜绕过临沂向台儿庄进发。30日晨，敌第33旅团长濑谷启率其第10联队与战车部队从峰县分两路攻向台儿庄，沿途遇到中国守军的连续阻击，进展缓慢。30日21时30分左右，该部敌军到达台儿庄以西约六公里的范口，遭到在该地布防的孙集团军第30师张金照部的有力阻击。

突入台儿庄内的敌军，知其援兵将至，在空军支援下，连续发动猛攻，中国守军利用民房、巷口、街道、院墙及工事奋力抵抗，勇猛杀敌，与敌军在庄内展开激烈的巷战、屋战、拉锯战。至“午后六时，孙部告急。台儿庄东西被敌包围，且街市敌人又突破第二防御线，有不支之势。”^①池峰城师长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3页。

急令 182 团韩世俊团长派一排兵力，在西北角城外敌战车残骸附近利用地形伏击敌人，截断敌军城内外交通；又令第 93 旅旅长乜子彬整理第 183 团残部（仅一二百人），加强西门外防守。孙连仲也于当晚抽调第 30 师吴明林团增援台儿庄，该团第 3 营营长仵德厚立即挑选了 40 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每人装备刺刀步枪，大刀片和 4 枚手榴弹，突袭进城参加恢复西北城角阵地的战斗，吴明林则率其余部队留在西门，归乜子彬指挥，准备策应城内作战。经过顽强拼杀，战至天明，终使战局稳定。



增援部队疾进，包围台儿庄之敌。

台儿庄频频告急，李宗仁于 30 日凌晨 1 时电令汤恩伯部南进，配合孙连仲部围歼台儿庄内及其附近的敌军，其命令如下：

“（1）台儿庄附近之敌 3000 余人，重炮 4 门、野山炮若干，占据台儿庄北部及刘家湖、三里庄、南洛一带村庄顽强抵抗，我孙集团虽将该敌三面包围，但双方胶着对峙，一时不易歼灭该敌。（2）我军以先行扫荡台儿庄附近敌人之目的，赋予汤军团如下之任务：（甲）王军明（30）日应对峯县之敌佯攻，以牵制该方面之敌南下。但应保持由东向西之原方向。（乙）关军明（30）日应速向泥沟、北洛前进，到达该地后，以一部向南洛协助孙集团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以主力极力破坏铁路、公路，遮断峯县与台儿庄之联络，并与王军协同阻止峯县南下之敌。但王军应保持由东向西之原方向。（3）汤军团长应速向孙总司令密取联络。”^①

这一命令，与 29 日 15 时汤恩伯致电蒋介石呈报调整部署的精神基本一致，都是以先行歼灭台儿庄附近之敌为目标。但是汤恩伯在行动上总有些迟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 年 3 月 30 日 1 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598 页。

疑，担心台儿庄守不住，敌军可能比汤部先过运河南下；更担心临沂方面的敌军南下抄其后背^①。当关麟征第52军向台儿庄方向挺进时，一部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迟缓了推进速度，直至30日17时，关军尚未与孙集团军取得联络。当日20时，李宗仁再次向汤恩伯下达了命令：

“敌主力似南下，其一部绕出台儿庄东侧27师背后，另一部企图由万里闸方面渡河包围孙军后方。着贵军团长以一部监视峰县，亲率主力前进，协同孙军肃清台儿庄方面之敌。限世（31）日拂晓前到达，勿得延误为要。”^②

30日下午，第52军郑洞国第2师攻占了北大窑，会同张耀明第25师73旅向北洛敌军攻击，战斗激烈。31日上午，敌军向北洛增援战斗更为激烈。73旅乘北洛激战之机，攻向南洛，曾一度攻入南洛，在敌人增援反击下又退出南洛，至南洛东北端附近，向第2师靠拢。双方形成对峙。31日下午2时许，汤恩伯得报临沂方面增援台儿庄的敌军（第21旅团坂本顺部）前锋已抵向城，向兰陵方向开来。汤遂调整部署，以主力迎击南下之敌。

3月31日，敌第63联队在台儿庄内的攻击仍无进展。敌第10师团遂调驻济宁的沼田多稼藏第39联队第1大队增援台儿庄，归第10联队长指挥。台儿庄外围的战斗，黄樵松第27师方面最为激烈。李宗仁再次“指定各军进攻目标：（甲）展书堂确占界首为根据，截断济泰、泰兖间铁道，张测民支队协同李明扬部攻占临城，向枣庄合围，限冬（2）日到达。（乙）孙连仲协同关军击破当面之敌，将敌向峰县压迫。（丙）汤军团以关军与孙连仲联系，向峰县前进，王军主力向枣庄、峰县压迫，并适时进出于枣庄北方山地，断敌北窜。一部歼灭向城之敌后跟进。”^③李宗仁还特别强调：“此次决战为我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关头，不使一人漏网为要。”^④

4月1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林蔚，要求：“对于台儿庄之敌务须歼灭。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并须注意步炮协同。”^⑤白、林立即复电，

① 郑洞国、章异之：《第52军台儿庄抗敌经过》载《徐州会战》。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30日20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1页。

③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1-603页。

④ 《李宗仁致军令部电（1938年3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1-603页。

⑤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38年4月1日15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4页。

表示：“自当恪遵钧嘱达成任务，以副期望。”^①

4月1日，孙集团军张金照第30师、黄樵松等27师主力仍在台儿庄外围与敌激战，第27师一部在岔路口与敌激战最为猛烈。池峰城第31师主力及30师、27师增援的部队在台儿庄内与敌继续进行巷战，双方拉锯，扼制了敌军攻击的势头。汤恩伯4月1日24时致电蒋介石，报告汤部当天的战况如下：

“（一）昨未（14时）由临城窜到之敌，经我第4师迎头痛击，受创甚巨，刻仍在兰陵镇，洪山镇、李庄、乔北之线激战中。我25师及第二师一旅，除以一部仍在北洛附近牵制台儿庄附近之敌外，主力于本晨东移，已由凤乐向敌侧背迂回攻击。（二）第89师及第2师（欠一旅），昨晨向峰县攻击，因临沂之敌南下，除89师一团仍向峰县佯攻牵制外，主力向南下之敌跟踪追击。（三）据报台儿庄附近之敌一部向东北移动，似有向兰陵镇增援模样。（四）东（2）日王军仍固守兰陵镇、洪山镇、李庄、乔北之线，并相机出击，关军仍向敌侧背迂回攻击，以期一举歼灭。”

4月2日，汤恩伯部在兰陵镇、洪山镇一带与敌21旅团坂本顺部激战，敌军有所伤亡，坂本顺意识到很难突破汤军团阻击线沿正面支援台儿庄，便率主力撤出战斗，绕过汤军团防线，向东南方向挺进，与台儿庄附近的日军会合。

最高统帅部抽调增援台儿庄战场的部队陆续开到，第5战区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任务。4月2日向各参战部队发出命令：（1）仍以孙连仲之第2集团军围歼台儿庄及附近之敌；（2）以由第1战区调来的第139师（商震部）、周晔的第75军第6师（师长张琪）、李仙洲的第92军第13师（师长吴良琛）、炮兵第4团，部署在台儿庄以东15公里左右的岔河镇地区；（3）第20军团关麟征第52军、王仲廉第85军，由兰陵镇向台儿庄地区迂回，与第2集团军协同，全线反击消灭台儿庄之敌；（4）以由临沂地区调来第57军的王肇治第333旅，部署在苍山县（卞庄）以南之南桥，归汤恩伯指挥；（5）第110师（师长张轸）从台儿庄以西（约20公里）万年闸渡过运河，向敌之右侧（西侧）发动佯攻，该师原河防任务交由第22集团军担任；（6）曹福林所指挥的第3集团军的一部迅速南下，合围枣庄、临城之敌。

4月2日20时，第5战区在台儿庄地区各部队，开始按计划行动。

4月3日，在台儿庄内的敌63联队，知道敌第5师团增援部队已达台儿

^① 《李宗仁等复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1日16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4页。

庄以东地区，便从东门地区猛烈地向西攻击，向前推进了100米左右，并占领了东南寨门。敌步兵第10联队主力，向台儿庄以东迂回，向南攻占了台儿庄东南约二公里大运河边上的黄庄，并施放烟幕准备强渡运河，被吴鹏举独立44旅击退。在台儿庄正面的中国守军加紧进攻北洛敌军据点，敌第10联队立即回援北洛，仅在黄庄留守一个中队。已到达台儿庄以东附近地区的坂本顺第21旅团，在台儿庄东南约五公里左右的大石埠、蒲汪一带遇到周晷第75军第6师张琪部的顽强抵抗，无法进展。



豪情满怀的台儿庄前线一战士

据孙连仲致李宗仁电，台儿庄守城战极其艰苦。“盘距台儿庄寨内之敌，本日以平射炮十余门向我31师守寨部队连续炮击，并以飞机四五架竟日轰炸，步兵乘势反攻，迄夜未息。该寨守兵现犹顽强苦撑中。”^①而且，“敌连日在台庄城内使用催泪性瓦斯（毒气），我军受其损害颇重。”^②第31师连日苦战，部队伤亡严重，仅剩战斗员1400余人。台儿庄内已有三分之二被敌军占领，中国守军仅据守南关一隅，死拼苦撑不退。日军更以重炮轰击、坦克猛冲，志在必得，日方电台已经宣称全部占领了台儿庄。第31师师长池峰城面对守城官兵成排、成连的伤亡，敌军又疯狂猛攻，守军退守一隅无法展开，且被敌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认为如此坚持下去，必致全军灭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于是电话请示孙连仲，“可否将阵地移至运河南岸？”

孙连仲与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通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转移阵地，长官部严令死守。最后孙连仲直接与李宗仁通话，十分哀婉地说道：“报告长官，第2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① 《李宗仁等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4月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8-610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1页。

李宗仁以为，汤恩伯军团次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如果第2集团军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李宗仁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知道李宗仁态度坚决，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连仲也以一死以报国家！”

李宗仁在电话中还指示孙连仲，不但要坚守到明天拂晓，今夜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待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连仲回答道：“我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夜袭甚为不易。”李宗仁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一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举！”

孙连仲说：“服从长官命令，绝对照办！”

据说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得到前线将领孙连仲等人报告战况之后，也认为台儿庄难以坚守，电告李宗仁，允许孙连仲部转移运河以南再作坚持。李宗仁以死守命令已下，临阵变更命令必致混乱为由，坚决不同意孙部退却，力主“再坚持最后五分钟”。蒋介石等人见李宗仁态度坚决，守城决心大，便同意李宗仁坚守台儿庄的意见，并饬令李宗仁务必守住，以收内外夹击敌军之效。

孙连仲与李宗仁通完电话后，亲自在台儿庄督战。池峰城再次来电话请求撤退，孙连仲命令道：“决不撤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知道总司令守城决心已定，乃抱定与台儿庄共存亡的决心，组织抵抗。他下令拆毁运河桥，以作背水一战，求得置之死地而后生。孙连仲为整饬军纪，鼓励士气，将作战不力的右翼旅长侯象麟撤职，交军法审处，将贪生怕死的左翼营长张某，枪毙于阵前。即令左右翼部队以钳形攻势，抄袭围攻台儿庄的敌军，断敌归路。令守城部队，坚持死守。池峰城率部逐屋抵抗，死守不退。

同时，孙连仲还把蒋介石、李宗仁、程潜的几份电报内容，在官兵中公布，以激励士气，报国杀敌。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限令4月10日前击退台儿庄当面之敌，首先击退敌人之部队者，赏洋十万元，出力将士从优叙奖，如限期内仍不能击退该敌，师长以上各级指挥官一律以军法从事。李宗仁重申此令，并谓：“委座严令谅已奉悉，本长官亦对首先立功部队加赏十万元，望各努力，勿干法纪。”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电报曰：“会战参加部队，



身先士卒，率部冲锋的一军官。

多属本战区序列部队，望各服从李长官如服从本长官一样，凛于国军一体，休戚相关之精神，望鼓励所属奋发图强，为国立功，本长官亦刻日前往徐州，协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指挥，委座及李长官悬赏首先击退该敌之部队，奖洋十万元，本长官亦加赏十万元。”^①

午夜，池峰城组织敢死队，许多担架兵、伙夫也报名参加。孙连仲为敢死队战前训话，鼓励大家奋勇杀敌。军需官把仅有的大洋（银元）分给敢死队员，敢死队员纷纷把大洋扔在地上，他们声泪俱下：“我们以死相拼，是为了报效国家，不是为了几块大洋！”孙连仲感动得放声大哭，再次表示，一定与弟兄们生死与共，战斗到底。敢死队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手执大刀，见敌就砍就杀。台儿庄之战，双方血战经旬，守城、攻城部队都已精疲力竭，“战至此最后五分钟”，中国守军尚能乘夜出击，大大出乎敌军意料之外。敌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据的台儿庄内市街，竟为中国守军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数，激战通宵，敌军被逼退守北门一隅。果然是“两军相逢勇者胜”，胜利确实往往就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尽管孙连仲部尤其池峰城师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坚持住了台儿庄支撑点，创造了取得最后夹击歼敌大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台儿庄右翼的黄樵松第27师，连日来受到敌军的猛攻。进攻第27师的敌军主要是敌第10联队主力，配属有40多门火炮，40多辆坦克；轮番向第27师阵地发动攻击。从4月2日至4日，攻击更为猛烈，第27师紧挨台儿

^① 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载《徐州会战》，第198页。

庄东郊的孟庄、边庄、斐庄、后堡、五圣堂、陶沟桥一带的阵地被敌截成数段，敌军以战车连续冲击，并集中火力轰炸，4月4日一天敌军炮兵向第27师阵地发射炮弹在2000发以上，附近村落、民房及工事被夷为平地，阵地上的官兵经与敌反复拼杀、搏斗后，几乎全部与阵地同归于尽。第27师遂退守第二道防线赵庄、刘庄、东庄、黄林庄一带，敌军穷追不舍，双方再次展开逐村、逐屋争夺，第27师伤亡惨重，仅剩战斗员约2000人左右，但仍坚守二线阵地，粉碎了敌第10联队进入台儿庄内增援的企图。

第27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令敌军为之惊叹。日军濑谷启支队曾在其《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中对与27师的作战有如下记载：“研究敌27师第80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气概，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并非日本皇军所独有，不识他人，徒自陶醉宴如，为国军所最应戒者。”^①

台儿庄会战已到最后关头，由于日军后方广大占领区及津浦、胶济铁路的警备占用了敌西尾寿造第2军的较多兵力，因此进攻鲁南的兵力不足，仅使用了两个旅团。战术上采取东西分进，相互策应的方法，但终因兵力不足，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有力反击后，多数战斗无法达到日军的预期结果，第5师团临沂进攻的受挫，使第10师团攻击台儿庄的部队孤军深入，尽管临沂之敌最后绕道增援台儿庄，但中国增援部队先后开到，已形成对台儿庄之敌包围的大模样，日军陷于不利的险境。

四、汤军之息与败军诡辩

汤恩伯部主力在兰陵、洪山一线阻击由临沂南下的敌军，给敌一定杀伤，并阻止敌军沿正面向台儿庄推进。但坂本顺率主力撤出战斗，绕过汤军防线推进到台儿庄东部地区后，汤部当面之敌所剩不多，兰陵、洪山一带残敌仅六七百名，仍在林屯、曲湖一带占据村寨顽抗。^②汤恩伯十分“恋战”，以军团主力对付残敌，且一直未能将之肃清，并令关麟征军主力继续北进，攻向爱曲、秋湖。因此，汤部未能及时迅速南下，攻击台儿庄附近的日军，以形

^①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页。

^② 《汤恩伯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4月3日10时，见《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4月4日16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7页。

成对该敌的包围。在李宗仁“三令五申之后”，汤部向南“运动”，但进展也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李宗仁乃“训诫汤军团长（恩伯）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①

汤恩伯部是4月4日晚开始攻击的，到翌日23时，关麟征军到达底阁、杨楼、陶沟一线，第85军张雪中第89师到达朱庄、潭庄、黄渊之线后，与敌遭遇，发生战斗，被敌拖住不得前进。蒋介石对汤恩伯进军迟缓、乏力也深表不满，他4月5日12时致电汤恩伯，责问道：“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即具报为要。”

李宗仁的“训诫”，尤其蒋介石的责诘，汤恩伯不敢当作“儿戏”，他严督所部，全力向台儿庄推进。中国守军一旦收缩包围圈，全力围杀，台儿庄之敌即成为瓮中之鳖，无路可逃。

狡猾的坂本顺，发现情况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决定率部立即撤退逃走，否则将导致全军覆没。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说法，“坂本支队长于5日考虑濛谷支队攻占台儿庄已结束，策应濛谷支队的作战任务已完成，当日19时37分对步21（旅团）下令准备返回。”这分明是欲盖弥彰，坂本顺在面临灭顶之灾之际，选择了逃



高射机枪向日机射击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31页。

跑，说成“撤退”也还过得去，却说成是“完成任务”“返回”，不是坂本顺当初在欺骗他的主子的话，便是坂本顺的“后人”们有意搅乱历史，混淆视听。坂本顺所部就在台儿庄东面，几欲冲进台儿庄增援攻城，但苦于中国守军的阻击无法前进。

4月5日台儿庄内仍然枪炮声不断，5日濑谷启令北洛附近的第10联队从台儿庄西面发动进攻，但遭到第30师、第110师的顽强阻击，无法突破中国守军台儿庄外围防线而直接进攻台儿庄。枪炮声终日未绝，坂本顺非常清楚：战斗并未结束。他于当日夜20时30分率部向北退去，濑谷启立即致电坂本顺询问突然退却的原因，坂本顺回电大意是：“支队虽奉命返回沂州，但拟给敌一击，希濑谷支队攻击该支队北面之敌背后。”

坂本明明是“逃跑”，却说成是“奉命”退返，既可为退逃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推卸逃跑之责，又可避免濑谷启的纠缠，以致使之退逃不成。根据所有遗留下来的资料和后来日本人的著说，还没有一件材料能够足以说明坂本顺之退却确实是奉命退却的。坂本是聪明人，他的电报实际上是给濑谷启一个暗示：你也快走吧，晚了就走不了啦！“拟给敌一击，”希濑谷启攻击“北面之敌背后”，不是可以为濑谷启“转进”提供借口和理由吗？

坂本顺突然将4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及战车部队撤走，台儿庄附近的日军兵力减少。而中国军队汤军团正从北面向南，周晷的第75军由东面向西，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附吴绍周110师守在南面、西面，已从四面对台儿庄采取了包围之势，并逐渐压缩包围圈。北路的汤军团之先头部队，已接近泥沟和濑谷启旅团部所在地的杨家庙。濑谷启意识到自己处境的险恶，第33旅团从3月14日以来，已连续作战22天，中间虽增加了援兵，但伤亡很大，且疲惫不堪。对台儿庄的攻击从3月24日开始，已达12天，连续攻击未有间断，竟一直未能攻下一个弹丸之地，反被紧紧拖住，损兵折将；外围的进攻，也没有大的进展，附近的部队，也被中国军队紧紧咬住，时常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陷于胶着状态。既定的战斗目标没有达到，反陷入被围困的险境，濑谷启果断地做出决定：撤退！

按照常规，濑谷启部撤退必须向其“上司”第10师团部请示，批准后方可实施。但濑谷启明白，师团长矶谷廉介好大喜功，不会同意他撤退；即便同意他撤退，电报往复，待批复令下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有关进、退的决策，师团部未必很快能做出决定，若再向第2军西尾寿造请示，就更需时日。到那时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完全形成，各部队结合部完全粘合起来，想撤也撤不走了。因此，濑谷启自做主张，于4月6日7时下达命令：“步六三（联队）主力迅速结束台儿庄的扫荡讨伐。”

15时30分，濑谷启向第10师团部报告“暂时离开台儿庄，兵力集结于后方”的同时，“下令本日后将支队主力向北方转进，攻击坂本支队右侧背之敌”^①。果然，濑谷启使用了坂本为他提供的“攻击坂本支队右侧背之敌”的撤退“借口”。

日军第10师团部6日得知第5师团坂本顺支队擅自撤离台儿庄前线，非常震惊和气愤，立即“向第2军提出应联合各部的兵力消灭台儿庄附近之敌的意见，得到第2军的同意。”矶谷师团长正准备实施这一“意见”，制止坂本支队撤退，并进一步向台儿庄增兵，却想不到接到了自己部下濑谷启的撤离报告，他大发雷霆，立即让参谋长下达电令，“命濑谷启支队中止转进”，但是，濑谷启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一意孤行”，他“从全面情况着眼，命令支队从台儿庄转进”。^②也就是说，他宁愿背上抗命的罪名，也要救出他的一部分军队，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撤退、逃跑的唯一生路。当坂本顺得知濑谷启撤退之后，便率部加快向临沂方向撤退的速度。用后来日本“官书”的说法是：“坂本支队长得悉濑谷启支队的脱离后，决心撤退支队，于7日夜在敌人的迫近下离开战线，8日晨转进到峰县东北地区。”^③

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于8日命令两支队：“在现驻地附近大力整顿兵力。搜索敌情，做好下一步进攻的准备。”“8日，濑谷启支队把部队集结在峰县周围地区，坂本支队在郭里集南面地区整理部队。”^④日本人不愿承认“战败”和“逃跑”，连使用“撤退”，也慎之又慎，却冠以“转进”，事实上呢？确实是溃逃。

其一，日军在台儿庄附近作战半月，积存了大量军用物资，尤以炮弹、枪弹、炸药、手榴弹、粮食、药品、汽油、服装为最多，仓促撤退，无法也无力携带全部物资，濑谷启便命令一概烧毁，4月6日夜，台儿庄附近地区，到处是大火，日军不仅点燃了他们带不走的物资、装备，也烧了不少中国村庄。遗弃的一些重炮和牵引车，也并非中国炮火摧毁所致，分明是来不及带走自己做了破坏而抛下的。^⑤还“遗弃死伤者约四五百人。其襟章符号为第10师团。”^⑥若不是溃逃，怎么会如此狼狈？！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9-40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9-40页。

③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0-41页。

④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0-41页。

⑤ 杜聿明：《台儿庄大战中的战车防御炮部队》，载《徐州会战》，第207页。

⑥ 《李宗仁等致军令部电（1938年4月6日15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1-612页。



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骑兵部队溃逃。

其二，看看当时战场上中国守军将领的战报吧，这更能说明日军战败溃逃的真相。4月5日23时，汤恩伯致李宗仁电：“当面之敌经我连日攻击，伤亡甚大，现极恐慌，似有向北退却模样。已严令在本晚12时前关（麟征）军到达张楼、王（仲廉）军到达刘庄、周晷军到达东庄，务将敌压迫于台庄北岸而歼灭之。”^①

4月6日8时，汤恩伯致李宗仁电：“当面之敌经我关（麟征）、王（仲廉）、周（晷）各军彻夜猛攻，肉搏十余次，毙敌3000余人，俘获正在清查。我军伤亡亦大。关军一部已挺进至张楼附近。王军已将潭庄堡子完全克复，一部挺进至刘庄附近。周军已占领大石埠、辛庄，一部挺进至东庄附近，均仍在继续追击前进中。”^②

4月7日10时李宗仁致蒋介石电：“此次鲁南之敌为第5、第10及第9师团一部，炮兵两联队，坦克车百余辆及空军等，企图自临沂、峰、枣方面会合南下，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我军自临沂方面两次击破敌军后，峰、枣之敌仍迭次猛攻台儿庄，东西援应，顽强驰突，并使用催泪弹，企图贯彻其意志，于鱼（6日）晚已被我三面包围，渐次封锁。敌……始于当晚狼狈溃退。现除饬各军于峰县以南地区解决残敌并分途向临、滕方面跟踪追击，且以后方有力部队分段截击以期歼灭。”

^① 《李宗仁等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4月6日15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1-612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7日8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3页。

第5战区派赴台儿庄高级参谋胡若愚4月7日11时致第5战区司令部电称：“左翼兵团4月6日20时起继续猛烈攻击台儿庄附近之敌，激战至7日10时始完全击破之。其主力向峄县退走，一部向东北方向溃退。遗弃死伤者约四五千人。其襟章符号为第10师团。我夺获战车、飞机及弹药、辎重甚多，正在清查中。”“左翼兵团除以110师跟追向峄县败退之敌，以一部搜索歼灭向东北溃退之敌外，主力已推进至北洛、欢堆之线，占领阵地，整理补充，并联络右翼兵团，乘势歼灭败退之敌。”^①



在台儿庄缴获的日军坦克

在台儿庄附近的日军，一直与中国守军处于胶着状态，战场撤退，并不容易，日军被中国守军咬住的部队和负责撤退殿后的部队，无法逃脱，全部被歼。如台儿庄内的日军，遭到第31师池峰城部的重重封锁、射杀，无法脱逃，有些日军集体自焚。第31师的勇士们，在烈火纷飞、处处爆炸的台儿庄内，逐屋肃清敌军，至4月7日晨4时左右，全部肃清了残敌。

4月7日李宗仁命令台儿庄地区部队追击逃敌。

各参战部队根据部署，立即展开全线追击敌军。4月8日，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人亲临台儿庄视察，指挥各部协同追击敌军。截至9日13时，各部进军情况大致为：孙集团军沿铁路正面推进，已击破泥沟之敌。汤军团关军主力已占领九山阵地，王军已推进到苏家埠、潘家巷一带。黄光华第139师主力在平山、傅山、青山一带，掩护关军之右侧背，并以一部围攻向城敌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4月7日24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4-615页。

军。李仙洲第21师控制于洪山镇附近。张轸第110师击溃南北洛之敌后继续挺进，占领卧虎寨高地。曹福林部到达税郭，从北面威胁峰县敌军，并向西行动，破坏峰、枣、临间交通线。日军濑谷启部退至峰县、枣庄后，匆忙构筑工事，固守待援。峰县之敌大部在峰城西南地区，并在倍山、潭山、曹庄、七里店、田楼、杨楼、王庄、吴家林、乱沟、獐山一带占领阵地。日军处于守势，中国军队处于攻势。

至此，台儿庄大战结束。台儿庄会战，中国守军以十师之众，对付日军一个半师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以低劣的武器和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战车相搏，英勇顽强，众志成城，终于挡住了敌之攻势。虽然未能积极把握战机，把敌人彻底包围歼灭，但是打退了敌军，并且伤亡日军万人左右，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尽管中国守军伤亡两倍于敌，代价惨重，但把敌人从战场上打退，这是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能够在战场上有效地遏止敌军的进攻就是胜利，能够阻止敌军的前进便是成功，因为敌方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而我方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因此说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胜利，胜利是空前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大大坚定和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士气，一些中外新闻记者，涌向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竞相报道中国军队的胜利，披露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神话的破灭。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世界各国人士，纷纷打来祝捷贺电，寄、送来慰问物品。武汉、广州等城市还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欢庆胜利。台儿庄大捷后，孙连仲、汤恩伯、冯安邦、黄樵松、池峰城、田镇南、吴鹏举等，获青天白日勋章。

而作为战败方的日本，尽管对“失败”、“溃逃”讳莫如深，但对败将濑谷启还是不能原谅，“陆军认为（他）破坏了日本传统，把濑谷少将编入预备役”。^①

五、有守无攻的“大捷”

4月中旬，徐州会战进入第三阶段，即徐州突围阶段。日军在台儿庄附近战败之后，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分由台枣铁路支线和台枣公路突围向北退却。敌军撤退时急急忙忙，把一些带不走的物资、装备尽数焚毁，遗弃了一些伤病员、尸体、骨灰袋，确很狼狈。日军败退、溃逃，但并非溃不成军。两部日军分别在濑谷和坂本的指挥下，有组织的溃退，先锋部队开路，掩护部队

^① [日]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1961年版。

殿后，逐次退却，这说明了日军训练有素。

中国守军奉命追击，应集中全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猛攻敌军，使之无处立足，溃不成军，一举而歼灭之。但是，追击逃敌的中国军队，未能形成强大的攻势而一举消灭之。负责追击逃敌的中国军队以孙连仲集团军和汤恩伯军团为主力，孙集团军连日苦战，已伤亡过半，而且极其疲惫，第31师及独44旅留在台儿庄附近整顿，唯配属该集团军指挥的110师有相当的战斗能力，但整体实力不强，又缺乏重武器和机械化部队，因此孙部由正面追击敌军，战线有所推进，却歼灭敌军不多，战果不大。汤恩伯军团还保持一定实力，装备比其他“杂牌”军队要优良得多，而且新配属了周鼎的第75军以及第139师等部，有一定攻击能力，但汤恩伯态度不够坚定，行动不够果断，几支部队又是以分散开来拉网式的追击，因而不是追击，而是“追赶”，也就是以“赶跑敌军”为作战目标，并未以彻底消灭敌军为作战目标。

日军退到峰县、枣庄地区后，即在獐山、天柱山、黄山、峰县以东地区之线，重新组织抵抗，固守待援。孙连仲集团军主力被阻于獐山东西之线。汤恩伯军团之52军抵峰县以东地区，85军抵峰县东南。汤部没有乘敌立足未稳立即发动对峰县敌军的围攻，而是以第25师的一个团监视敌人，主力在峰县以东、东南区休整，这样日军得到喘息之机，开始巩固峰县及其附近阵地。

峰县东有九顶山，西有獐山，南面是平坦开阔地，利于防守。日军在九顶山和峰县南面台枣支线正面和两侧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郭里集附近有敌



日本军队向对峙的中国军队射击

控制的部队和炮兵阵地，郭里集以东税郭附近也有敌人一部占领阵地。枣庄有敌军防守，并有敌飞机场。

到台儿庄视察并坐镇台儿庄指挥歼敌的李宗仁，命令汤恩伯、孙连仲发起对峯县之敌的攻击，迅速扩大战果，不得迟疑和松懈。4月11日，李宗仁严令进抵峯县附近的各部队，发动对峯县敌军的攻击，其部署是：孙连仲部由南向北，汤恩伯部由东向西（其85军由东南向西北，52军由东向西），两面包围，全线推进。

4月12日晨，攻击全面开始。关麟征第52军攻击重点指向九顶山敌军阵地。九顶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岩石山，没有草木，东端转向东北的坡度比较缓。52军第二师郑洞国部向九顶山及其南麓平地以西攻击，第25师张耀明部向九顶山东端以北各村庄攻击。军部位于九顶山东端一个小村庄指挥作战。敌军在山上筑有工事（因山石不易挖掘战壕，多用麻袋装上沙石等构成掩体），居高临下，易于防守。因山上没有植被，白天仰攻目标暴露无遗，敌军火力强大，很难接近敌阵。第2师遂决定夜袭，当夜兵分几路，同时攻击，出敌不意，直扑敌阵，展开近战。激战一夜，九顶山东半部敌阵被第2师部队攻占，郑洞国把师指挥所移到山上，督部继续攻击，一举占领了九顶山。九顶山是峯县附近的制高点，在山顶可以俯瞰峯县全城及其近郊。4月13日上午，第52军军长关麟征在山上设立临时指挥所，亲自指挥炮兵轰击山下峯县附近的敌军阵地。敌军炮兵也不断向九顶山中国守军猛轰，双方展开炮战。至下午4时许，中国空军9架飞机飞临枣庄上空投弹，轰击敌军目标，与此同时，第25师向九顶山以北敌军占领的村庄发动攻击，激战两天，攻占了敌军阵地。旋即，敌军向该处增兵，对25师展开攻击，第25师的右翼第145团奚濯之的第一营阵地被敌突破，致使25师右翼受敌包围。52军军部判断是敌第10师团的增援部队，遂令第25师放弃正面，转移到九顶山以东，与第二师衔接，构成南北向战线，采取守势，与敌形成对峙。尽管关麟征追究作战不利的责任，把营长奚濯之当众枪毙，但并没有也无法使52军继续采取攻势作战。

第85军方面，进攻两日，没有多大进展，王仲廉的理由是受到獐山日军炮火的威胁，无法推进。

孙连仲集团军方面，受命向敌攻击的先头部队是张金照的第30师，当时全师只有4000多人，张金照当时的心态是：“如再出击，不但难以完成任务，还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而我又不能不执行命令，只好且行且追，俟机应变。”因此在行动上“旋侦知敌军已在峯县东南地带构筑阵地，似有防守模样。我（张金照）部进至獐山袁庄一带时，即下令构筑阵地，监视敌人行动，

随后第27师和31师也开到了这一带，新增加的第110师张轸部也到达我们阵地的左翼，共同对敌”，“敌我形成对峙状况”。①

第110师张轸部奉命追击敌军，追至白山西，遇敌反扑，该师廖运周第656团占领白山阵地与敌对抗。随之发现敌军仅以小部队阻止中国军队的追击，主力继续北撤，第110师便发动对敌的冲击，敌军用飞机、大炮猛轰110师阵地，并以一部兵力向白山左翼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冲锋，防守白山山头的第110师部队由山腰向下反冲锋，双方展开肉搏，鲍营长壮烈牺牲，柏得福营长负重伤，官兵伤亡约900余人，但将进攻之敌击退。随后转移至金陵寺、望仙山一线，待第27师、独立44旅赶到之后，110师进占八里屯，并占领了老虎山卧虎寨。八里屯距峰县城仅4公里，是一个700多户的大村落，屯北群山之中最高峰即老虎山、卧虎寨。

第110师驱逐了敌军监视部队，占领了上述阵地，地形对中国守军非常有利。4月12日，敌军反攻八里屯，先以大炮猛轰，继以4辆坦克开路，步兵随后发起猛攻，第110师部队奋起反击，先后击退敌军三次进攻，保住了阵地，并将敌军追出五华里以外，但再无进展，双方形成对峙。

第110师追击敌军过程中，有一个班被敌军冲散，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该班在班长张明山率领下，冲进公路边的一个小寨子，寨内有座三层高的碉堡，他们钻入该碉堡，利用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和10来支步枪抗击敌人。敌人包围该碉堡，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次日，张明山班弹尽粮绝，宁死不降，士兵全部战死，张明山自杀殉国。敌人也为之感叹，在碉堡前竖一块木牌，上书“中国的英雄班”。②

蒋介石对台儿庄大捷之后未能迅速扩大成果，十分不满和焦虑，他于4月12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台儿庄之捷已逾五日，峰、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隳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击，务于一两日内将残寇全数歼除。庶敌兵再至，我更有以待之。如何盼速报。”

4月13日12时，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军令部，呈报攻击峰县之敌的方案。电文如下：

“现敌改攻为守，凭借峰县附近山地为据点，以枣庄为犄角。我因阵线过广，处处薄弱，连日攻击，甚难成效，欲彻底消灭敌人，事实上恐难如愿。

① 张金照：《第30师增援台儿庄作战片断》，载《徐州会战》第184页。

② 廖运周：《台儿庄会战中的“翼”字军》，《徐州会战》，第255页。

第二期抗战之方针原在避免阵地战，以运动战消耗敌之兵力，而收‘集小胜为大胜’之功。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致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无论敌由何方增援，均可应付裕如。此为职等连日在前方实地观察，认为迅宜改用之战法原则。如蒙裁可，拟即相机实施。”

蒋介石接到军令部转呈的李、白上述电之后，于4月15日复电李、白：“13日12时电悉。所拟机动攻势案甚妥，应速实施。”而在此前的13日18时，蒋介石给孙连仲、汤恩伯下了电令：“仍盼督部迅歼残敌，限两日内攻下峰、枣。”14日，蒋介石又分别致电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朱绍良等人，电文是：“据确报，敌自鲁南惨败后，自晋绥、冀豫、江淮各方抽调兵力增援鲁南，以图挽救。仰各战区本前颁游击计划，严督所属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使鲁南作战容易，用期彻底歼灭该方面敌军以收最后胜利为要。”

蒋介石对鲁南作战，对进攻峰、枣之敌期望甚殷，可惜峰、枣一直未能攻下。不但作为中国海陆空军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着急，也让蒋介石的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也为中国军队“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又气又急，“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八到十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①



中国军队攻占台儿庄东北的村镇

^① 《台儿庄战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2页。

不幸被法肯豪森言中，中国军队没有一鼓作气攻下峰、枣，歼灭逃敌，敌军增兵源源不断地开来，这一机会一去不复返了。进攻峰县之敌的中国军队，未能攻下峰县，变攻势作战为与敌对峙，随着敌军援兵的到来，又转向守势作战，进行阵地防御。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ZH.COM

第五节 徐州突围

一、双方兵力部署

日军大本营4月7日向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下达命令：重创中国军事力量，攻占徐州，打通津浦路。该命令规定，华北方面军以主力击溃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兰封以东的陇海路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主力向长江、淮河以北进击，阻断徐州以南、以西中国军队的退路，占领徐州、津浦路南段、安徽省之合肥和苏北之盐城、阜宁地区，以协同华北方面军作战。

寺内寿一的华北方面军于4月10日确定，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徐州。其方略是：先以一部用连续作战的方法，吸引和牵制住徐州以北、津浦路以东的中国军队；主力进至徐州以西、以东、以南地区，进行迂回，与华中派遣军协同，遮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而围歼之，并占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的指挥所位于济南。其兵力部署为：

（一）西尾寿造第2军：

配属：独立重机枪第6、第10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0、第12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旅团（重炮兵第2、第3联队）。

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接替第10师团在台儿庄以北峄县地区防务后，在装甲和炮兵部队的配合下与第5师团对韩庄、峄县、临沂一线的中国军队，首先予以阻止，然后南下攻占徐州。

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由临沂南下，经郯城至陇海路的运河地区，急速从徐州以东、东南的邳县、土山、双沟、渔沟、路疃集、尹集，迂回至津浦路上的符离集和宿县，截断徐州南下之路，并从南面形成对徐州的包围之势。

矶谷廉介第10师团，将台儿庄以北防务，交与第114师团之后，由临城以西夏镇渡过微山湖，由湖西沛县、丰县，向南攻占陇海路上的黄口、郝寨地区，截断徐州西去之路，从西面形成对徐州的包围之势。

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原属第1军），由济宁地区渡过大运河然后南下，在第10师团的西侧，由金乡、单县，攻击徐州以西陇海铁路上的砀山，以配合第10师团在徐州西面的作战。

（二）香月清司第1军：

配属：独立重机枪第4、第5、第9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第5中队，

战车第2大队，独立山炮兵第1、第3联队，野战重炮兵第2旅团（重炮兵第5、第6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8联队，迫击炮第3、第5大队。

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一部由河南省新乡乘火车经天津至山东济宁，然后至运河以西的鄆城地区，接应该师团主力由濮阳以东之濮城、杨集地区渡至黄河以南，沿鄆城、菏泽、东明攻向兰封，并从兰封以东地区切断陇海铁路；随后即沿铁路向西进攻，阻止中国军队沿陇海路增援和后撤，策应第2军在徐州地区作战。

（三）德川好敏航空兵团：

在第2军开始进攻时，以主要力量予以协同、配合，在进攻徐州时，对中国军队的后方要地进行攻击轰炸，实施空中和地面之航空歼灭战，阻止中国军队反攻，配合地面部队扩大战果。

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为配合华北方面军进攻徐州，于4月24日确定以两个主力师团从蚌埠向北由津浦路以西攻向徐州；一部由马鞍山渡江经和县、巢县攻占合肥；一部由苏北的东台向北进攻，占领盐城、阜宁，在徐州以南牵制住中国军队，策应日军主力向徐州进攻，华中派遣军畑俊六的指挥所位于蚌埠。各师团的任务为：

（一）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由临淮关、蚌埠、怀远地区渡过淮河，然后两师团并列沿津浦路西攻向徐州。即：第9师团由临淮关渡过淮河，然后沿淝河经新集、陈集、板桥集、五沟集、韩村、百善、王寨、萧县，迂回至徐州以西地区；第13师团由蚌埠、怀远渡过淮河，与右翼第9师团平行，经河溜、双河集、蒙城、曹市集、石弓集、永城、张庄寨，迂回至徐州以西，截断陇海铁路，在第9师团的协同下攻占徐州。

（二）第6师团坂井德太郎第11旅团，由马鞍山地区渡过长江，经和县、巢县攻占合肥。

（三）第101师团佐藤正三郎第101旅团，从苏北东台北上，攻占盐城、阜宁，以策应徐州作战。

（四）第3飞行团，主力以南京、蚌埠机杨为基地，集中使用于徐州方向，直接协同地面部队进攻作战。另以一部担任南线正面空中警戒，随时准备与中国空军作战。

日军共动用8个师团另2个旅团（合一个师团）的兵力（其中华北方面军5个师团，余为华中派遣军）投放到徐州会战的战场。时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的总兵力为15个师团，抽调了9个师团的兵力投入徐州会战战场，占其关内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足见日军对徐州会战的重视。日军试图把徐州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包围并消灭之，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即华北战



向徐州迂回的日军骑兵部队

场与华中战场)。控制津浦路、占领徐州之后，便可沿陇海路向西进兵，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力量，逼使中国政府投降，以收速战速决之效。

中国最高统帅部，针对日军的动态，制订了“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案”。其方案如下：

(一) 方针

一、国军以确保徐州之目的，应对沿津浦铁道及沂河南下之敌切实阻止，并以有力部队威胁敌之侧背，俟迂回部队达到临沂、费县、滕县线上并集结相当兵力于徐州附近后，然后以主力由南面转取攻势，歼灭敌军。至万不得已时则用逐次抵抗，退守洪泽湖至微山湖中间地区。第2、3战区除以一部直接或间接支援徐州方面之作战外，主力应积极进攻当面之敌，使敌不得放胆转用其兵力于津浦北段。

(二) 指导要领

二、第5战区之部队，应以主力固守郟城以南经邳县至韩庄二线，并以4师以上之兵力，由济宁至东平间地区突入敌后方，对峄县、郟城之敌攻击，并以集结之兵力加入南北夹击，以收歼灭当面之敌之效。至不得已时，我南面部队须利用逐次抵抗退守洪泽湖、微山湖中间地区，待机转移攻势。迂回部队则专任敌后方之游击。

三、第1战区部队，主力积极向济南方向活动，破坏津浦铁路北段交通，并向敌军后方发展游击战，一部攻击当面之敌。第2战区部队应积极攻击当

面之敌，牵制当面敌军之转移，并抽调一部向徐州附近集结。

四、第3战区应抽调一部控置于相当地点，作战略预备队，主力努力攻击当面之敌。

五、即以现在控置于后方之部队，向徐州附近集结，准备将来之攻势转移。^①

军令部根据上述作战指导方案，制定了作战计划，“军令部作战计划”中提出：“敌近日抽调他方面（即我第1、2、3战区方面）兵力集中于津浦北段以求与我军决战应采取何种对策？”随即指出：“我军应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他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队，迅速集中于第5战区方面以求与敌决战，同时第2战区利用优越态势极力反攻收复晋省，第1、第3战区相机反攻以牵制敌人。各地游击部队更应极力活跃以期能随时随地妨害敌人而求得决战方面之胜利。”^②

到了5月1日，随着战局的变化，统帅部再次拟定了“国军作战指导方案”，其中“敌情判断”“判决”：“敌当集中兵力打通津浦线，并求击破我军主力，以达速战速决之目的。”其对敌“方针”为“国军以阻止敌打通津浦路之目的，在鲁南集结相当限度的兵力，行攻势防御。但敌如由国内大举增援至兵力较我绝对优势时，则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准备诱敌深入与之决战。”处置概要如下：

（一）鲁南方面：（1）乘敌现在攻势顿挫之时，就目前态势，右翼以樊崧甫、石友三两部共5师对敌行包翼攻击。正面加入第50师、140师全线出击，期在敌后续部队未到达以前击破之。（2）其余控置之第3师、9师、132师、68军、77军暂不使用，以机动态势应付敌增援部队。（3）抽调萧之楚（或彭进之）军两师至归德加强预备队兵力（已有冯治安军两师）。（4）孙桐萱、曹福林部继续前任务，努力遮断津浦路敌后方联络。

（二）津浦南段：（1）以桂军第4师、徐源泉军第3师（含第87军罗树甲师）、杨森军一师向含山、全椒间攻击，制敌先机，打破其北犯之企图。（2）杨军安庆防务调唐式遵部一旅接替。（3）第7军（欠一师）集结于蒙城附近为第5战区之战略预备队。（4）调俞济时军（第51师、58师）至六安附近以屏障武汉。

（三）苏北：以第24集团军韩德勤部相机向盐城之敌攻击。如不能奏效

^① 《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案（1938年4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56-557页。

^② 《军令部作战计划（1938年4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57页。

可行逐次抵抗，但在鲁南未决战前应确保淮河之线。必要时以缪徵流军一部加强之。

(四) 第3战区应以第19集团军、23集团军、25集团军派出有力挺进部队力求切断京沪交通，确实钳制江南之敌，不使转移于长江以北。刘建绪部对浙东取守势，并抽调两师到武汉集中待命。

(五) 第1战区在黄河以北部队应继续游击并远至平津活动。河防部队应阻止敌渡河，对郑州以东特须注意。

(六) 第2战区以傅作义部会同第八战区部队进攻归绥，以晋东、晋西、晋南部队先截断同蒲路南段沿线要点敌之联络，再软硬兼用扫荡三角地带之残敌，以便晋南我军之转用及节约河防部队，准备集结。

(七) 第8战区门炳岳、马鸿逵部协同傅作义部进攻包头、绥远。

(八) 集中20个师以上兵力于武汉外围及核心（番号从略）。

(九) 集中约15个师于陇海路郑州以西地区（番号从略）。

(十) 预备师应迅速尽量充实。^①

徐州会战已牵动全局，成了整个战局发展的重要环节。徐州会战的进展，将直接影响整个战局发展变化的趋向。最高统帅部不断地向该战场增兵，台儿庄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內，即有20多万增援部队开到会战战场，加上原有部队，总兵力60多个师60多万人。根据战场状况和兵力分布，第5战区5月中旬将所属部队编为5个兵团，即淮南兵团（李品仙）、淮北兵团（廖磊）、鲁南兵团（孙连仲）、预备兵团（又称陇海兵团，汤恩伯）、苏北兵团（韩德勤）。

李品仙的兵团指挥部设于六安。杨森的第27集团军及4个保安团、一个炮兵连，主力守备安庆，以阻止敌军在该地区渡江北已并以一部侧击向巢县进攻之敌。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及4个保安团、一个炮兵营，主力位于合肥，并向巢县、定远派部警戒。王赞斌（第48军副军长兼第174师师长）的第48军，附炮兵二个连及定远、凤阳的游击队，确保炉桥至洛河之线，并派出一部向定远、武店方向进行游击。

廖磊的兵团指挥部设于宿县。周祖晃第7军及保安第2团、皖北别动队两个团，在怀远县的新集至河溜一线布防，阻敌由蚌埠、怀远经蒙城攻向徐州；韦云松的第31军与周祖晃第7军并列，在第7军以东的新集经鲍集、何集达颍河西岸布防，阻敌由蚌埠、怀远经宿县攻向徐州。以第31军的苏祖馨第135师为兵团总预备队，位于固镇车站以西的瓦疃集。冯治安第77军、刘

^① 《军令部作战计划（1938年4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59-561页。

汝明第 68 军投入该区域稍晚，作为应急机动兵力使用。

鲁南兵团大部分部队已在鲁南地区连续作战三个多月，伤亡较大。新增援鲁南地区的部队，周岳的第 75 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的后期作战，樊崧甫的第 46 军和卢汉的第 60 军到鲁南战场时间较晚，和原有部队一起，基本上处于守势作战。汤恩伯的第 20 军团，一直在鲁南战场作战，5 月中旬调离鲁南战场，在此之前汤部与鲁南战场上的其他中国守军，也被称为“鲁南兵团”。

汤恩伯的预备（陇海）兵团，组建较晚，是为应付战局恶化而组建的，主要任务作为战区机动兵力，负责保护陇海铁路线。汤恩伯率部后逐步转至邳县、宿县地区。该兵团大部一直在鲁南作战，5 月中旬调离鲁南战场，在徐州附近集结，作为预备兵团使用，阻击徐州南面、西面的敌军，又称陇海兵团。

韩德勤的兵团指挥所设在淮阴，该兵团的任务是阻止敌军由运河大堤公路以及沿如皋、东台、盐城、阜宁公路攻向徐州以南地区。

此外，在临沂战场苦战的庞炳勋第 3 军团，临沂失陷后调赴沛县休整；孙桐萱第 3 集团军一直在鲁西南地区作战，其展书堂第 81 师、曹福林第 55 军曾奉命转战鲁南战场，支援台儿庄大战。

在鲁西南地区的孙桐萱第 3 集团军等部，曾被称为“鲁西兵团”。5 月中旬，第 3 军团和第 3 集团军编入第 1 战区战斗序列，仍在鲁西南地区作战。同时，第 1 战区的部队，从豫东沿陇海路向徐州西面推进，第 1 战区的作战区域东移，即由亳县经陇海路上的黄口、沛县至夏镇一线以西为第 1 战区作战区域，以东为第 5 战区作战区域。第 1 战区的部队部分投入徐州会战，以减轻第 5 战区的压力。

从中日双方台儿庄大战之后的兵力部署上看，日军采取的是主动进攻的态势，中国守军采取的是应敌防守的态势；中国最高统帅部和第 5 战区，对敌情的判断基本准确，调兵布防的出发点，是对付敌军的攻势，确保徐州，阻止敌军打通津浦路；具体部署上是整体上防御战，局部实施攻势作战，击敌之侧背；兵力配备上是力争四倍于敌或五倍于敌。^① 短时间内徐州会战的战场上中国军队集中了 60 多万人，而且“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② 而日军也集中了 9 个师团 20 多万军队于这一战场，双方大有进行徐州大决战的味道。日军不仅要打通津浦路占领徐州，还力图把中国军队

^① 《国军作战指导方案（1938 年 5 月 1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 561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40 页。

主力“吸引到徐州附近，自四面重重包围，渐次将包围圈缩小”，然后一举歼灭之^①。从战略角度考虑，日军为主动进攻，中方为被动防御，尽管部署了局部的攻势防御、机动和游击作战，力争击敌侧背，但在具体实施作战方案时攻势作战大都未达既定目标，全局上尤其鲁南战场，基本上采取的是被动防御，且有许多阵地防御的战法，造成处处被动，处处挨打的局面，给人留下重犯抗战初始阶段“消极防御”（最起码算得上“被动防御”）的错误印象。也正因为如此，徐州会战的后期，尽管中国军队大增，统帅部试图扩大战果的决心甚切，但并未取得像台儿庄大捷那样的胜利，却是阵线逐渐缩小，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好在统帅部和第5战区始终比较清醒，即在敌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②因此及时地部署了“徐州突围”，这样，城、地虽失，战斗力量犹存，利于持久抗战。

二、血战禹王山

日军华北方面军按预定计划以5个主力师团向徐州以北、以西地区挺进，并用连续战斗的方式，牵制和吸引鲁南地区的孙连仲、汤恩伯等部中国守军。第5师团加强了对临沂的攻势，4月19日夜临沂失陷。庞炳勋部奉命在郯城附近休整，旋即郯城失陷。庞炳勋部自临沂战役以来，已苦战两月有余，部队伤亡严重，遂奉命撤离鲁南战场，到微山湖以西沛县休整。张自忠部奉命牵制敌军南下，随后调郯城以南地区布防。

敌第5师团占领临沂后，原已窜至临沂西南朱陈固守待援的一股敌军便立即展开攻势，向汤恩伯军团的侧背向城方向挺进。“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自4月初旬围攻峰县败退之敌以来，已经有两星期之久，只因攻击企图不旺盛，没有乘敌立足未稳，增援没到时，全力猛攻克敌，演成对峙状态。这时进出向城之敌虽为数不多，但汤恩伯立感侧背威胁，便放弃对峰县税郭东北地区的围攻，将右翼部队转移于向城东南，重新调整部署，与敌形成对峙，互为延翼竞赛。”^③日军展开攻势以后，中国守军随之转为守势。孙连仲部在台儿庄及台儿庄以西、以北地区布防，汤恩伯部在台儿庄以东、东北地区布防。新增援的于学忠第51军、卢汉第60军、樊崧甫第46军、石友三第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46页。

② 《国军作战指导方案（1938年5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58页。

③ 刘斐：《徐州会战概述》，载《徐州会战》，第31页。

69军等部，也先后开到鲁南战场布防，许多部队到达鲁南之后便投入战斗。

4月25日，第5战区下达了第6号作战令：

(一) 鲁南兵团军队区分：右翼军樊军长崧甫，第46军。中央军汤军团长恩伯，第20军团（欠110师）、第27军团（第92军仍属之）、第50师、第139师。左翼军孙总司令连仲，第2集团军、第51军、第60军、第75军（欠一师）、第110师、第39师。挺进军石军长友三：第69军（原中央军系阮肇昌之第69军在淞沪战役中伤亡殆尽，撤销建制。该第69军系1938年3月由石友三的河北省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而成）、骑兵第9师、骑兵第13旅。69军进出郑城以北后归其指挥。韩庄守备军孙代总司令震：第22集团军（51军之一团仍属之）。战区总预备队：约三师。

(二) 作命第六号第5战区命令：（4月25日于徐州）（1）临沂峰枣之敌合约两师团，其主力似已深入我四户镇、台儿庄间地区。（2）战区以消灭敌主力之目的，拟以鲁南兵团向左旋回攻击该敌，并与鲁西兵团相策应，围困之于峰县附近山地而逐次击破之，第一攻击目标为向城、傅山口、响连屯、獐山之线，攻击开始预定27日早。鲁西兵团以孙、曹、刘（指孙桐萱第12军、曹福林第55军、刘汝明第68军）三部编成，由李副司令长官品仙指挥之，以全力西出津浦线，阻止敌南下之增援及遮断其补给，并以有力之部队南下与鲁南兵团策应，夹击峰枣附近之敌。（3）挺进军（指石友三部）应速集结于沭河、沂河间陇海沿线地区，向郑城、临沂方面挺进，掩护兵团之右侧，阻止敌之增援，并切断其后方之交通。（4）右翼军应集结于运河以东、陇海线北侧地区，速进出于马头镇、后湖以北之线后向左旋回，即向向城、青山之线攻击前进。（5）中央军速夹击驱逐正面之敌后，与右翼军联系向傅山口、鹅山之线攻击前进。（6）左翼军集结主力于其右翼，与中央军联系，向响连屯、獐山之线攻击前进，其左翼应保持现在之线施行佯攻。（7）主力各军之作战地境如左：右翼军与中央军在后湖、河湾、秋湖、石城岗之线。中央军与左翼军在马甸、陶墩、出头林、土山之线。以上各线属于左（前）方。（8）韩庄守备军固守韩庄附近运河之线，阻止敌之突进。（9）战区总预备队（约三师及炮兵若干）分置于徐州归德间策应两兵团之作战。^①

蒋介石于26日复电李宗仁，对作战令批复道：“（一）部署适当，希坚决

^① 《李宗仁、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6-627页。

实施。(二) 须着眼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勿为作战地境及到达线所限制，以免樊军扑一大空再回转攻击之烦。(三) 外翼如有小数敌人须由石军驱逐，勿分割樊军兵力。(四) 马头镇及其以南之敌须由张自忠及吴良琛部阻止之；攻击军应果决向敌侧背迈进。(五) 须尽量由左翼于孙军抽出有力部队以供机动使用。”^①

很显然，第5战区和统帅部试图转变鲁南战场上的延翼竞赛、相互对峙和阵地防御的局面，采取攻势防御，主动进攻敌军，以达消灭敌军主力之目的。但参加攻势作战的各部队，生力军较少，一直在鲁南战场坚持抗敌的部队，如张自忠、孙连仲、汤恩伯等部，伤亡严重，战斗人员锐减，确实是疲惫之师，攻势作战的战斗力的明显不足。

鲁南战场各参战部队，接到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第6号战令之后，立即按照命令之部署展开，对敌实施攻击。各部均较用命，攻击敌军有所进展，但遇到敌军的猛烈阻击，进攻未达预期目标。且战场多处与敌胶着，战斗相当激烈残酷。日军在鲁南地区的作战目标就是把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紧紧吸引住，以便在徐州以南、以西展开，对徐州实施包围。因此，当中国守军采取攻势作战时，日军并没有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阻击，并对一些战略要地展开疯狂攻击，尤以对禹王山、火石埠卢汉第60军的阵地攻击得最为猛烈。在这种对攻作战中，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劣于敌的中国守军，攻势难以奏效，必然转为守势。

此时，淮北战场更为吃紧，鲁西南战场也趋于紧张。在淮北战场，日军第9师团、第13师团于5月5日从蚌埠、怀远向北推进，攻向徐州的南面和西面，淮北兵团与之发生激战。在鲁西南，敌第16师团到济宁后继续向南推进；第114师团进抵黄河北岸濮城后，渡过黄河，向菏泽挺进；第10师团把台儿庄以北防务移交给114师团后；向西挺进，由夏镇渡至微山湖以西，然后向南。上述各部推进的目标是徐州以西的陇海路。鲁西兵团对敌逐次抵抗，试图阻止、拖住敌军向南挺进，但兵力单薄，难以阻敌。统帅部遂将第1战区作战区东移，鲁西兵团归入第1战区战斗序列，第1战区部队也从豫东沿陇海路向东推进，阻敌进抵陇海路。在苏北，由于韩德勤所部抵抗不力，敌华中派遣军101师团之101旅团主力，已攻占了高邮、宝应，逼近淮阴，另一部进抵盐城、阜宁之后直趋海州，转向新安镇方面试图与郟城南下之敌会合，从东面包围徐州。该敌直接威胁到鲁南兵团的侧背。对于韩德勤的作战不力，蒋介石十分恼火，去电诘问：“查阜宁之敌不满3000，长驱千里如入无

^① 《蒋介石复李宗仁电稿（1938年4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7页。

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指韩德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除令李长官派队增援外，希好自为之无负委任。”^①

鉴于日军从四个方向包围徐州及苏北敌军直接威胁鲁南兵团侧背的形势，李宗仁于5月8日20时调整了鲁南战场的兵力部署，由攻势防御转向守势防御，而且将战斗减员十分严重的部队除留少数“整编师”外，大部调离鲁南战场，到一线之后“整补”。

对于第5战区的部署调整，蒋介石并不十分同意，他5月10日10时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指出：“鲁南战场不宜急转消极，应处处决行战术上之攻击，不仅我军交替容易，敌之抽出转用自必困难，尤以严防敌向鲁西转用，粉碎其策应由蒙城直趋归德使徐州不攻自陷之企图。”^②但因淮北战场敌军已于5月9日攻陷蒙城，并继续向西北用兵，鲁西南战场敌军南进已有很大进展，整个战局趋向恶化，蒋介石遂即电令李宗仁鲁南方面逐次向运河线转移阵地，并强调要“以缩短战线抽出多数部队整补”为目的，同意汤恩伯等部调离鲁南战场。^③

5月12日12时，蒋介石致电李宗仁，“训令：（一）国军决先击灭淮北及鲁西之敌。（二）鲁南方面在敌抽调兵力转用鲁西之情况下，除应以有力部队增强右翼防敌包围外，须即刻设法抽出三四师兵力位置徐州，为该战区预备队，必要时用蒙城方面之攻势。（三）鲁南方面即决心取守势，于必要时可依运河逐次抵抗。至不得已时则固守徐州国防工事线，以获得攻势方面决胜之时间。（四）总之5战区第一任务在击灭蒙城方面之敌，使全盘态势有利，否则保有鲁南阵地亦属无益。希当机立断，速决实行具报。”^④

李宗仁依令对第5战区兵力进行重新调配，编成淮南、淮北、鲁南、苏北、预备（陇海）等5个兵团，把汤恩伯、张自忠、李仙洲及李延年等部调离鲁南战场，组成预备兵团，开赴徐州南面、西面附近地区阻击敌军。

从4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在鲁南战场中日双方的攻防、对攻、混战中，以卢汉的第60军战斗最为激烈和艰苦。曾参加过这一时期鲁南之战并为第60

^① 《蒋介石致韩德勤密电稿（1938年5月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4页。

^②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38年5月1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4页。

^③ 《蒋介石致汤恩伯电报稿（1938年5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6页。

^④ 《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38年5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7页。

军友邻部队的于学忠第51军第113师339旅678团副团长曹宗纯十分客观地评价道：“第60军参加战斗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禹王山和火石埠（禹王山下）之战，打得最为出色，任何友军是不能与之比拟的。”^①

卢汉，字永衡，原名邦汉，彝族。云南昭通燕山人。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4期步兵科。追随龙云白手起家，逐渐在滇军中形成一支强大势力，击败对手，控制了云南，龙云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为龙云的得力干将。后来卢汉虽与龙云有过矛盾和摩擦，但卢汉一直参与龙云主持的云南军政大计。抗战爆发之后，云南军政当局奉命将云南军队改编为陆军第60军，由卢汉任军长，开赴前线抗日。第60军于1937年10月10日离开云南，经贵州入湖南，徒步行军40多天，到达常德集中待命。11月末，第60军奉命开至武汉，在孝感、花园一带整训。蒋介石为笼络这支军队，调该军团长以上军官到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受训，由卢汉担任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并对卢汉等怀柔有加。卢汉也乘机与蒋拉近关系，第60军遂获得特种军编制，扩大了军部及军直属队，增编了三个补充团，拨配了汽车20余辆、德国造手枪800支，子弹10多万发。还配属后方医院，专门负责收治第60军伤病官兵。第60军辖第182、183、184三个师，每师2旅、每旅2个战斗团，计12个战斗团，军部、师部另有直属部队，有警卫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卫生队、防毒队等“机关部队”，全军官兵人数45000多人，装备也比较优良，军容整齐，军纪也较好，算得上一支生力军。

鲁南作战如火如荼、异常紧张之际，统帅部令卢汉率第60军增援鲁南，务必在4月21日到达。第60军除新编各师工兵营、辎重营及军直属山炮营留湖北花园（控）训外，全军官兵于4月19日乘火车北上，然后经徐州直开台枣支线的车辐山车站。卢汉提前到徐州往见李宗仁等战区指挥官，李宗仁令第60军速到台儿庄东南面运河北面集结，在第51军右侧背的邢家楼、陶沟桥、蒲汪、东庄地区布防，归孙连仲指挥。卢汉从徐州随部前进，便对各部作了部署：以高荫槐第183师为右翼，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小庄地区；以张冲第184师为左翼，集结于台儿庄以东陶沟桥、孟庄、马家窑、丁家桥地区；安恩溥第182师在右后，作为预备队集结于蒲江、辛庄、戴庄、谷堡地区；军指挥所设在东庄。

4月22日拂晓之前，第183、184两师和第182师郭建臣旅以及军部先后在车辐山车站下车，第182师师部和高振鸿旅在赵墩车站下车，部队立即向

^① 曹宗纯：《第51军增援台儿庄作战记》，《徐州会战》，第261页。

指定集结地点前进。卢汉在车辐山圩见到第 51 军军长于学忠，于告诉卢，台儿庄东北第一线战斗吃紧，应当赶快集结部队准备战斗。果然，第 183 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即将到达指定集结地点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时，突与敌军遭遇，与敌发生激战。由于两军均以行军纵队相遇，一开始就短兵相接，183 师 108 团营长尹国华率部与敌反复冲杀，双方伤亡都很大，尹国华牺牲，尹营也伤亡殆尽。日军后继的机械化部队赶到，第 183 师各团受到优势敌军的炮火、坦克的联合攻击，激战竟日，第 183 师官兵伤亡惨重，耿庄陷入敌手，邢家楼、五圣堂等村庄毁于敌军炮火。

第 182 师在第 183 师后跟进，杨炳麟的第 1079 团进入蒲汪、龙云阶的第 1080 团被敌军野战炮火阻于辛庄、后堡，而 1079、1078 团则被阻于禹王山北麓、后堡以南一带村庄。第 184 师渡过运河后，西向台儿庄附近集结。各部立即就近抢占有利阵地，构筑工事，以抗击敌军的疯狂进攻。

23 日，日军一部经耿庄南进，攻击第 182 师 1079 团蒲汪阵地，该团利用已筑工事和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日军。日军屡攻蒲汪不下，便集中炮火轰击，蒲汪被炮火摧毁，但守军利用散兵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敌军以 20 多辆坦克开路，发起冲锋，并有飞机低空轰炸、扫射，配合进攻。步兵排长吕建国自动组织了一支 20 多人参加的反坦克队，在迫击炮排长靳家祥的迫击炮掩护下，反坦克队切近敌军坦克，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两辆，但遭到敌坦克的围攻，反坦克队 20 多人全部壮烈牺牲。敌军坦克碾过之后，中国守军官兵立即从散兵壕里跃起，与紧随坦克的敌步兵展开肉搏。战斗之激烈，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团长杨炳麟与继任团长钟光汉先后负伤，全团仅剩 200 多人，仍坚守阵地，抱定人在阵地在的决心，与敌死拼。

战斗持续到 25 日，敌军攻势更猛，17 时左右，第一营营长王承祜率 100 余官兵，从南面绕出西面向敌侧后袭击，将敌击退，王营长受重伤，王所率官兵大部伤亡，仅 10 余人生还。入夜，军部指令幸存守军后撤，放弃蒲汪。

与此同时，敌军攻占了第 1082 团凤凰桥阵地，随即进攻第 1080 团辛庄阵地，战况异常激烈，团长龙云阶及各营长全部阵亡，官兵大半伤亡，辛庄失陷。

左翼的辛庄 24 日夜失陷后，右翼蒲汪守军还在孤立苦战。敌军攻击蒲汪的同时，又向第 60 军二线阵地后堡、火石埠进攻。后堡守军是第 1080 团第 3 营，营长王谦率部与敌激战，苦战至 25 日午后，仅余 20 余人，仍坚守阵地。王营长自兼机枪射手，激励所部，屡屡打退敌人的进攻。坚持到 14 时左右，阵地上的中国守军仅剩 10 余人，王营长负重伤，师部遂令后撤，撤下来的包括受重伤的王谦及轻伤员只有 8 个人了，后堡遂陷。

第60军军部24日下午即调整了部署：第184师主力自台儿庄向右转移，左与台儿庄附近的于学忠部、右与岔河镇陈养浩师保持联系。轻重火器调整配置，构成有纵深又能相互支援的火力网，并加紧改进工事，将新增配的战车防御炮投入阵地，官兵士气高涨。24日夜，蒋介石再次亲临前线视察，在车辐山车站，蒋介石电话约见卢汉晤谈，蒋介石说，台儿庄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必须以一个师坚守。^①卢汉遂改变部署，以第184师主力进驻台儿庄，加强防御工事。随之，卢汉到前线视察，第184师师长张冲建议：敌军向我右翼猛攻，企图从右翼突破南下切断陇海路；台儿庄只有一道砖墙，上次大战已部分摧毁，防御工事不坚，敌人又在此吃过亏，再次进攻必投入更大兵力，只要能守住禹王山，就能保住台儿庄，若禹王山不守，台儿庄也将难守。卢汉认为言之有理，当即下令第184师向禹王山转移，但蒋介石仍下令坚守台儿庄，并委派军委会高参胡若愚到第60军督战。

25日，日军重点进攻东庄、火石埠的第1077团阵地。火石埠阵地中炮弹1000余发，工事全毁。守军营长张泽沉着应战，率部隐伏在火石埠高地脚的平地工事里，将进攻的敌军多次击退。敌人火炮轰击阵地右侧，营长张泽率部沿交通壕向左躲避，左轰则右避，俟敌步兵进入火力网，即全力反击。如此反复再三，激战终日，敌军在守军阵地前丢下层叠尸体，终未能攻破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伤亡亦重，张营仅余七八十人。

25日深夜，孙连仲向卢汉转达了李宗仁的命令，即令台儿庄全线守军于26日全面出击，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中国守军的袋形阵地之敌军。以于学忠部向西、汤恩伯部向东封锁袋口；第60军向北攻击，合力歼灭邢家楼、五圣堂、五窑路、蒲汪、辛庄地区的敌军。

卢汉接令后即令第182师以一部向辛庄、蒲汪出击，大部坚守原阵地；第183师以一部向五圣堂、五窑路出击，大部坚守东庄，并接替第182师火石埠阵地。炮兵则集中火力，压制蒲汪附近的敌炮兵，支援第一线步兵出击。

26日，第182、183师在炮兵掩护下，向指定目标攻击。第183师攻进小李庄一带，与敌发生激战；第182师539旅董文英团对辛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余建勋团曾一度攻入后堡，受到敌军隐蔽火力的袭击，当即2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同时第184师一部在陶沟桥击溃敌军，将敌追出5公里开外。但各部进攻均遇到敌军的猛烈阻击，敌军炮火尤其猛烈，致使攻击部队进攻受阻，被迫退回原阵地。于学忠、汤恩伯部也进攻受阻退回原防。

敌军乘机发动追击，直迫中国守军阵地，东庄、火石埠之线受敌攻击首

^① 卢汉：《第60军赴徐州作战记》，载《徐州会战》，第53页。

当其冲，中国守军阵地的战防炮及各种炮火，猛轰进攻之敌军，击毁敌坦克5辆，敌军慌忙后退，中国守军炮火延伸轰击，阻敌增援，并轰击敌后逃要道。东庄守军杨宏光旅严家训团、常子华团，火石埠守军陈钟华旅莫肇衡团乘机反攻，集中一切火力射杀敌人，敌军被消灭大部。傍晚，日军再次反扑，集中炮火轰炸东庄、火石埠中国守军阵地达一小时之久，先后发射炮弹5000多发，尘土硝烟弥漫，不见天日，中国守军东庄阵地被夷为平地，守军团长严家训阵亡。敌军停止炮击之后，步兵即发动夜袭，激战通宵。敌军冲入火石埠，中国守军奋勇反击，双方展开肉搏。中国守军打退敌军第一次攻击之后，日军再次冲入火石埠，守军团长莫肇衡中弹倒地，以衣蘸血在石头上写下“壮志未酬身先死”七个大字，旋即牺牲。中国守军陈钟书旅副旅长马继武率部向立足未稳之敌猛攻，又夺回火石埠阵地。同时，高振鸿旅董文英1078团在湖山与敌发生激战，团长董文英阵亡。当晚，湖山、窝山、戴庄相继弃守。

27日，第182师调整部署，以第540旅余部编为一个营，固守胜阳山及鸭鹅城；以第1078团新任团长陈浩如率所部100余人守枣庄营；另一部被敌人隔断的赵彬营固守西黄石山；以火力封锁戴庄通向运河的路口；以第1077团固守李家圩及附近高地，向右延伸到禹王山北麓，与正面敌军对战。晨8时左右，敌军猛攻杨庄与第二营守兵激战，敌军一部冲进村内，营长魏开泰阵亡。代营长岳家祥率兵一排增援，与敌逐屋争夺，将进入该村的敌军消灭，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7支。同日，第183师火石埠方面亦发生激战，莫仲璇团长阵亡，火石埠弃守。

28日，第184师炮击锅山，防守禹王山、枣庄营间的第182师1078团陈浩如部反攻锅山受挫，敌军乘机反扑禹王山南侧，陈浩如率部顽强抵抗，敌军退回锅山，陈浩如以身殉国。第183师方面，敌军占领火石埠后，集中炮火轰击东庄阵地，昼夜不停，东庄大火彻夜不熄。东庄守军第1082团第2营营长张仲强摸准了敌军行动规律，当敌炮轰击东庄时，张营长率部撤到庄外，隐伏于战壕，俟火烧村庄之后，张又率主力返回村内预筑的阵地。28日，敌军派出搜索部队鸣枪向东庄前进，张部并不还击，直至日军进攻部队进入伏击圈时，张营长一声令下，全营猛烈射击，继之以手榴弹猛炸，随后与残敌进行肉搏，终将突入之敌大部消灭。缴获敌轻重机枪20余挺，六〇炮数门，步枪167支。从此之后，敌人虽仍然不断地向禹王山前方阵地发动攻击，但已谨慎多了，不敢轻率冒进。是日夜，敌军炮击东庄时，团长严家训不幸阵亡。

日军疯狂进攻禹王山以北中国守军阵地的同时，还把攻击矛头直指禹王山。禹王山是台儿庄东南运河北岸海拔较高、面积较大的一个山头，俯视台

儿庄并与台儿庄互相呼应，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势在必争。4月28日夜，日军约一个大队，在炮火支援下，向李家圩及禹王山西北坡1087团阵地进攻，一股敌军占领了禹王山西北山麓一个小高地。第544旅旅长王秉璋亲率预备队向该敌发起反攻，王旅长胸部中弹，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夺回小高地之后，才下火线被送到后方医院。

4月29日，敌军飞机、大炮配合步兵向禹王山正面发动攻击。第60军防御部队在敌军炮火轰击时，留少数人在阵地上监视，大多数官兵皆在掩体内隐蔽，待敌炮火向后延伸、步兵发起冲锋时，全部进入阵地，勇猛还击敌军，用机枪、步枪、手榴弹打击敌人。如此再三，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

30日清晨，敌人发动对禹王山的全面进攻，中国守军的第一道防线数处被敌突破，禹王山顶也被敌军占领。第60军守备部队全力反击，终于把突入阵地之敌击退，但进占禹王山顶的敌军却一直盘踞山顶不退，第60军部队遂以山顶两侧阵地火力对盘踞山顶之敌加以封锁。为夺回禹王山顶，巩固后方安全，守备禹王山的第183师542旅1083团团团长杨洪元命第3营第3连连长李佐率部向山顶攻击，务必夺回山头。李佐先率一个排向山顶冲锋，接近山顶时大部牺牲，随之又投入一个排冲锋，冲到山顶，两排官兵130多人仅剩30多人。第3营营长王朝卿向团长杨洪元建议：“不能再令第3连向前冲了，只要能守住山顶就行了，否则全连都会被打光。”杨团长同意这一建议，遂令第3连停止前进。第3连遂在禹王山顶棱线上与敌形成对峙。

第3连在禹王山顶100多米防御正面，配置了14挺轻机枪，每个士兵身边放置一至二箱枪弹和手榴弹，又有迫击炮火力支援，挡住敌人无法冲过禹王山顶。但中国守军也冲不过去，双方在棱线两边形成对峙。第3连战士拼命强行挖掘掩体，然后挖坑道连接掩体，连点成线，不断扩大山头防御阵地。自5月1日山顶形成对峙之后，敌军一面加紧对禹王山附近及山坡中国守军阵地的攻击，一面加紧禹王山顶的争夺，每日都进行激烈的炮轰和步兵的攻击行动，但始终无法越过山顶棱线而占领整个山顶。

5月7日拂晓，敌军在禹王山顶中国守军左前方约500米处集中了九二炮（口径70毫米）10多门，突然向禹王山顶及左斜面中国守军阵地连续实施破坏性轰炸约30分钟，将中国守军棱线上的射击掩体全部摧毁，守军官兵伤亡过半。中国守军及时向山顶增援，来不及抢修工事，便用烈士的遗体作依托，以猛烈的火力打退敌步兵的多次攻击。就这样，守军官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定信念，坚守山顶阵地，虽九死一生，但决不后退。

军、师战地服务团和部队政工人员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民众送给第60军的慰问品如香烟、糖果、饼干、馒头等源源不断地送上山顶火线，大大激发

了守军官兵的斗志。战斗到7日晚，第3连排长已全部阵亡，士兵只剩30余名。1083团及时给第3连补充了近百人的一个新兵连，加强了防御兵力，禹王山顶棱线后侧的阵地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国守军手中。

与此同时，禹王山周围第60军的阵地，工事日益加强，官兵作战经验也趋向丰富，敌人屡次进攻，都被粉碎。日军原拟集中兵力，南渡运河，占领台、赵支线，未料到在禹王山以北地区，遇到第60军的顽强抵抗。该军以死硬拼，经过8天8夜的激战，终于遏制了敌军的攻势，敌军从禹王山方向的进攻大大减弱。

最高统帅部对第60军的顽强作战表示赞赏，蒋介石派后勤部长俞飞鹏到黄家楼第60军军部慰问。鲁南兵团总指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也致电第60军军长卢汉表示褒扬：“贵军此次在台儿庄附近以血肉之躯与敌之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斗，前赴后继，鏖战八昼夜……使战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足资楷模。”^①

第60军坚守禹王山一带阵地，直至5月中旬奉命将阵地移交给贵州新编部队第140师王文彦部接防，随后撤离鲁南战场，突围到河南周家口。第60军在台儿庄、禹王山地区坚持作战20多天，部队伤亡严重，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伤亡近2万人，其中三分之一阵亡；军官也伤亡大半，其中阵亡旅长1人，团长4人；伤旅长1人，团长3人。第60军从禹王山一带阵地换防



日军爆破陇海路上的大桥，企图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

^① 余建勳：《第60军血战禹王山》，载《徐州会战》，第295-296页。

下来之后，即根据现有战斗人员进行整编，第182、183两师各缩编为1个团，第184师编为3个团，全军12个战斗团仅余5个战斗团。

三、蒙城保卫战

侵华日军按照既定部署，由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负责南线作战。芜湖敌军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坂井德太郎率步兵第13联队、骑兵第6联队、野炮兵一个大队，于4月24日在日本海军协同下从采石矶渡过长江，进抵和县。经与中国守军第26集团军连续作战，26日攻占了含山，30日攻占了巢县。坂井德太郎所部在巢县进行整顿和备战，准备进取合肥。淮南地区的日军采取攻势作战，牵制了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基本解除了日军北渡淮河作战的后顾之忧。再者，中国守军张自忠的第59军、于学忠的第51军先后调离淮河防线北上鲁南作战，淮河防务由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部队接替，许多部队是从淞沪战场下来的疲惫之师，淮河布防松于前一阶段。日军抓住这一时机，渡河北上向徐州方向大力推进。畑俊六派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于5月5日从蚌埠、怀远出发，大举向北、向西北地区进攻，以求进逼徐州的南面和西面地区。

荻洲立兵第13师团从怀远荆山出发，数路并进，攻势甚猛。在支子湖一带与第5战区部署在淮北地区的部队、原广西军之廖磊第21集团军周祖晃的第7军第170师1037团、1038团发生激战，该部守军第一线阵地的工事尚未完成，与敌军遭遇之后，敌军攻势猛烈，当日第一线阵地即被攻破。时淮北大旱，许多河流断流，处处可以通行，而且怀远以北、西北地区属淮北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展开。日军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多路攻击前进，在支子湖正面抵抗的徐启明第170师和在涡河东岸龙亢的第7军军部被敌军冲散，收容后退至蒙城东南的立仓集。日军并未对第170师等部穷追猛打，而是按照既定目标，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把进攻矛头直指蒙城。日军第13师团多路攻向蒙城，其主力沿怀蒙公路于5月8日进抵蒙城附近。

防守蒙城的部队，是韦云淞第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的第1033团。该部属广西军，参加过淞沪抗战，从淞沪战场退下来之后，在淮南地区作战，后在田家庵以东的洛河附近与敌军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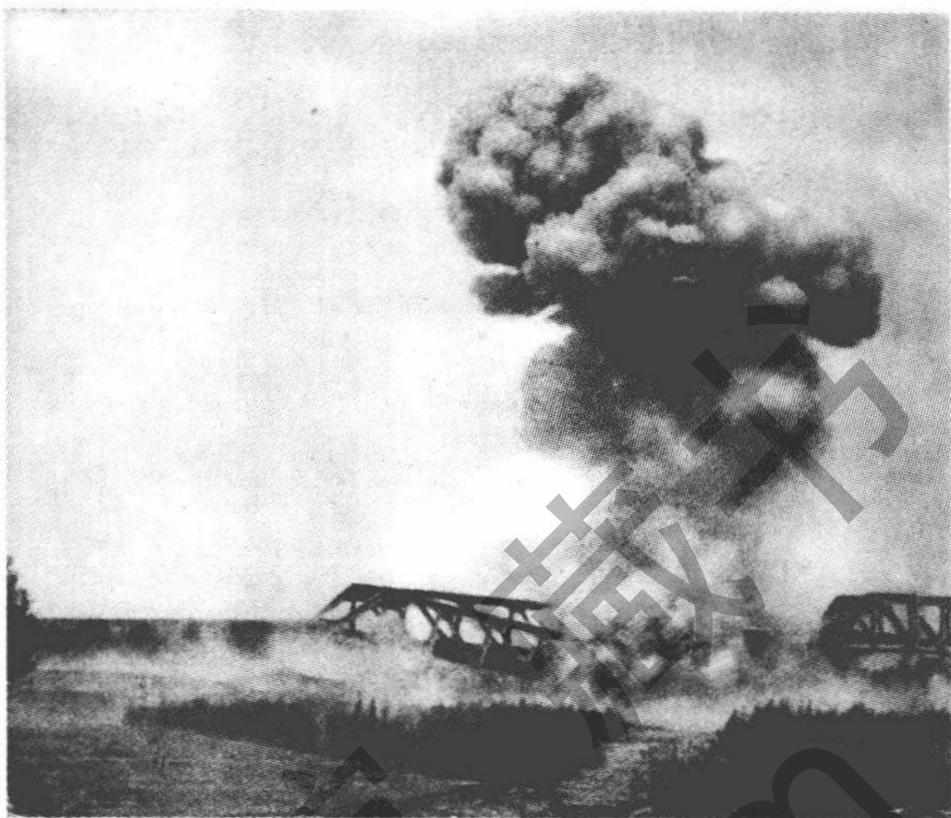
周元字凯之，广西人，行伍出身，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抗战爆发前已升任少将副师长。淞沪抗战时曾率部参战，身先士卒，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一直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才送医院治疗。伤未痊愈，又重返疆场，被擢升为陆军中将。当日军北渡淮河向徐州方向进攻的战

略意图已充分暴露，为加强淮北地区防备力量，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急调周元率团赴蒙城设防（时第48军属21集团军指挥）。周元接到命令后立即率第1033团从现地出发，由凤台南岸渡过淮河，沿凤蒙公路向蒙城挺进，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道路，于5月6日傍晚赶到蒙城。

蒙城县城狭小，城墙单薄，且大部为土墙，若城内布防过多兵力，容易招致炮火损伤。城东郊附近有几个小村庄，村庄周围树木浓密，可以勉强作为防御阵地。城北、城西的郊外，地势平坦，但距离村庄较远，守城较为有利。北面城垣临近涡河，河水较深不能徒涉，也算是蒙城的一道屏障。从整个地形、地貌来看，蒙城易攻难守，而且，蒙城的防卫工事还未着手构筑。廖磊曾派梁学乾等三人小组赴蒙城指导构筑城防工事，时蒙城没有驻军，民夫又不易立即征到，三人小组仅侦察了地形，设计了战壕和碉堡位置，未来得及挖掘和构筑工事，日军已逼近蒙城。周元率第1033团赶到蒙城后，立即指令该团团长凌云上从速布防，加紧抢修工事。

凌云上以第3营（营长蓝权）布防东门外附近村庄，并以其一部在东门内大街两侧构筑巷战工事。以第2营（营长李国文）一连在北城外的河边街及西北角的小西门布防，向涡河北岸警戒，阻止敌人渡河；第2营主力为团预备队，控置于北城内，并构筑十字街口西北各街市及北城的防御工事。以第1营（营长贾俊优）主力布防于南门外小街市及南门城顶；西城郊外地形平坦，村庄较远，敌人接近较困难，由该营派少数兵力防守并构筑城上工事，其余兵力在南门内布防并构筑巷战工事。还组织了70多人的团搜索队，配轻机枪两挺，在涡河北岸的全集、移村间活动，并向龙亢方向警戒。部署就绪之后，各部官兵来不及换下被雨淋湿的衣服，来不及吃饭，便立即挖掘、构筑工事。第一线守军第7军的部队后撤，一部经过蒙城向西撤退，蒙城便成了突出之点，受敌攻击则首当其冲。

5月8日，日军逼近蒙城，大战随之展开。涡河北岸敌骑兵150人左右，



日军在铁路桥上布设炸药，爆破铁桥，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

进抵移村附近，遭到埋伏在大道两侧麦田里的第 1033 团搜索队的猛烈突袭，敌骑兵措手不及，伤亡人、马 40 余，慌忙后退。但随之敌步兵赶到，立即反扑，该搜索队凭借麦田掩护进行抗击，激战至夜，双方都有伤亡。搜索队趁夜色掩护后撤，渡过涡河回到蒙城，参加守城战斗。

与此同时，蒙城东门外村庄附近的守备部队，也与先期抵达的日军发生战斗。敌炮猛烈轰击东门外中国守军阵地，敌步兵随后发起冲锋，守军官兵顽强抵抗，从下午 3 时左右一直打到黄昏，中国守军挡住了日军的攻势。入夜，敌军大部兵力赶到，加强了攻势，并派出一部向南迂回，包围并攻击南门外小街市中国守军阵地。涡河北岸的敌军强行渡河被阻，乃沿河北岸向西迂回，在小巢堵进梅渡至南岸，然后由西向东攻击，涡河南岸占领各渡口的中国守军逐次抵抗，后退入城内防守。蒙城四门外均发生激战，炮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整整响了一夜。

9 日晨，敌军大炮再次轰击东门内外中国守军阵地，几架敌机也飞临蒙城上空，疯狂地向中国守军阵地投弹、扫射。敌步兵在大炮、飞机支援和配合下，在 10 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东门外第 3 营的两个连坚守阵地，勇猛地抗击敌军，虽守住了阵地，但伤亡达 200 人，该营控置东门城上的一个连火速增援城东，所遗防务由第 2 营的一个连接替，战至下午 6 时，东门外阵地均被敌炮火击毁，附近树木枝叶亦被炸光。守军伤亡惨重，余部不足两排，已无预备队补充，入夜后撤进城内，放弃了东城门外的阵地。至此，仅南门外小街市阵地仍在中国守军手中，但孤悬城外，三面受敌攻击，苦撑至夜半，守军也撤入城内。这样一来，蒙城城外阵地全陷入敌手，第 1033 团守军全部撤入城区，防区大为缩小，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敌炮火可以打到城内的每条街巷，处境十分危急。周元电告第 173 师师部：蒙城万分危急！第 173 师师长贺维珍复电：解围部队已在出发途中，务必固守待援。

第 1033 团守军两日来的战斗，伤亡很大。第一天负伤的官兵 100 余人，因敌军尚未形成对蒙城的包围，得以运送阜阳后方医院治疗。此后负伤官兵无法送出，均收容在南门内的各学校里，缺医少药，敌炮和敌飞机又不断轰炸，其状极惨。

9 日夜，逼近城墙的敌军一面准备爬城工具，一面不断地向城头发动袭击，除城北门外有涡河天然屏障没有战事外，其他三面城墙皆有战事，激战一夜未停。10 日拂晓，敌军发起总攻。敌军各种轻重武器推进至城墙脚下，近距离的直接瞄准城防工事轰炸、射击。第 1033 团守军仅有的 4 门步兵炮，弹药也已用完，无力还击，因此敌炮更加肆无忌惮。自上午 7 时起，敌军各

种火炮在近城敌人放升的气球的指示下，猛烈轰击城顶和城内，真是弹如雨下，尤其东城的南端更为激烈，“炮声隆隆，震耳欲聋，硝烟尘土，弥漫天际，呼吸也觉困难，阵地守军，即不受伤，也被炮声震荡得如无知觉一样。”^①炮声一停，敌步兵发起冲锋，一股敌军从东城南端缺口冲进城内，第1033团团团长凌云上急率二营的两个连，从东门街两侧小巷向敌之侧翼展开逆袭，敌初入城内不熟悉地形，受到突然攻击顿显混乱，纷纷向城东南角后退，一时拥挤不堪。守军布置在东街口的重机枪班士兵已全部被敌炮炸死，重机枪无人使用，团长凌云上急忙上前，抓住重机枪，向退逃拥挤的敌人猛烈扫射，守军乘机冲杀，敌军除丢下的尸体外，全部挤逃出城，东南城角阵地恢复。这个反冲锋打得好，既击退了敌军，又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4挺，步枪近60支，除打死打伤了一些敌人外，还俘虏敌兵十余人。中国守军牺牲营副1人，排长4人，伤亡士兵近百人。

敌军稍做整顿之后，再次发动攻击。战至近午，敌军于东南面大量施放烟幕弹，掩护步兵向东城、南城攻击，敌先以三辆坦克，载工兵10余人，直向城门冲来，到达东门口时，敌工兵跳下坦克，拆毁城门洞各种防御工事。城楼上的中国守军猛向城门洞投手榴弹，敌工兵伤亡殆尽，中国守军立即抢修城门工事。但敌军用伴随步兵的钢炮，向城门洞连续射击，工事全被击毁，城门洞穿，城楼上守军也被炮弹杀伤殆尽。敌炮延伸射击，隔断中国守军前后方联系，增援部队开不上来。敌步兵乘机越过东门城壕，爬上城顶，并由



在麦田里活动的日军通讯部队

东门及东南缺口冲入城内。东门内100多米地段陷入敌手。团长凌云上率特务排和搜索队由东大街北侧，并令第3营残余兵力约两个排由东大街南侧，同时向侵入东城之敌逆袭，但敌已占据街面房屋，凭借优势火力，疯狂阻击凌云上所率的攻击部队，攻击未能奏效，伤亡却很大，第3营营长蓝权也壮烈牺牲。恰在此时，南门告急，凌云上又率10余名手枪兵冲上南门城头，指挥

^① 凌云上：《蒙城血战》，载《徐州会战》，第311页。

守军第1营的一个连（已伤亡过半，新兵占多数），打退了南门攻上城墙的敌军。

经过激烈战斗，中国守军所剩不多，而且弹药告罄，无法补充，外援毫无消息。敌军已冲入城内，敌坦克、战车开道，步兵紧随，沿东大街向街中心推进，占领十字街口后，继续向西扩展，并开始向小巷挺进。中国守军被分割在几个地段，互相无法联系。第173师副师长周元正在病中，不顾危险，亲临大街指挥身边官兵与敌巷战。所有活着的守军官兵，人自为战，逐巷、逐院、逐屋与敌死拼，直至战死为止。第173师副师长周元壮烈殉国，所率第1033团守城官兵几乎全部牺牲，仅团长凌云上及其所率的十余人突出敌军重围，得以生还。蒙城沦陷，日军对已失去战斗能力的伤员进行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蒙城在悲哀，涡河在哭泣，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又一笔血债！

第1033团将士除第一批100余名伤员送到后方，东城外守军部分未退入城内得以冲出敌军包围，凌云上率10余人突围成功，以及个别士兵和伤员藏匿于百姓房内后辗转归队外，其余全部牺牲。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1033团付出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这是1033团的光荣，这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光荣。

蒙城街头，洒满鲜血。
悲哉蒙城，壮哉蒙城！

四、豫东告急

日军第13师团进攻蒙城的同时，第9师团从蚌埠向北进攻，在涡河以东，突破韦云淞第31军在鲍集、陈集、新集一带的防线，沿北淝河推进，5月10日蒙城陷落的当天，敌第9师团已推进到蒙城东北近20公里的板桥集。第9师团与第13师团始终保持着联系，携手并肩继续向前推进，到5月11日，第13师团到达百弓集，第9师团到达临涣集、百善附近。

与此同时，鲁南方面敌军第5、第114、第10师团的进攻受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有些战场战斗陷入胶着状态。鉴于此，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决定加强淮北方面的作战力量，于5月6日调在镇江地区担任警备任务的滕田进第3师团增援淮北地区作战。该部敌军乘火车运达蚌埠后，即渡河北上，与韦云淞第31军发生激战，并节节推进，直逼固镇、瓦瞳集、湖沟集、大营集一线。

淮北战场战云密布，顿时呈紧急态势。李宗仁5月7日10时致电蒋介石，分析战场形势道：“查敌企图策应其鲁南方面之作战，于淮北方面所用兵力将达两师团，自必力求猛进，窥伺徐州；且淮北地形开阔，区域广大，阻止困难；窃以鲁南敌我已成胶着状态，彼此进展均属困难；故职意淮北情况实较鲁南为紧急。拟即集中兵力，准备于固镇分设阵地，将敌击破，以解徐州后顾之忧。”

当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遂令刘汝明第68军、冯治安第19军团（辖第77军）、罗奇第95师等部速赴淮北战场，归廖磊统一指挥，以加强淮北战场正面防守力量。

蒋介石5月12日电令李宗仁，指出：“鲁南方面即决心取守势”，特别强调“五战区第一任务在击灭蒙城方面之敌，使全盘态势有利，否则保有鲁南阵地亦属无益。”希望李宗仁“当机立断，速决实行具报。”^①

李宗仁、廖磊都十分重视蒙城方面敌军的动向，意识到该方面敌军的战略意图是“向北进或西北进截断陇海路”，这将对第5战区徐州会战阵线的致命一击。因此积极部署兵力，试图“击破淮北之敌”，阻止该敌向北、向西北挺进。但是，敌情瞬息万变，兵贵在于神速，李宗仁、廖磊的部署和相关部队的行动，皆慢了半拍，以致未能抓住战机，实现“击破淮北敌军”、阻止该敌向北、向西北侵入的作战目标。

5月11日，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决定加快向北、向西北推进的速度，迅速切断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为此下达了下述命令：



日军攻占徐州



日军攻占徐州后，日酋寺内寿一与畑俊六喝庆功酒。

^① 《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稿（1938年5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37页。

“（一）第9师团派井出宣时少将率18旅团之步兵第19联队，山炮兵一个大队，向临涣集以东之宿县方向进行警戒，掩护主攻部队之右翼；师团主力攻向百善及以北地区。（二）第13师团攻占永城，并按预定计划北进，以遮断徐州敌军之退路。（三）第3师团向固镇桥西北大营集、双堆集、祁县集方向进攻。”^①

中国守军韦云淞第31军在宿县以南的浍河两岸阻止了敌第3师团的攻势，但敌第9、第13师团主力已离开蒙城地区北进，中国守军未能扼制住这两支敌军劲旅的攻势，徐州西南地区告急。敌第13师团接到畑俊六的命令后，为快速向陇海路推进，调整了进攻部队的编组。荻洲立兵将配属的岩仲义治的坦克第1大队、独立轻战车第7中队、第104联队的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组成快速挺进部队，全速向永城方向挺进。廖磊调防永城的罗奇的第95师之一团还未到达永城，敌军快速挺进部队已兵临永城城下。永城乃豫东重镇，徐州西南地区的第一道门户，但罗奇的一个团未能赶到设防，该城没有正规部队防守，仅数百名地方部队设防，面对强大敌军的进攻，不堪一击，永城5月12日17时左右失陷。^②同时，敌第9师团占领了永城东南的百善。

敌第13师团占领永城以后，岩仲义治率其坦克队快速挺进部队继续向北进犯，在韩道口与中国守军刚开赴该地区的第74军俞济时部发生激战，敌军突破俞济时军防线，继续向前推进，于5月14日15时30分，抵达砀山以东约15公里的汪阁，终于突进到陇海线，与由鲁西南下的敌军会师。徐州西面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北线日军也加强了攻势。接替西尾寿造第2军司令官之职的稔彦亲王，5月7日命令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继续对鲁南地区中国守军进行牵制性作战，并适时向前推进，以求与挺进苏北的华中派遣军会合；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从夏镇渡到微山湖以西后，立即向南攻击前进；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从济宁渡过大运河，向徐州西北地区迂回。

敌第16师团由济宁渡过运河之后，立即展开攻势，于5月11日占领金乡以北地区。中国守军第3集团军李汉章第74师在金乡、鱼台地区顽强抗击敌军；第74军第58师的154旅进至沛县支援第3集团军作战。在金乡、鱼台地区，中国守军与敌第16师团主力激战数日，中国守军伤亡严重，尤其李汉章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7页。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5月12日18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38页。

第74师，伤亡过半。敌5月14、15日，攻占了鱼台、金乡。敌第16师团主力在金乡、鱼台与中国守军激战，一时无法脱身南下，敌酋中岛今朝吾立即组织了一支由坦克第2大队长今田俊一率领的机械化快速挺进部队，沿鱼台以东、丰县以西地区向南突进，冲破中国守军的阻击，直扑陇海铁路，于5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进至陇海铁路黄口、李庄一带。据津浦铁路局局长杨承训报告，14日晨，“陇海铁路李庄车站发现敌坦克车22辆，并将李庄黄口间桥梁炸毁……陇海铁路遂被敌军完全截断”。^①

由于日军坦克守在被炸毁的桥下，中国铁路员工无法抢修通车。在陇海路东段承担军运任务的271台机车，600多辆客货车，无法西撤。徐州的铁路交通被完全阻断。^②

与此同时，敌第14师团酒井隆第28旅团也由济宁渡过运河，经嘉祥向郓城攻击，以掩护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主力由濮城地区南渡黄河。郓城守军商震第20集团军的李必藩第23师与敌发生激战，终未能挡住敌之攻势，5月11日郓城失陷。敌第14师团由濮城南渡黄河之后，与占领郓城的敌第28旅团会攻菏泽，李必藩第23师奋力抵抗，全师伤亡大半，师长李必藩殉职，参谋长黄启东、团长刘冠雄等阵亡。敌14师团“日占领菏泽后，继续南向陇海路方向攻击”。

日军用在徐州会战方面的兵力已占侵华日军关内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仍嫌兵力不足，因关内日军已无法再抽调，日本大本营5月10日下令急从关东军中抽调两个混成旅团增援徐州战场，归稔彦亲王第2军指挥。该两部敌军为：田村元一的混成第3旅团，总兵力近5000人；森田范正的混成第13旅团，总兵力5000多人。混成第13、第3旅团于5月15、16日先后到达兖州，立即向鲁西南地区挺进，投入战斗，增强了这一地区日军的攻击能力。

敌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中精干兵力会攻徐州西面的陇海路，并截断了陇海路交通，西线告急，战局急转直下，日趋恶化。

同时，日军加强了对徐州的空袭。5月10日敌军五次空袭徐州，共投下220多枚重磅炸弹和硫磺弹，焚毁民房4000余间，津浦路两侧民房1000余间全被烧光，平民死伤300多人。11日敌机7次轰炸徐州；12日轰炸5次；13日敌机54架分批轰炸徐州，投弹300余枚，死伤平民100余人，炸毁民房500余间，14日敌军轰炸徐州投下燃烧弹280多枚，800多人死伤；15日敌机100多架轰炸徐州，其间9至12日，敌机集中轰炸徐州东、北两火车站，

^① 《津浦路杨局长访问记》，载《抗战与交通》第8期，1938年7月1日。

^②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社1974年6月修订版。

“徐州东北两站所有路轨站房以及员工住宅，一律炸平。”^①

徐州每天都遭空袭，时时都有警报，前一个警报尚未解除，后一个警报又至。中国守军缺乏高射武器，又没有足够的空军力量保护领空，敌机对徐州的轰炸呈肆无忌惮之势。大量房屋财产被炸被焚，无数善良无辜的平民死伤。整个徐州，满目疮痍。

五、紧急大撤退

日军从四面对徐州采取包围之势，而且北、南、西三面的包围态势已基本形成，东面虽然鲁南日军还未与苏北日军会合，但截断东陇海路的企图十分明显，而且合围之势也已初见端倪。对于日军的这一战略企图，中国统帅部认识得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比较乐观，认为日军数量上少于中国军队，却采取外线包围作战，中国守军正好可以对敌各个击破。5月12日8时左右，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第1、第5战区高级将领：“查日寇自鲁南屡败惊慌万状，近竟放弃晋绥江浙既得地位，仅残置小部扼守要点苟延残喘，而调集所有兵力指向陇海东段孤注一掷，以图幸逞，其总兵力合两淮鲁豫至多不过15万，较之我军使用各该战场之兵力约为4倍以上之劣势，且敌之后方处处受我扰袭，补给不便。较之我之后方有良好交通线者，其补给及兵力转用之难易相去甚远。目下敌不顾其兵力之不足及战略态势之不利，竟敢采用外线包围作战，其必遭我军之各个击破而自取败亡殆无疑问。仰我忠勇将士明察彼我熟权利害，鼓舞所部以旺盛企图心各向任务迈进，击灭当面之敌以寒寇胆而扬国威为盼。”^②

不能说蒋介石的这份电报是盲目乐观，除了敌军投入兵力有20余万只估计有15万不够准确外，其他方面的估计和分析按军事常规不无道理。中国军队4倍于敌，敌军又外线包围作战，看上去确实具备各个击破敌军的“优势”和“战机”。但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等技术兵力远劣于敌人，而且有许多军队连续作战，伤亡严重，未得到补充，战斗力大大减弱。更为重要的是，敌军外线包围作战，并不是拉网式的外线包围，而是集中优势兵力，机动出击，攻略战略要点，截断徐州的北、南、西、东各面铁路交通，对徐州采取战略包围。中国守军却采取被动防守，鲁南完全陷于阵地防守，鲁西、淮北

^① 《津浦路杨局长访问记》，载《抗战与交通》第8期，1938年7月1日。

^② 《蒋介石致程潜等密电稿（1938年5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7页。

也基本是防堵式作战，处处布防，哪儿吃紧就向哪儿增援，敌军攻向哪儿就从哪儿堵截；运动战、游击战术很少运用，更未保持强有力的机动兵团，猛攻敌之薄弱环节，基本处于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这样一来，“优势”变成“劣势”，“劣势”者居于“优势”。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机”未创造出来，未把握得住；陷入敌军包围的战局却已形成。当然，日军在淮北和鲁西的推进速度，大大超出统帅部的预计。

淮北敌军两个师团，5月5日开始从淮河岸边向北“挺进”，鲁西敌军主力5月9日从济宁向西、向南进军，5月14日双方在陇海路会合，进军速度确实很快。除了平原地区敌军机械化部队利于展开的因素之外，中国军队在部署上、在作战上也有不当、不力之处。虽然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敌机械化部队，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但战场上的疏漏（如永城失防），也是造成敌军得以长驱直入的原因之一。至于未能很好运用运动战、游击战术，未预留强大机动兵力主动攻击敌人，责任主要在于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和最高统帅部（军令部第1厅厅长刘斐等人曾有过这方面的建议，未被及时采纳），也正因为此，才有人批评李宗仁、蒋介石台儿庄大捷之后有些“骄傲”和“飘飘然”，重陷“消极防御”的覆辙。

还应当看到，就中国守军作战而言，淮北、豫东、鲁西战场与鲁南战场比较，仗打得要逊色一些；第1战区辖区东移，豫东、鲁西战场归第1战区指挥，就徐州会战而言，第1战区指挥的战斗与第5战区比较，仗打得也要逊色一些。淮北、鲁西、豫东战场新增援部队较多，多属“生力军”，而鲁南战场多疲惫之师，结果前者仗打得比后者逊色，不能不令人遗憾。这也更能说明战略部署和决心、士气的重要性。

战斗进行到5月15日，徐州会战已接近尾声。当时的战场情况是：淮南战场，敌军5月14日占领合肥，中国守军淮南兵团徐源泉第26集团军等部积极作战，利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术，克复全椒、巢县，并对占领合肥的敌军展开围攻。淮北战场，向宿县方向推进的敌第3师团，已占领了瓦疃集、大营镇，韦云淞第31军、冯治安第77军、周祖晃第7军务一部在祁县集一带沿浍河与敌展开激战，固镇桥仍在中国守军手中；敌第13师团一部已与南下的敌第16师团一部会合于砀山、黄口的陇海铁路，并截断了陇海铁路；敌第13师、第9师团正从西南逼近萧县和徐州。鲁西战场，敌军除第16、第14师团已进至或逼近陇海路外，第10师团也于15日夜西渡微山湖，攻向沛县；从关东军抽调的混成第3旅团、第13旅团15日抵达兖州后，立即投入鲁西战场参加战斗。鲁南战场，敌第5师团，第114师团被孙连仲指挥的鲁南兵团阻止在徐州以东的码头镇、郟城、北劳沟、南荆邑、邳县一带。苏北战场，敌

第101旅团已占领阜宁。

面对徐州会战的严峻战局和徐州面临敌军合围的不利势态，最高统帅部和第5战区立即意识到在徐州地区与敌进行决战是不明智的。淮北、豫东、鲁西南基本是平原地区，中国守军技术兵力处于劣势，与敌飞机、坦克配合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必造成严重伤亡；消灭中国抗日军队的主力，正是日军的作战意图和目标，也是日本想尽快结束战争的捷径。只要中国拥有强大的抗日武装，日军就无法征服全中国，既无法结束战争，也无法使已占领地区安宁。因此，对于日军来说，最大限度地消灭徐州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比占领徐州都重要。日军对徐州采取战略包围态势，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占领徐州，更为了消灭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保存抗战武装力量，是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保障。坚持持久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关键在于不断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而不在于一城一地争夺之得失，尤其在极其不利的战局下保守一城一地而与敌死拼，必然加大牺牲，最终也未必能保住城池，这样反而有利于敌有损于己。基于以上考虑，第5战区和最高统帅部决定徐州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有计划地实行“转进”。也就是“突围”、“撤退”，保存力量，进行下一个会战。

徐州虽然已被日军从北、南、西三面包围，而且东面也随时有被日军围困的危险，沿铁路撤退的唯一通道——徐州西去的陇海路又被截断，但是徐州地处苏鲁豫皖4省交会，没有江海阻隔，除铁路之外仍然可以四通八达。加之敌军对徐州的包围并非拉网式封锁，而是重点攻占战略要点，因其兵力限制，攻略过的地方就无法派重兵防守，这就为中国守军突破敌军包围向后方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李宗仁准确地判断出上述形势，乘日军并未能对徐州围得水泄不通之机，组织部队果断地脱离战场，迅速突围、撤退。李宗仁还看到，日军虽然已占领了徐州西南的蒙城、永城地区，但敌军继续北上陇海路后这些地区敌军兵力薄弱，可以作为第5战区大部队向西、向西南进行战略转移的通道。中国守军虽然装备较差，但部队较多，士气也高，按建制有组织地转移则兵力相对集中，既不攻坚，又不搞阵地防御，而且机动出击，运动中作战，选择敌军的薄弱环节突破，全力向后方转移，肯定能够获得成功，而且将付出最小的牺牲。李宗仁有信心、有把握取得徐州大撤退的成功。

5月14日，第5战区在运河南站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从武汉经郑州带着蒋介石的旨意刚到徐州不久的军令部次长林蔚，第1厅厅长刘斐，以及孙连仲、于学忠、汤恩伯、张自忠等高级将领，第110师师长张轸以第13军军长名义也参加了会议（第13军军长为汤恩伯，1938年6月8日

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由张轸继任军长)。林蔚、刘斐传达了最高统帅部关于调整部署、转移阵地的决定。会议决定：鲁南地区的新阵地线为右起窑湾、猫儿窝、沿运河南岸亘韩庄之线，各部队相机转于新位置，逐步加强工事固守，但对邳县城、滩上镇、禹王山、台儿庄等各前沿阵地不可过早放弃；抽调李延年之第2军及汤恩伯军团炮兵第4团及一部分、重炮连，即日到徐州集结待命，尔后由汤恩伯指挥先击破由淮北向徐州西侧进犯之敌；留置鲁南各部队直接归孙连仲指挥。李宗仁以司令长官名义正式发布孙连仲、于学忠为鲁南兵团总、副指挥官；汤恩伯、张自忠为陇海兵团总、副指挥官；韩德勤、石友三为苏北兵团总、副指挥官；廖磊、冯治安为淮北兵团总、副指挥官；李品仙为淮南兵团总指挥官。李宗仁强调：重心是击破徐州西面敌军，掩护徐州左翼，维护陇海路交通，如不奏效，既行总退却。

5月15日，李宗仁又作全面撤退部署。

由于连日来敌军飞机对徐州狂轰滥炸，而且敌军迫近徐州，徐州已在敌炮射程之内，敌炮不断地轰击徐州，徐州西关还发现敌人便衣队，城内民众已躲于四乡避难，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遂于5月16日移至城外段家花园办公。李宗仁根据西线危急的战况，于17日令张自忠第59军从西面的郝寨撤至徐州作为预备队。18日晚，李宗仁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在徐州的新闻记者、来徐州慰劳军队的一部分各界代表人士，共约1000余人，乘一列火车离开徐州南下，准备车抵宿县后再徒步向西撤退。车行50多公里，因受命破坏铁路的工兵误认为长官部列车已经开过，将铁路桥梁炸毁，火车无法再行，李宗仁率队下车步行，翌晨抵宿县城北。在这里，李宗仁与汤恩伯相会，简短交谈之后，便指挥汤恩伯陇海兵团和廖磊淮北兵团按预定计划，先封锁敌军据点，在加强了战斗准备及两翼警戒与后卫的情况下，大部队继续西进，强行通过敌军后方蒙城一带向西南突进，脱离敌军，撤向豫皖边指定集结地点。李宗仁则率长官部大队、脱离大部队，过津浦路东，向宿县东南撤退，白天散住相近各村落，封锁消息，夜晚急行军，绕道宿县以南从任桥、西寺坡间再跨越津浦路，向西行至涡河北岸，第7军派一个团来此接应，渡过涡河，进入第21集团军防区，得以安全撤退。中央派员及新闻记者、慰劳人员等皆回武汉，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经安徽阜阳、三河尖，入河南固始，至潢川暂驻。李宗仁的这一撤退路线是精明的，既减少大部队的目标，不致拖大部队撤退的后腿，又使长官部大队行动灵便，绕道路东再折向路西，避开敌军主力和目标，也确是一条安全的撤退路线，一路上除遇到敌机骚扰之外，没有遇到敌军地面部队的阻截和追击，跟随李宗仁撤退的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无不为之称奇。有人说是跟着

李长官贵人福相，“天助我也”，幸运幸运；有人则大赞李长官神机妙算，运筹如神，后者之说不无道理，李宗仁确实看准了撤退的间隙和空子，走了一条看上去风险很大（脱离大部队），实际危险很小的路线，使撤退得以圆满成功。

徐州撤退，军令部着手进行新的作战部署，并估计日军下一步的目标可能是“攻略郑州，转窥武汉”，即沿陇海路西进占领郑州，然后沿平汉路南下攻击武汉。实际上日本大本营根据日本在华总兵力及下一步进攻武汉、广州需要略作准备的情况，于5月21日下令：华中派遣军转至淮河以南一线，一部返回原驻地，第13师团须配置于蚌埠以西之淮河沿岸，准备转属第2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占领至兰封、商丘、永城、蒙城一线之以东地区。依照此令，敌华中派遣军部队在淮北控制宿县至蚌埠的津浦铁路及其以西至蒙城一线的地区，并攻占了蒙城西南淮河岸边的凤台；在淮南经与李品仙淮南兵团第48军作战，攻占了淮南煤矿、寿县以及正阳关，控制了蚌埠以西约100公里的淮河两岸地区。敌华北方面军部队向豫东进攻。

至此，徐州会战的尾声也已结束。

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战场围绕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日军以8个师团另4个旅团的兵力，经一个多月的作战，付出了约伤亡两个师团的代价^①，占领了徐州，打通了津浦铁路，使之占领的华中、华北、东北联系起来，为其继续扩大对华侵略，造成了暂时的有利条件。

徐州突围之役，中国守军利用一些有利地形，组织60多万兵力，迟滞和消耗敌人，共毙伤敌军约32000人^②，虽然自己的伤亡数大于敌，但始终避免被迫决战，最后逐步转移至外线，保存了抗日有生力量，有利于持久抗战。蒋介石对“徐州失陷，我军整然西撤，损失甚微”大为满意，他在5月27日致李宗仁的密电中说：“鲁南撤退各军整然，殊为欣慰。吾兄公忠体国，备著辛劳，至深怀念。希继续努力，完成复兴大业为盼。”

蒋介石在1938年6月3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应当说，徐州大撤退，确是成功的，但就后期战事和徐州之失来说，还是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军委会6月4日电令各参战将领，要求认真检讨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鉴，以利再战。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2），第814页。

^②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2），第814页。

徐州会战先后进行了5个月，中国军队虽然没有取得会战的最后胜利，没有守住津浦线和战略要地徐州，但沉重打击了敌军，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为中国军队部署下一阶段的武汉保卫战争取得了必要的时间，“充分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而且，会战过程中取得了诸如台儿庄大战等局部战役的胜利，增强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志气、信心和勇气，符合“积小胜为大胜”的总体战略，利于持久抗战。徐州会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战区抗日军民在徐州会战中的功绩和创造出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六、兰封之战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日军损失惨重，伤亡兵力约1.2万人，为侵华战争爆发后所未有。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日本上下皆惊，内阁大光其火，责令参谋本部迅速拿出方案，尽快给中国方面以报复。

1938年4月17日至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在其大本营代表的参加下，在济南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以7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进攻。

4月23日，华北方面军下达徐州作战命令：令第2军尽快开展攻势；令第1军以有力一部渡过黄河，迅速切断兰封、商丘间的陇海铁路，并向商丘挺进。日本大本营则认为7个师团的兵力无法占领徐州，于是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了十几个师团，共30万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以图一举包围、歼灭徐州战场的几十万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决定放弃徐州。

日本参谋本部的智囊团成员聚集在中国地图前，他们一致认为：华北作战后，中国主力退至黄河以西、以南之河南、陕西、皖北和苏北；京沪杭作战后的中国部队主力退至钱塘江、天目山一带，与皖南、皖北；徐州会战后，中国部队主力退至大别山及平汉路以东。总之，中国军队主力并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而且最近正以武汉为大本营，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因此，从日军作战当局到具体参战部队，均一致希望攻克汉口。

5月14、15日两天，日军先后出动了3支部队分别从豫北和皖北对陇海线的突袭和拦截。其中南路第10师团主力从亳县经鹿邑、淮阳，直冲周口，其中一部掠柘城、太康，进占扶沟，直奔平汉线上的重镇许昌。北路第14师团从鲁西濮县突破商震部队的黄河防线，强渡黄河，直插陇海线的兰封，并炸毁了陇海铁路，将第5战区部队西退道路切断，攻占开封；西窥郑州。中路第16师团攻占商丘后，兵分两路，其一部沿陇海线经宁陵、杞县，直达开

封西南的朱仙镇；另一部经睢县、尉氏，直抵郑州以南的新郑，会师郑州，再南下平汉线，一举占领汉口。

在敌我态势图前，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制定了豫东作战方案，张网以待。

他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组织部队，以图消灭突出冒进、孤军深入的豫东的敌第14师团。将其歼灭在内黄、仪封、民权之间。

这场大战的部队以中央军为主。由俞济时的第74军及李汉魂第64军一个师组成东路军，由商丘西进；以桂永清第27军、宋希濂第71军组成西路军，由兰封东进；由孙桐萱第3集团军和商震第20集团军组成北路军，在定陶、菏泽、东明、考城附近切断日军退往黄河北岸的退路；同时命令黄杰第8军、第64军两个师等坚守砀山，以阻击日军第16师团由徐州西进。此外还有汤恩伯的第2兵团、胡宗南的第1军等20多万大军，云集豫东地区，准备以雄鹰搏兔之势，与2万敌军决一死战。

从山东菏泽南下的土肥原第14师团丰岛旅团进至兰封、内黄、民权一带。5月15日，在考城附近受到了宋希濂第71军的顽强阻击，日军没料到遇见如此强硬对手，攻了几次，碰的头破血流，被迫放弃夺取兰封的计划，转向仪封前进。

17日，在仪封附近，丰岛旅团又遇上了宋希濂的第71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日军依仗重炮与战车，疯狂向我军发起进攻，双方死伤惨重，战成平手。18日，宋希濂部打退了敌第14师团的进攻，乘胜收复内黄车站。土肥原得知内黄失守，亲自组织部队反攻内黄，防守该地的中国另外两个师一触即溃。19日，土肥原率第14师团攻占内黄、仪封、人和集一线，伺机西攻兰封。

此时，蒋介石飞临郑州，给他的黄埔高足们鼓励打气，希望他的嫡系们在兰封会战中有上乘表现。

蒋介石得意洋洋地说：“他李德邻（宗仁）能在台儿庄依靠杂牌部队获得胜利，我这次要让中央军精锐在兰封也打出威风来。与他比一比，看谁更厉害。”

21日，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河南省会开封指挥作战。

第14师团属于华北方面军第2军之主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前驻华北地区的特务机关头子，被中国人称为“土匪源”。该师团约2万余人，配有数百辆卡车、装甲车及炮兵牵引车等先进装备，极具战斗力，绝对不是好包的粽子。依仗优势火力，将装备劣势但士气高昂的中国部队的攻势一次次地瓦解。

中国军队将日军第14师团团包围在兰封及其外围的三义寨、曲兴寨和

罗王寨等地，展开围攻。

攻势如潮，一浪高过一浪。

王耀武的第51师出手不凡，和贾韞山第33师一部击溃马庄寨日军千余人，力克内黄、人和集。

第87师师长沈发藻不甘示弱，一鼓作气收复仪封，迫使日军弃寨而逃。

紧接着宋希濂和俞济时两军，各向东西毛姑寨、东西岗头等地的日军展开围攻，围歼了日军千余人，日军主力6000余人仓皇拔寨而逃，向西南窜去。

桂永清也要扬名立万、大显威风，他调集了第27军3个师加1个旅的兵力，向蒋介石要求配备了邱清泉的战车营和装甲车连，严阵以待，防止日军西进。

面对中国军队的层层围攻，第14师团一度陷入苦战，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土肥原不得不在三义寨、罗王寨和南北之线凭借村寨固守。日军的后方补给线被我军截断，前线只能依靠空投，在被围的七天七夜中，无时无刻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战事虽然激烈，但日军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和重炮的支援，加上重轻机关枪的扫射，使我方伤亡很重，加上我装甲车被击毁多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进攻能力。我军一部一度打到离土肥原司令部500米之处，差点活捉了土肥原。

中国军队不仅收复了兰封、内黄集和罗王车站等地，还将徐州的军用物资，用24列军车安全运输到郑州。此外，滞留在徐州地区的中国第5战区主力包括德国制造的机械化重炮旅团也乘隙撤往皖西和豫南地区。

由于日军攻势猛烈，加之有重炮和飞机助攻，一下子扯破了桂永清的防线，只得命令主力退往杞县和开封。土肥原部于23日占领兰封。此举令蒋介石、程潜大为震惊，恐其长驱西进，直取开封、郑州，使全局陷于混乱，决心组织部队围歼土肥原，24日，调来胡宗南天下第1军、彭进之第90军及邱清泉战车营、重炮营攻击曲兴集、罗王寨。令俞济时第74军、第20师孙桐萱、新第35师王劲哉、第106师沈克进攻三义寨，第71军宋希濂进攻兰封、李汉魂第64军进攻罗王寨。

第1战区参谋长晏勋甫说：“我军对敌围攻达一星期，敌人后方补给线被我截断，前线补充全靠空投，始终无增援部队，我军遭敌机轰炸扫射，伤亡较多，我装甲车也被击毁数辆，但我军仍处于优势，再有三五天我军纵不能



第14师团长土肥原贤二

消灭土肥原，也可继续给予重创。”

桂永清在撤退前，匆匆下达一道命令，令第88师师长龙慕韩守兰封，掩护主力撤退。据守兰封的第88师师长龙慕韩见日军火力猛烈，擅自命令该师于深夜撤离阵地，次日，由东岗头西逃的日军意外占领兰封，凭借该地现成的工事固守待援。如此，日军不但逃脱了灭顶之灾，还得以据守兰封、罗王寨、三义寨、曲兴集、陈留口等黄河南岸一线负隅顽抗，将陇海铁路完全截断。

日军乘势攻占了兰封以西的曲兴寨、罗王寨和罗王车站等地。

兰封失守令蒋介石大发脾气，骂他的学生不给他争气。盛怒之余，他致电第1战区：“如有畏葸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同时，蒋介石令该战区第1兵团于5月25日凌晨发动反攻，务于次日拂晓将土肥原的第14师团全歼，收复陇海铁路。

5月25日凌晨，中央军各部向土肥原第14师团发起全线进攻。

宋希濂第71军攻击兰封，斩将搴旗，于当晚夺回兰封车站。

26日，宋部向兰封城外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士兵面对敌人凶猛的火力，用手榴弹、步枪和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最后以惨重的代价，克复附近要点许楼，兰封城仍在日军手里，但土肥原如同在惊涛骇浪中一般。当夜，宋希濂召集军事会议，总结前两天的得失，下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务于明日收复兰封。

27日，宋希濂亲自督战，集中所有大炮猛轰敌阵地；所部士兵都怀着报仇血恨之决心，呐喊前进，血战竟日，终于收复兰封城。

俞济时、桂永清两军在数十辆战车的支援下，与盘踞三义寨的6000余名日军展开厮杀；强攻一天，无功而返。

第二天的战斗尤其惨烈，两部配合，曾一度攻入三义寨内，可惜后继跟不上，未能站住脚，被日军的火力猛烈扫射，又退出来。

第三天俞济时第74军拼死抵挡日军飞机、大炮、坦克和步骑兵的联合立体进攻。阵地上一片火海。该军相继战死两名团长、丧亡官兵2500人的代价，终于艰难地将敌军的进攻止于阵前。

李汉魂的第64军也于28日奏凯，经过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相继夺回被日军土肥原第14



李汉魂

师团占领的罗王车站和罗王寨，迫使日军退往曲兴集。

只有桂永清打得丢人败兴。28日，在日军优势兵力的狂攻面前，桂永清惊慌失措，命令部队向杨堍集、红庙见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机及武器弹药无数。

27日宋希濂克复兰封；李汉魂克复罗王寨，陇海路重新打通，火车42列安全撤回，经开封、郑州西驶。正待扩大战果，消灭土肥原。

日军事后心有余悸地承认：“敌人向第14师团的反攻，力量很强，师团陷入被包围攻击的苦战中。”

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26日，中路日军中岛的第16师团攻占虞城，同时向商丘外围阵地展开攻击。黄杰的第8军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撤至二线阵地。27日，程潜严令黄杰死守商丘，在我军围歼兰封之敌以前，不得放弃阵地。

黄杰是蒋介石的高足，自然只听命于蒋介石的命令，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他无视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只留下一个师守商丘城和朱集车站，擅自率两个师于28日向开封撤退。黄杰的行为，为守商丘城的部队带了个坏头。于是29日凌晨，留守商丘的部队也仓皇撤出，商丘就这样轻易丢掉了。商丘古称归德，为豫东重镇，历来被称为“豫东锁钥”，该城失守，大门洞开，豫东平原直到开封、郑州，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日军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大喜过望，占领商丘后，迅速兵分两路西进，一路过宁陵，直至开封南面的杞县；另一路（南路日军第10路师团从亳州、西进鹿邑、企图下太康、扶沟、淮阳、许昌，切断平汉线）另一路日军第20师团在黄河北岸，支援土肥原第14师团。

蒋介石这才手忙脚乱，不得不抽调宋希濂军赴淮阳、太康、曲龙集，以阻截西进的第14师团；同时令李汉魂率3个师分赴睢县、杞县、宁陵布防。包围土肥原第14师团的战斗被迫停滞下来，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土肥原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31日，蒋介石急令兰封地区的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撤至平汉线以西地区，留商震指挥的第32、刘和鼎第39两军在开封、中牟一带阻击敌人。

兰封会战完全失败了，蒋介石骂娘了：“娘希匹！20万军队打不过土肥



黄杰将军

原的2万人。”

蒋介石给程潜的信中说20万大军竟未能消灭土肥原2万人，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一怒之下，蒋介石欲拿第1兵团司令官薛岳做替罪羊，质问：“你是怎样指挥的？”

薛岳振振有词：“这都是你的嫡系、你的高足，不听从调遣，擅自放弃阵地的结果。”

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枪毙了擅自撤退的第87师师长龙慕韩。龙慕韩是他黄埔一期的学生，又是蒋介石的爱将，逼到这个份上，也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形势逆转。

日军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一部主力克宁陵，于6月1日攻至杞县；6月3日，攻占杞县、通许、陈留。

日矶谷廉介第10师团主力于5月31日攻占亳县，继续西进，企图连下太康、扶沟、淮阳、许昌，以切断平汉线。

土肥原第14师团于4日攻占兰封；与中岛第16师团会合；6月3日，敌第14师团从兰封、第16师团从杞县、陈留合攻开封，与宋肯堂第141师激战，6日凌晨，宋部撤出开封。第14师团沿铁路向中牟推进，郑州——咫尺之遥，指日可下。第16师团沿尉氏向扶沟、平汉线推进。第10师团更像一把尖刀，向鹿邑、淮阳，向许昌前进，欲切断平汉线。

亡羊补牢，蒋介石电令程潜：全线停止进攻，将主力转移至平汉线以西。而面对汹汹而来的日军，蒋介石知道，要遏止日军席卷郑州，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的疯狂势头，只有以水带兵了。